

封

神

傳

上海

文 明 書 局 印 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8839B

封神傳 卷八

第七十二回 廣成子三謁碧遊宮

三叩玄關禮大仙，貝宮珠闕自天然；
翔鸞對舞瑤階下，馴鹿呦鳴碧檻前。
無限干戈從此肇，若多誅戮自今先；
周家旺氣承新命，又有西方正覺緣。

話說龍吉公主被火靈聖母一劍砍傷胸膛，大叫一聲，撥轉馬望西北逃走；火靈聖母追趕有六七十里方回。這一陣洪錦折兵一萬有餘，胡升大喜，迎接火靈聖母進關，却說龍吉公主乃蕊宮仙子，今墜凡塵，也不免遭此一劍之厄。夫妻帶傷而逃，至六七十里，方纔收集敗殘人馬，立住營寨，忙取丹藥敷搽，一時即愈，忙作文書申姜元帥請救兵。且說差官齎文書至子牙大營，子牙正坐，忽報洪錦差官轅門等令。子牙命令來差官進營叩頭呈上文書，子牙展開：

奉命東征佳夢關，副將洪錦頓首百拜，奉書謹啓大元戎麾下：末將以樛櫟之才，謬切重任，日夜祇懼，恐有不克負荷，有傷元帥之明；自分兵抵關之日，屢獲全勝，因獲逆命守關裨將胡雷，擅用妖術，被末將妻用法斬之，詎彼師火靈聖母欲圖報仇，自

特道術，末將初會戰時，不知深淺，誤中他火龍兵沖來，勢不可解，大折一陣，乞元帥速發援兵，以解倒懸，非比尋常，可以緩視之也。謹此上書，不勝翹望之至！

話說子牙看罷，大驚道：「此非我自去不可。隨分付李靖暫署大營事務，候我親去走一遭，爾等不可違吾節制，亦不可與汜水關會兵，緊守營寨，毋得忘動，以挫軍威。違者定按軍法。」等我回來，再取此關。李靖領命，子牙隨帶韋護、哪吒，調三千人馬，離了汜水關，一路上滾滾征塵，重重殺氣，非止一日，來到佳夢關安營，不見洪錦的行營。子牙陞帳，坐下半晌，洪錦打聽子牙兵來，夫妻方移營至轅門聽令。子牙把洪錦令入中軍，夫妻上帳請罪，備言失機折軍之事。子牙曰：「身爲大將，受命遠征，須當見機而作，如何造次進兵，致有此一場大敗？」洪錦啓曰：「起先俱得全功，不意來一道姑，名曰火靈聖母，有一大塊金霞，方圓有十餘丈，光罩住末將，看不見他，他反看得見我，又有三千火龍兵，似一座火焰山，一擁而來，勢不可擋。軍士見者先走，故此失機。」子牙聽罷，心下甚是疑惑，此又是左道之術。正思量破敵之計，且說火靈聖母在關內連日打探洪錦，不見抵關，只見這一日報馬報入城來，報姜子牙親提兵至此。火靈聖母曰：「今日姜尚自來，也不負我下山一場，我必親會他，方纔甘心。」別了胡升，忙上金眼駝，暗帶火龍兵，出關至大

營前，坐名要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中軍，稟元帥。火靈聖母坐名請元帥答話。子牙卽帶了衆將佐，點炮出營。火靈聖母大呼曰：來者可是姜子牙麼？子牙答曰：道友，不才便是。道友你既在道門，便知天命。今紂惡貫盈，天人共怒；天下諸侯大會孟津，觀政於商。你何得助紂爲虐，逆天行事，獨不思得罪於天耶？況吾非一己之私，奉玉虛符命，以恭行天之罰。道友又何必逆天強爲之哉？不若聽吾之言，倒戈納降，吾亦體上天好生之仁，決不肯拒而不受也。火靈聖母笑曰：你不過仗那一番惑世誣民之談，愚昧下民，料你不過一釣叟貪功網利，鼓弄愚民，以爲己功。怎敢言應天順人之舉？且你有多大道行，自恃其能哉？催開金眼駝，仗劍來取。子牙手中劍火速忙迎，左有哪吒，登開風火輪，使開火尖鎗，劈胸就刺；韋護持降魔杵，掉步飛騰，三人戰住聖母。正是：

大蟒逞威噴紫霧，

蛟龍奮勇吐光輝。

火靈聖母那裏經得起三人惡戰，鎗杵環攻，抽身回走，用劍挑開淡黃袂金霞冠，放出金光，均有十餘丈遠近。子牙看不見火靈聖母，聖母提劍把子牙前胸一劍，子牙又無鎧甲抵擋，竟砍開皮肉，血濺衣襟；撥轉四不相望西逃走。火靈聖母大呼曰：姜子牙今番難逃此厄也！三千火龍兵一齊在火光中吶喊，只見大轅門金蛇亂攬，圍子內個個

遭殃；火焰冲霄漢，赤光燒盡旌旗，一會家副將不能顧主將，正是刀砍尸體滿地，火燒人臭難聞。且言火靈聖母緊趕子牙，前走的一似猛弩離弦，後趕的好似飛雲掣電；子牙一來年紀高大，劍傷又疼，被火靈聖母把金眼駝趕到至緊至急之處，不得相離。子牙正在危急之間，又被火靈聖母取出一個混元鎚，望子牙背上打來；正中子牙後心，翻筋斗跌下，四不相去了。火靈聖母下了金眼駝，來取子牙首級，只聽得一人作歌而來：

一徑松竹籬扉，兩葉烟霞窗戶；三卷黃庭經，四季花開處。新詩信手書，丹蘆自己扶；垂綸菱，來散步溪山。坐向蒲團，調動離龍坎，虎功夫披塵遠世途，狂呼嘯傲兔和烏。話說火靈聖母方去取子牙首級，只見廣成子作歌而至。火靈聖母認得是廣成子，大呼曰：廣成子，你不該來！廣成子曰：吾奉玉虛符命，在此等你多時矣！火靈聖母大怒，仗劍砍來。這一個輕移道步，那一個急轉麻鞋，劍來劍架，劍鋒斜刺一團花；劍去劍迎，腦後千團寒霧滾。火靈聖母把金霞冠現出金光來，他不知廣成子內穿著掃霞衣，將金霞冠的金光一掃全無。火靈聖母大怒曰：敢破吾法寶，怎肯干休！氣呼呼的仗劍砍來，惡狠狠的火焰飛騰，復來戰廣成子。廣成子已是犯戒之仙，他如今還存甚麼念頭？便

忙取番天印祭在空中。正是：

聖母若逢番天印，

道行千年付流水。

話說廣成子將番天印祭起，在空中落將下來；火靈聖母那裏躲得及，正中頂門，可憐打得腦漿迸出，一靈也往封神臺去了。廣成子收了番天印，將火靈聖母的金霞冠也收了；忙下山坡澗中取了水，葫蘆中取了丹藥，扶起子牙，把頭放在膝上，把丹藥灌入子牙口中，下了十二重樓。有一個時辰，子牙睜開二目，見廣成子。子牙曰：若非道兄相救，姜尚必無再生之理。廣成子曰：吾奉師命，在此等候多時，你該有此厄。把子牙扶上四不相。廣成子曰：子牙前途保重。子牙謝廣成子道：難爲道兄救吾殘喘，銘刻難忘！廣成子曰：我如今去碧遊宮繳金霞冠去。子牙別了廣成子，回佳夢關來。正行之際，忽然一陣風來，甚是利害；只見摧林拔樹，攪海翻江。子牙曰：好怪！此風如同虎至一般。話未了時，果然見申公豹跨虎而來。子牙曰：狹路相逢這惡人，如何是好！也罷，我躲了他罷。子牙把四不相一兜，欲隱於茂林之中；不意申公豹先看見了子牙，申公豹大呼曰：姜子牙，你不必躲，我已看見你了。子牙只得強打精神，上前稽首。子牙曰：賢弟那裏來？申公豹笑曰：特來會你！姜子牙，你今日也還同南極仙翁在一處不好？如今一般也有單

自一箇撞着，我料你今日不能脫吾之手！子牙曰：道兄，我與你無讎，你何事這等惱我？申公豹曰：你不記得在崑崙，你倚南極仙翁之勢，全無好眼相看。先叫你，你只是不保。後又同南極仙翁辱我，又叫白鶴童兒銜我的頭去，指望害我；只是殺人冤讎，還說沒有你？今日登臺拜將，要伐罪弔民，只怕你不能兵進五關，先當死於此地？也把寶劍向子牙砍來。子牙手中劍架住曰：道兄，你真乃薄惡之人，我與你同一師尊門下，抵足四十年，何無一點情意？及至我上崑崙，你將幻術愚我；那時南極仙翁叫白鶴童兒難你，是我再三解釋，你倒不思量報本，反以爲仇，你真是無情無義之人也！申公豹大怒道：你二人商議害我，今又巧語花言，希圖饒你。話未了，又是一劍。子牙大怒道：申公豹，吾讓你非是怕你，恐後人言我姜子牙不存仁義，也與你一般；你如何欺我太甚？將手中劍來戰申公豹。大抵子牙傷痕纔愈，如何敵得過申公豹。只見子牙前心牽扯，後心疼痛，撥轉四不相望東就走；申公豹虎踏風雲，趕來甚緊。正是子牙：

方纔脫却天羅難，

又撞冤家地網來。

話說申公豹趕上了子牙，打一開天珠來，正中子牙後心；子牙坐不住，四不相滾下鞍轡。申公豹方下虎來，欲害子牙，不防山坡下坐著夾龍山飛龍洞懼留道人，他也是奉

玉虛之命，在此等候申公豹的。乃大呼曰：申公豹少得無禮，我在此，我在此！連叫兩聲，申公豹回頭看見了懼留孫，吃了一驚；他知道懼留孫利害，自思不好，便要抽身上虎而走。懼留孫笑曰：不要走！手中急祭細仙繩，將申公豹網了。懼留孫分付黃巾力士曰：與我拿至麒麟崖去，等吾來發落。黃巾力士領法旨去訖。且說懼留孫下山挽扶子牙，靠石倚松，少坐片時，取粒丹藥服之，方纔復舊。子牙曰：多感道兄相救，傷痕未好，又打了一珠，也是吾七死三災之厄耳。子牙辭了懼留孫，上了四不相，回佳夢關不表。且說懼留孫縱金光法，往玉虛宮來；行至麒麟崖，見黃巾力士等候。懼留孫行至宮門前，少時見一對提旛，一對提爐，兩行羽扇分開。怎見得元始天尊出玉虛宮光景，有詩爲證：

鴻濛初判有名聲，

鍊得先天聚五行，

頂上三花朝北闕，

胸中五氣透南溟。

羣仙隊裏稱元始，

玄妙門庭話本生，

漫道香花隨輦轂，

滄桑萬劫壽同庚。

話說懼留孫見掌教師尊出玉虛宮來，俯伏道旁，口稱：老師萬壽！元始天尊曰：好了！你們也撥開雲霧，不久返本還元。懼留孫曰：奉師父法旨，將申公豹拿至麒麟崖，聽候發落。元始聽說，來至麒麟崖，見申公豹捉在那裏；元始曰：孽障！姜尙與你何仇？你邀三山五岳人去伐西岐，今日天數皆完，你還在中途害他；若不是我預爲之計，幾乎被你害

了。如今封神一切事體，要他與我代理，應合佐周，你如何只要害他，使武王不能前進？命黃巾力士揭起麒麟崖，將這孽障壓在此間，待姜尚封過神，再放他。看官，元始天尊豈不知道，要此人收聚封神榜上三百六十五位正神，故假此難他，恐他又起波瀾耳。黃巾力士來拿申公豹，要壓在崖下。申公豹口稱冤枉。元始曰：你明明的要害姜尚，何言冤枉也罷，我如今把你壓了，你說我偏向姜尚，你如再阻姜尚，你發一個誓來。申公豹發一個誓愿，只當口頭言語，不知出口有願。公豹曰：弟子如再要使仙家阻當姜尚，弟子將身子塞了北海眼。元始曰：是了，放他去罷。申公豹脫了此厄而去。懼留孫也拜辭去了。且說廣成子打死了火靈聖母，徑往碧遊宮來，這個原是截教教主所居之地，廣成子來至宮前，好所在，怎見得，有賦爲證：

煙霞凝喘霧，日月吐祥光。老柏青青，與山嵐似秋水長天一色；野卉緋緋，同朝霞如碧桃丹杏齊芳。彩色盤旋，盡是道德光華飛紫霧；香烟縹緲，皆從先天無極吐清芬。仙桃仙果，顆顆恍若金丹；綠楊綠柳，條條渾如玉線。時聞黃鶴鳴皋，每見青鸞翔舞。紅塵絕跡，無非是仙子仙童來往；玉戶常關，不許那凡夫俗女閒窺。正是無上至尊行樂地，其中妙境少人知。

話說廣成子來至碧遊宮外，站立多時，裏邊開講道德玉文；少時有一童子出來，廣成子曰：那童子煩你通報一聲。宮外有廣成子求見老爺。童兒進宮，至九龍沉香輦下，稟曰：啓老爺，外有廣成子至宮外，不敢擅入，請法旨定奪。通天教主曰：著他進來。廣成子進至裏邊，倒身下拜。弟子願師叔萬壽無疆。通天教主曰：廣成子，你今日至此，有何事見我？廣成子將金霞冠奉上。弟子啓師叔，今日姜尙東征，兵至佳夢關，此是武王應天順人，弔民伐罪，紂惡貫盈，理當剿滅。不意師叔教下門人火靈聖母，仗此金霞冠前來阻逆天兵，擅行殺害生靈，糜爛士卒，頭一陣劍傷洪錦，併龍吉公主，第二陣又傷姜尙，幾至喪命。弟子奉師尊之命，下山再三勸慰，彼仍恃寶行凶，欲傷弟子。弟子不得不用了番天印，不意打中頂門，以絕生命。弟子特將金霞冠繳上碧遊宮，請師叔法旨。通天教主曰：吾三教共議封神，其中有忠臣義士上榜者，有不成仙道而成神道者，各有深淺厚薄，彼此緣分，故神有尊卑，死有先後。吾教下也有許多，此是天數，非同小可；況彌封只至死後方知端的。廣成子你與姜尙說，他有打神鞭，如有我教下門人阻他者，任憑他打。前日我有諭帖在宮外，諸弟子各宜謹守；他若不聽教訓的，是自取咎，與姜尙無干。廣成子去罷。廣成子出了碧遊宮，正行，只見諸大弟子在旁聽見掌教師尊分付；

凡吾教下弟子不遵訓誨，任憑他打，衆弟子心下甚是不服，俱在宮外等他。旁邊有最不忍的是金靈聖母。當時聖母對衆言曰：火靈聖母是多寶道人門下，廣成子打死了他，就是打我的一樣；他還來繳金霞冠，明明是欺滅吾教。我等師尊，又不察其事，反分付任他打，是明明欺吾等無人物也！此時惱了龜靈聖母，大呼曰：豈有此理？他打死火靈聖母，還來繳金霞冠，待吾去拿了廣成子，以洩吾等之恨。龜靈聖母仗劍砍來，大呼曰：廣成子不要走，我來了！廣成子站住，見他來的勢局不同，廣成子陪笑迎來，問道：兄有何分付？龜靈聖母曰：你把吾教門人打死，還到此處來賣弄精神，分明是欺讎吾教，顯你等豪強，情殊可恨！不要走，我與火靈聖母報仇，仗劍砍來。廣成子將手中劍架住曰：道友差矣！你的師尊共立封神榜，豈是我等欺他？是他自取，也是天數該然，與我何咎？道友言替他報仇，真是不諳事體。龜靈聖母大怒曰：還敢以言語支吾！不由分說，又是一劍。廣成子正色言曰：我以理論你，你還是如此，終不然我怕你不成！縱是我師長，也只好讓你兩劍。龜靈聖母又是一劍，廣成子大怒，面皮通紅，仗寶劍相還。兩家未及數合，廣成子祭番天印打來。龜靈聖母見此印打下來，招架不住，忙現原形，乃是個大烏龜。昔蒼頡造字而有龜文羽翼之形，就是那時節得道的修成人行，原是一個母

烏龜，故此稱爲聖母。彼時金靈聖母，多寶道人，見龜靈聖母現了原形，各人面上俱覺慚愧之極，甚是追悔。只見虬首仙、烏雲仙、金光仙、金牙仙大呼：「廣成子，你欺吾教，不是這等！數人發怒，一齊仗劍趕來。」廣成子自思：「吾在他家裏，身入重地，自古道單絲不成線，反爲不美。」廣成子又見他們重重圍來，不若還奔碧遊宮，見他師尊，自然解釋。乃不
等通報，徑自投臺下來。通天教主曰：「廣成子，你又來有甚話說？」廣成子跪而啓曰：「師叔分付弟子領命下山，不知師叔門人龜靈聖母，同許多門人來爲火靈聖母復仇，弟子無門可入，特來見師叔金容，求爲開釋。」通天教主命水火童兒，把龜靈聖母叫來。少時龜靈聖母至法臺下行禮，口稱：「弟子在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你爲何去趕廣成子？」龜靈聖母曰：「廣成子將吾教下門人打死，反上宮來獻金霞冠，分明是欺讎吾教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吾爲掌師之主，反不如你等；此是你不守我諭言，自取其禍。大抵俱是天數，我豈不知？」廣成子把金霞冠繳來，正是遵吾法旨，不敢擅用吾寶；爾等仍是狼心野性，不守我清規，大是可惡！將龜靈聖母革出宮外，不許入宮聽講。遂將龜靈聖母革出。兩旁惱了許多弟子，私相怨曰：「今爲廣成子反把自家門弟子輕辱，師尊如何這樣偏心？大家俱不忿，盡出門來。」只見通天教主分付廣成子：「你快去罷！」廣成子拜謝了教主，方纔出了碧遊宮。

只見後面一起截教門人趕來，只叫：「拿住了廣成子，以洩吾衆人之恨！」廣成子聽得著慌。這一番來得不善，欲徑往前行不好，欲與他抵敵，寡不敵衆，不若還進碧遊宮，纔免得此厄。看官，廣成子你原不該來，這正應了三謁碧遊宮。正是：

沿潭撒下鈎和綫，

從今鈎出是非來。

話說廣成子這一番慌慌張張，跪至碧遊宮臺下，來見通天教主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火靈聖母自恃金霞冠無敵，致有殺身之禍；假若他當日無此寶，則無所恃。他自不下山來，安得有這場是非？這還是通天教主作成送他個死。

第七十三回 青龍關飛虎折兵

流水滔滔日夜磨，不知烏兔若奔梭；纔看苦海成平陸，又見滄桑化碧波。

熊虎將軍食白刃，英雄俊傑飲干戈；遲蚤只因天數定，空教血淚滴婆娑。

話說廣成子三進碧遊宮，又來見通天教主，雙膝跪下。教主問曰：「廣成子，你爲何又進我宮來？全無規矩，任你胡行！」廣成子曰：「蒙師叔分付弟子去了，其如衆門人不放弟子去，只要與弟子併力；弟子之來，無非敬上之道。若是如此，弟子是求榮反辱，望老師慈

悲發付弟子，也不壞師叔昔日三教共立封神榜的體面。通天教主聽說，怒曰：水火童子，快把這些無知畜生喚進宮來！只見水火童子領法旨出宮來，見衆門人曰：列位師兄，老爺發怒喚你等進去。衆門人聽師尊呼喚，大家沒意思，只得進宮來見通天教主。喝曰：你這些不守規矩的畜生！如何師命不遵，恃強生事，這是何說？廣成子是我三教法旨，扶助周武，這是應運而興；他等逆天行事，理當如此。你等如何還是這等胡爲？情實可恨！直罵得衆門人面面相覷，低頭不語。通天教主分付廣成子曰：你只奉命前行，不要與這些人計較，你好生去罷。廣成子謝過恩，出了宮，徑回九仙山去了。後有詩歎曰：

廣成奉旨涉先天，只爲金霞冠欲還；不是天心原有意，界牌關下有誅仙。
話說通天教主曰：姜尚乃是奉吾三教法旨，扶佐應運帝王，這三教中都有在封神榜上的。廣成子也是犯教之仙，他就打死火靈聖母，非是他來尋事做。這是你去尋他，纔是天意。爾等何苦與他做對，連我的訓諭不依，成何體面？衆門人未及開言，只見多寶道人跪下稟曰：老師聖諭，怎敢不依？只是廣成子太欺吾教，妄自尊大，他倚玉虛教法，辱罵我等不堪。老師那裏知道，倒把他一面虛詞，當做真話，被他欺誑過了。通天教主

曰：紅花白藕青荷葉，三教原來總一般。他豈不知，怎敢亂說欺弄？你等切不可自分彼此，致生事端。多寶道人曰：老師在上，弟子原不敢說，只今老師不知詳細，事已如此，不得不以直告。他罵吾教是左道傍門，不問被毛帶角之人，濕生卵化之輩，皆可同羣共處。他視我爲無物，獨稱他玉虛道法爲無上至尊，所以弟子等不服也。通天教主曰：我看廣成子亦是真實君子，斷無是言，你們不要錯聽了。多寶道人曰：弟子怎敢欺誑老師？衆門人齊曰：實有此語，這都可以面質。通天教主笑曰：我與羽毛相並，他師父却是何人？我成羽毛，他師父也是羽毛之類。這畜生這等輕薄，分付金靈聖母往後邊取那四口寶劍來。少時，金靈聖母取一包袱，內有四口寶劍，放在案上。教主曰：多寶道人過來聽我分付。他既是笑我教不如，你可將此四口寶劍去界牌關擺一誅仙陣。看闡教門下那一個門人敢進吾陣？如有事時，我自來與他講。多寶道人曰：請問老師，此劍有何微妙？通天教主曰：此劍有四名：一曰誅仙劍，二曰戮仙劍，三曰陷仙劍，四曰絕仙劍。此劍倒懸門上，發雷震動，劍光一晃，任從他是萬劫神仙，難逃此難。昔曾有讚，讚此寶劍：

非銅非鐵亦非鋼，曾在須彌山下藏；不用陰陽顛倒鍊，豈無水火淬鋒芒？誅仙利害

戮仙亡，陷仙到處起紅光，絕仙變化無窮妙，大羅神仙血染裳。

話說通天教主將此劍付與多寶道人，又與一誅仙陣圖，言曰：你往界牌關去，阻住周兵，看他怎樣對你？多寶道人離了高山，徑往界牌關去，不表。且說子牙自從遇申公豹得脫，回佳夢關來，周營內差人四下裏打探子牙消息。只見哪吒登風火輪四下找尋，子牙正策四不相前行，恰好遇著韋護，大喜，上前安慰。子牙曰：自火龍兵冲散人馬，急切難以收聚，不意火靈聖母趕師叔去，那些兵原是左道邪術，是沒有主將作法驅逐，一時火光滅了，並無有一些手段，被我等殺敗回兵，復一陣殺的他乾淨，只是不見師叔。如今哪吒等四路去打探，不期弟子在此得遇尊顏，我等不勝幸甚。有探事官飛奔中軍來報於洪錦，洪錦遠迎子牙進轅門，衆將歡喜，收點人馬，計算又折了四五千軍卒。子牙把火靈聖母申公豹的事，對衆軍將細說一遍，衆人賀喜。子牙分付整頓人馬，離佳夢關五十里住了三日子牙方整頓士卒，一聲炮響，復至關下安營。且說胡升在關內不知火靈聖母吉凶，又聽得報馬來報：子牙兵復至關下，胡升大驚。姜尙兵又復至，火靈聖母休矣！急急與佐二官商議：前日已是降周，平空而來，火靈聖母攪擾這場，使吾更變一番，雖然勝了姜子牙二陣，成得甚事？如今怎好相見？傍有佐二官王信曰：如

今元帥把罪名做在火靈聖母身上，彼自不罪元帥也。這也無妨。胡升曰：此言也有理。就差王信具納降文書，前往周營，來見子牙。軍政官報入中軍，啓元帥，關內差官下文書，請令定奪。子牙傳令，令來。王信來至中軍，呈上文書，子牙展於案上觀看，書曰：

納降守關主將胡升暨大小將佐等，頓首上書於西周大元帥麾下：不職升謬承司閫，鎮守邊關，謹慎小心，希圖少盡臣節，以報主知。孰意皇天不眷，降災於殷，天愁人叛，致動天下諸侯，觀政於商。日者元帥率兵抵關，升弟胡雷與火靈聖母不知天命，致逆王師，自罹於禍，悔亦無及。升罪固宜罔赦，但元帥汪洋之度，好生之人，無不覆載。今特遣裨將王信，薰沐上書，乞元帥下鑒愚悃，容其納降，以救此一方人民。真時雨之節，萬姓頂祝矣！胡升再頓首謹啓。

子牙看書畢，問王信曰：你主將既已納款，吾亦不究往事，明日卽行獻關，毋得再有推阻。洪錦在傍言曰：胡升反覆不定，元帥不可輕信，恐其中有詐。子牙曰：前日乃是他兄弟違教，與火靈聖母自恃左道之術故耳；以我觀胡升，乃是真心納降也。公母多言。隨令王信回覆主將，明日進關。王信領令進關來見胡升，將子牙言語盡說一遍。胡升大喜，隨命關上軍士立起周家旗號。次日，胡升同大小將領，率百姓出關，手執降旗，焚香

結彩，迎子牙大衆人馬進關，來至帥府堂上坐下，衆將官侍立兩傍。只見胡升來至堂前行禮畢，稟曰：末將胡升一向有意歸周，奈吾弟不識天時，以遭誅戮。末將先曾具納降文表與洪將軍，不期火靈聖母抗拒天兵，末將再三阻擋不住，致有得罪於元帥麾下。望元帥恕末將之罪。子牙曰：聽你之言，真是反覆不定，頭一次納降非你本心，你見關內無將，故爾請降；及見火靈聖母來至，汝便欺心，又思故主。總是暮四朝三之小人，豈是君子？此事雖是火靈聖母主意，也要你自己有爲，我也難以准信，留你久後必定爲禍。命左右推出斬之。胡升爲言抵塞，追悔無及。左右將胡升綁出帥府，少時見左右將首級來獻。子牙命懸出關前號令。子牙平定了佳夢關，令祁公鎮守。子牙把戶口查明，卽日回兵至汜水關，李靖領衆將轅門迎接。子牙至後營見武王，將取佳夢關一事奏知武王。武王置酒在中軍，與子牙賀功不表。且說黃飛虎領十萬雄師往青龍關來，一路浩浩軍威，紛紛殺氣。一日哨馬報入中軍，啓總兵人馬已至青龍關，請令安營。黃總兵傳令安下行營，放炮吶喊。話說這青龍關鎮守大將乃是邱引，副將是馬方，高貴，余成，孫寶等。聞周兵來至，邱引忙陞帳坐下，與衆將議曰：今日周兵無故犯界，甚是狂悖，吾等正當效力之時，各宜盡心報國。衆將官齊曰：愿效死力。人人俱磨拳擦掌，個個

勇往直前。且說黃總兵陞帳曰：今日已抵關隘，誰去見頭一陣立功？鄧九公曰：愿往。飛虎曰：將軍一往，必建奇功。鄧九公上馬出營，至關上搦戰，哨探馬報帥府，邱引急令馬方去見頭陣，便知端的。馬方上馬提刀，開放關門，兩杆旗開，見鄧九公紅袍全甲，一騎馬飛臨陣前。馬方大呼曰：反賊慢來！九公曰：馬方，你好不知天時！方今兵連禍結，眼見紂王亡於旦夕，爾尙敢來出關會戰也？馬方大罵：逆天潑賊，欺心匹夫！敢出妄言，惑吾清聽。縱馬搖鎗飛來直取鄧九公手中刀，忙迎；二馬盤旋，大戰有三十回合。鄧九公乃久經戰場上將，馬方那裏是他的對手。正戰間，被九公賣個破綻，大喝一聲，將馬方劈於馬下。鄧九公梟了首級，掌得勝鼓回營來，見黃飛虎將馬方首級獻上。黃總兵大喜，上九公首功，具酒相慶。且說敗兵報進關來，稟元帥馬方失機，被鄧九公梟了首級，號令周營。邱引聽報，只氣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竅内生烟。次日，親自提兵出關。黃飛虎正議取關一事，見哨馬報入中軍：青龍關大隊擺開，請總兵答話。黃飛虎傳令也把大隊人馬擺出，炮聲響處，大紅旗展好雄威，人馬出來，正是：

人似獲兵攪闊澗，

馬如大海老龍騰。

話說邱引見黃飛虎左右分開大小將官，一馬當先，大叫：黃飛虎負國忘恩，無父無君。

之賊你反了五關，殺害朝廷命官，劫紂王府庫，助姬發爲惡，今日反來侵擾天子關隘，你真是惡貫滿盈，必受天誅！黃飛虎笑曰：「今天下會兵，紂王亡在旦夕，你等皆無死所。馬前一卒多大本領，敢逆天兵耶？」飛虎回頭左右：「那一員戰將與吾拿了邱引？」後有黃天祥應曰：「待吾來擒此賊！」天祥年方十七歲，正所謂初生之犢不懼虎，催開戰馬，搖手中鎗，沖殺過來。這壁廂有高貴輪斧接住，兩馬相交，鎗斧並舉。黃天祥也是封神榜上之人，力大無窮，來來往往，未及十五回合，一鎗刺中高貴心窩，翻鞍下馬。邱引大呼一聲：「氣殺吾也！不要走，吾來也！」邱引銀盔素鎧，白馬長鎗，飛來直取天祥。黃天祥見邱引自至，心下暗喜：「此功該吾成也！」搖手中鎗，劈面相還。好殺怎見得，正是：

棋逢敵手難藏興，

匠遇良材好奏功。

黃天祥使發了這條鎗，如風馳雨驟，勢不可當。邱引自覺不能勝天祥，今會頭陣，如此英雄，鎗法更神，有贊爲證：

乾坤真個少，蓋世果然稀。
老君爐裏煉，曾敵十萬八千鎚。
磨塌太行山頂石，湛乾坤
黃河九曲溪，上陣不沾塵世界，
回來一陣血腥飛。

話說黃天祥使開鎗，把邱引殺得只有架招之功，更無還兵之力。傍有邱引副將孫寶

余成兩騎馬兩口刀，殺奔前來助戰。鄧九公見二將前來協助，鄧九公奮勇走馬，刀劈了余成翻鞍落馬；孫寶大怒罵曰：「好匹夫焉敢傷吾大將？」轉回來力敵九公。話說邱引被黃天祥戰住，不得閒空，縱有左道之術，不能使出來。又見鄧九公走馬刀劈了余成，心下急燥。黃天祥賣了個破綻，一鎗正中。邱引左腿，邱引大叫一聲，撥轉馬就走。黃天祥掛下鎗，取弓箭在手，拽開弓弦往後心射來，正中邱引肩窩。孫寶見主將敗走，心下著慌，又被鄧九公一刀把孫寶揮於馬下，梟了首級，黃飛虎掌鼓進營。正是：

· 只知得勝回營去，

那曉男兒大難來？

話說邱引敗進高關，不覺大怒；四員副將盡被兩陣殺絕，自己又被這黃天祥鎗刺左腿，箭射肩窩。候明日出陣拿住此賊，碎尸萬段，以泄此恨。看官：邱引乃曲鱗得道，修成人體，也善左道之術。此人自用丹藥敷搽，即時全愈；到三日後上馬提鎗，至周營前，只叫黃天祥來見我。哨馬報入中軍，黃天祥又出來會戰；邱引見了仇人，不答話搖鎗直取天祥。黃天祥手中鎗，急架忙迎。二馬交鋒，來往戰有三十回合，黃天祥看邱引頂下銀盔，露出髮來。暗想：「此賊定有邪術，恐遭毒害。」天祥心生一計，把鎗去了一空；邱引要報前日之仇，乘空一鎗刺來，刺了個空，跌在黃天祥懷裏來。黃天祥掣出銀裝鏑來，好

鏑怎見得有讚爲證

寶攢玉把，金葉鑲成；綠絨繩穿就護手，熟銅抹就光輝。打大將翻鞍落馬，冲行營鬼哭神悲；鬪斷三環劍，磕折丈八鎗。寒凜凜有甚三冬雪，冷洩洩賽過九秋霜。

話說邱引被黃天祥一鏑，正中前面護心鏡上，打得邱引口噴鮮血，幾呼落下鞍轡；敗進關內，閉門不出。黃天祥得勝回營，來見父親，說邱引閉門不出。黃飛虎與鄧九公共議取關之策不表。且說邱引被這一鏑打得吐血不止，忙服丹藥，一時不能全愈，切齒深恨黃天祥於骨髓，在關內保養傷痕。次日，周兵攻打青龍關，邱引鏑傷未愈，上城來親自巡視；千方百計，防設守關之法。大抵此關乃朝歌保障之地，西北藩屏，最是緊要；城高濠深，急切難以攻打。周兵一連攻打三日，不能得下。黃飛虎見此關急切難下，傳令鳴金收回人馬，再作良謀。邱引見周兵退去，也下城來至帥府坐下，心中納悶，忽報督糧官陳奇聽令。邱引令至殿前，陳奇打躬曰：「催糧應濟軍需，不曾違限，請令定奪。」邱引曰：「催糧有功，乃爲朝廷出力。」陳奇問周兵至此，元帥此日勝負如何？邱引答曰：「姜尙分兵取關，惟恐吾斷他糧道，連日與他會戰，不意他將佐驍勇，鄧九公殺吾佐二官，黃天祥鎗馬強勝，吾被他鎗刺箭射鏑打。若是拿住這逆賊，必分化其尸，方泄吾恨。」陳奇

曰：元帥只管放心，等末將拿來，報元帥之恨。次日，陳奇領本部飛虎兵，坐大眼金睛獸，提手中蕩魔杵，至周營搦戰。哨馬報入中軍，啟元帥，關上有將搦戰。黃飛虎問曰：誰將出馬？鄧九公曰：末將願往。鄧九公綽刀在手，徑出營來，見對陣鼓响，一將當先，手提蕩魔杵，坐金睛獸而來。鄧九公問曰：來者何人？陳奇曰：吾乃督糧官陳奇是也，你是何人？鄧九公答曰：吾乃西周東征副將鄧九公是也。日前邱引失機，閉門不出，你想是先來替死！然而也做不得他的名下！陳奇大笑曰：看你這匹夫如嬰兒草莽！你有何能，便催開金睛獸，使開蕩魔杵，劈而就打。鄧九公大桿刀赴面交還，獸馬交鋒，刀杵並舉，兩家大戰三十回合。鄧九公的刀法如神，陳奇用的是短兵器，如何抵擋得住？陳奇把蕩魔杵一舉，他有三千飛虎兵，手執撓鈎套索，如長蛇陣一般，飛奔前來，有拿人之狀。鄧九公不知緣故，陳奇原是左道，有異人秘傳，養成腹內一道黃氣，噴出口來，凡是精血成胎者，必定有三魂七魄，見此黃氣，則魂魄自散。九公見此黃氣，坐不住鞍韉，翻身落馬。鄧九公被飛虎兵一擁上前，生擒活捉，拿進高關，三軍吶喊。邱引正坐，左右報入府來：稟元帥，陳奇捉了鄧九公聽令。邱引大悅，令左右推來。鄧九公及至醒來，身上已是繩索綁縛，莫能轉動。左右推至邱引面前，九公大驚曰：匹夫以左道之術取吾，我就死也。

不服。今既失機，有死而已！吾生不能啖汝血肉，死後必爲厲鬼，以殺叛賊！邱引大怒，令推出斬之。可憐鄧九公歸周，不能會諸侯於孟津，今日全忠於周主，正是：

功名未遂扶王志，

今日逢危已盡忠。

話說邱引發出行刑牌，出府將鄧九公首級號令於關上；有哨探馬報入中軍，啓老爺。鄧九公被陳奇口吐黃氣，拿了進關，將首級號令城上。黃飛虎大驚曰：鄧九公乃大將之才，不幸而喪於左道之術，心中甚是傷感。話說邱引治酒與陳奇賀功。次日，陳奇又領兵至周營搦戰，報馬報入中軍，傍有九公佐二官太鸞大怒曰：末將不才，願與主將報仇！黃飛虎許之。太鸞上馬出營，與陳奇相對，也不答話。大戰二十回合，陳奇把杵一舉，後面飛虎兵擁來，陳奇把嘴一張，太鸞依舊落馬，被衆人擒拿進關。見邱引曰：此乃從賊，且不必斬他，暫送下囹圄，俟拿了主將，一齊上囚車，解往朝歌，以盡國法，方不負汝之功耳。陳奇大喜，且說黃總兵見又折了太鸞，心下甚是不樂。只見次日來報，陳奇搦戰，黃將軍問左右：誰去走一遭？話未了，只見傍邊走過三子：黃天祿、黃天爵、黃天祥，應曰：不肖三人願往。黃飛虎分付須要仔細。三人應聲曰：知道。弟兄三人上馬，逕出營來。陳奇問曰：來者何人？黃天祿答曰：吾乃開國武成王三位殿下。黃天祿、黃天爵

黃天祥是也。陳奇暗喜：正要拿這孽畜！他恰自來送死。催開金睛獸，也不答話，使開蕩魔杵，直取天祿兄弟三人；三條鎗急架忙迎，四馬交鋒。怎見得一場好殺：

四將陣前發怒，催開獸馬相持；長鎗晃晃閃紅霓，蕩魔杵發來峻利。這一個拚命捨死定輸贏，那三個爲國忘家分軒輊；險些失手命難存，留取清名傳萬世。

三匹馬裹住了陳奇，一匹金睛獸大戰在龍潭虎穴。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胡升反覆不常，留之久必爲禍；況當糧道要冲，安得以疑似之人守之殺之？但太公伐紂，乃順天應人，豈有他虞？而必欲以平常之疑待之。子牙此舉，有愧時雨之師。

又批：鄧九公有將才，而遭逢不辰；故爲左道所害，此數也。然一段慷慨不屈，亦足取也。

第七十四回 哼哈二將顯神引

二將相逢各有名，青龍關遇定輸贏；五行道術皆堪並，萬劫輪迴共此生。
黃氣無聲能覆將，白光有影更擒兵；須知妙法無先後，大難來時命自傾。

話說黃天祿兄弟三人裹住陳奇，忽一鎗正中陳奇右腿，陳奇將坐騎跳出圈子外邊，

黃天祿隨後趕來；陳奇雖然腿上有傷，他的道術自在。他把蕩魔杵一舉，只見飛虎兵蜂擁而來，將腹內鍊成黃氣噴出；黃天祿滾下鞍轡，早被飛虎兵撓鈎搭住，生擒活捉了進關，來見邱引。邱引分付也把黃天祿監禁了。話說黃天祿、黃天祥回營見父，言兄被擒，黃總兵十分不樂，遣探事官打聽可曾號令。探事官回報：啓老爺不曾號令。話說陳奇腿上有傷，自用丹藥敷搽；只見次日邱引傷痕全愈，要來報仇，乃不戴頭盔，頂上戴一金箍，似陀頭樣；貫甲被袍，上馬提鎗來奔至周營，坐名要黃天祥決戰。報馬報入營中，天祥便欲出戰，飛虎阻擋不住；天祥上馬提鎗出營來見是邱引，大呼曰：邱引定要今日擒你見功！催開馬搖手中鎗，直刺邱引，邱引鎗迎面交還；二馬盤旋，雙鎗並舉，大戰在關下。黃天祥這根鎗如風狂雨驟，勢不可當；邱引招架不住，掩一鎗勒回馬往關前就走。黃天祥不知好歹，隨後趕來；只見邱引頂上長一道白光，光中分開裏面現出碗大一顆紅珠，在空中滴溜只是轉。邱引大呼曰：黃天祥！你看吾此寶！黃天祥不知所以，擡頭看時，不覺神昏飄蕩，一會辨不出東南西北，昏昏慘慘；被步下軍卒生擒下馬，繩縛二臂；及至醒時，已被捉住。邱引大喜，掌鼓進關。正是：

可憐年少英雄客，

化作南柯夢裏人！

且說邱引拏住黃天祥進關，升堂坐下，傳令兩邊把黃天祥推來；衆人將黃天祥推至面前，黃天祥氣冲牛斗，厲聲大叫曰：邱引你一逆賊，敢以妖術成功，非丈夫也，我死不足惜，當報國恩；若姜元帥兵臨，你這匹夫有粉骨碎身之禍！既被你擒，快與我一死，吾定爲厲鬼以殺賊！邱引大怒曰：你這叛賊！反出語傷人，你箭射鏑打鎗刺，你心下便自爽然；今日被擒不自求生，又以惡語狂言辱吾。天祥睜目大罵逆賊！我恨不得鎗穿你肺腑，鏑打碎你天靈，箭射透你心窩，方稱我報國忠心；今不幸被擒，自分一死，何必多言，做出那等的模樣？邱引大怒，命左右先梟了首級，仍風化其尸，掛在城樓上。少時，哨馬報入周營，啓老爺，四公子被邱引拏去，梟了首級，把尸骸掛城樓上，風化其尸，請軍令定奪。黃飛虎聽報，大叫一聲，跌倒在地；衆將扶起，黃總兵放聲大哭曰：吾生四子，不能爲武王至孟津，大會諸侯以立功；今方頭一座關隘，先喪吾三子。黃飛虎思子，作詩一首以志感：

爲國捐軀赴戰場，丹心可並日爭光；
几番未滅強梁寇，左術擒兒年少亡。
話說黃總兵見事機如此，忙修告急申文，連夜差使臣往汜水關老營中見子牙求救。使臣在路也非一日，來至行營，旗門官報入中軍，啓元帥，黃總兵遣官至轅門等令。子

牙傳令來。使臣至帳前行禮。將申文呈上。子牙拆開看畢。大驚曰：可惜鄧九公。黃天祥俱死於非命！著實傷悼。只見鄧嬋玉哭上帳來。稟元帥。末將願去爲父報仇。子牙許之。又點先行官。哪吒同往。哪吒大喜。領了將令。星夜往青龍關來。哪吒風火輪來得快。便先行。嬋玉隨營行走。只見哪吒霎時就至青龍關了。正是：

頃刻行千里。

須臾至九州。

話說哪吒至營前。報入中軍。有先行官哪吒轅門聽令。黃總兵忙叫請來。哪吒進中軍。行禮畢。黃總兵曰：吾奉令分兵至此。不幸子亡兵敗。鄧九公竟被左術喪身。吾在此待罪。請援。今先行官至此。吾輩不勝幸甚。哪吒曰：小將軍丹心忠義。爲國捐軀。青史簡編。永垂不朽。亦不辜負將軍教養之功。次日。哪吒上風火輪。提火尖鎗。往關下搦戰。猛見黃天祥之尸。大怒曰：吾拿住邱引。定以此爲例。大叫：城上報事官快傳與邱引。早來洗頸受戮。報馬報入帥府。有將請戰。邱引聽報。自持己能。依舊陀頭打扮。竟出關門。看見一人登風火輪而來。大呼曰：來者莫非是哪吒麼？哪吒大罵曰：你這匹夫！黃天祥與你不過敵國之仇。彼此爲國。不過梟首。又有何罪。你竟欲風化其尸？我今拿住你。定碎醢汝尸。爲天祥泄恨。把火尖鎗搖動。直取邱引。邱引以鎗急架相還。二馬相交。雙鎗並舉。

來往戰殺二三十合。邱引就走，哪吒趕來，邱引依舊把頭上白氣陞出，現那一顆紅珠出來，在空中旋轉。邱引把哪吒當做凡胎肉體，不知他是蓮花化身，便大叫曰：「哪吒，你看吾之寶。」哪吒擡頭看見，大笑曰：「無知匹夫！此不過是個紅珠兒，你叫我看他怎麼？」邱引大驚。吾得道修成此珠，捉將擒軍，無不效驗。今日哪吒看見，如何不昏於輪下？心中已是着忙，只得勒回馬來又戰，被哪吒用乾坤圈打來，正中邱引肩窩，打得骨斷筋折，伏鞍而逃，敗回關去。哪吒得勝回營，來見黃飛虎不表。且說土行孫催糧至子牙大營，見元帥回令畢，土行孫下殿，不見鄧嬋玉，問其故。武吉曰：「黃飛虎求救兵，申文言岳翁陣亡，你夫人去了。」土行孫聽得鄧九公已死，着實傷悼，急忙領子牙催糧箭，督二運，徑往青龍關來。不一日，至轅門，探馬報入中軍，黃飛虎令請來。土行孫來至帳前行禮畢，黃飛虎曰：「鄧九公爲左道陣亡，吾子二人被擒，天祥被邱引逆賊風化其尸。今日先行哪吒打邱引一乾坤圈，逆賊未曾授首。」土行孫曰：「待末將今晚且將天祥尸首盜出，用棺木收斂，明日好擒邱引報此仇。」土行孫下帳來，與鄧嬋玉等相見，只等到晚，土行孫借地遁術，徑進關來，先在裏邊走了一番。及行到圍圍之中，看見太鸞黃天祿。時至二更，四下裏人聲寂靜，土行孫鑽上來，悄悄的叫黃天祿：「我來了，你放心，不久就取關了。」

黃天祿聽得是土行孫聲音，大喜曰：「速些纜妙！」土行孫曰：「不必分付。」土行孫說了信，徑至城樓上，把繩子割斷，天祥尸首吊在關下。周紀收去尸首，黃飛虎看見尸首，放聲大哭曰：「年少爲國，致損其軀，眞爲可惜！」急用棺木收尸。黃飛虎自思想：「吾生四子，今喪三人，今日不若命黃天爵送天祥尸首回西岐去，早晚亦可侍奉吾父。」一則不失黃門之後，二則使我忠孝兩全。黃飛虎打發第三子黃天爵押送車回西岐去了。且說邱引被哪吒打傷，次日陞帳納悶，只見巡城軍士來報：「黃天祥尸首夜來不知被何人割斷了繩子，將尸首盜去。」邱引聽報，愈加愁悶。陳奇大怒道：「不才出關拿來，爲主將報仇說罷，領本部飛虎兵至營前搦戰。哨馬報入中軍，黃總兵問：『誰人見陣？』土行孫願往。鄧嬋玉欲爲父親報仇，願往掠陣。夫妻二人出營，見陳奇坐金睛獸，提蕩魔杵，滾至陣前。土行孫大罵陳奇曰：『匹夫用左道邪術，殺吾岳丈，不共戴天！今日特來擒你報仇。』陳奇大笑：『諒你這等人，眞如朽腐之物，做得出甚麼事來，殺你恐污吾手。』催開坐騎，提杵就打。土行孫手中棍急架忙迎，杵棍並舉。未及數合，陳奇見土行孫往來小巧便宜，急切不可取勝，陳奇忙把杵一擺，飛虎兵齊奔前來。陳奇對著土行孫把嘴一張，噴出一道黃氣；土行孫站不住，一交跌倒在地。飛虎兵把土行孫拏去。陳奇不防鄧嬋玉在對面，見拏

了他丈夫，發出一塊五光石來，正中陳奇嘴上；打得唇綻齒落，阿呀一聲，掩面而走。嬋玉又發一石，夾後心一下；把後心鏡打得粉碎，陳奇只得伏鞍而逃。只見土行孫睜開眼，渾身上了繩子，笑曰：倒有趣！陳奇被鄧嬋玉打傷，逃回關內，來見邱引。邱引看見陳奇鼻青嘴綻，袍帶皆鬆，忙問其故。陳奇曰：只因拏一不堪匹夫，不防對過有一賤人，用石打傷面門，復一石又打傷脊背，以致失機。邱引聽說，忙令左右將周將拏來。左右隨將土行孫推至塔前，看見土行孫身不滿三四尺，便問陳奇曰：這樣東西，拏他何用？命左右推出去斬了。號令土行孫也不慌不忙，來至關上，左右方欲動手，只見土行孫把身子一扭，杳無蹤跡。正是：

地道術原無跡，

盜寶偷關蓋世雄。

話說左右見土行孫不見了，只說得目瞪口呆，慌忙報與邱引。邱引聽報，大驚曰：周營中有此異人也，所以屢伐西岐，俱皆失利；今日不見黃天祥尸首，就是此人盜去也。未可知。速傳令，早晚各要謹防關隘。且說土行孫回見黃總兵，共議取關，忽哨探馬報入中軍，有三運督糧官鄭倫來轅等令。黃總兵傳令，令來。鄭倫至帳前行禮畢，言曰：奉姜元帥將令催糧，應付軍前聽用。黃飛虎曰：多蒙將軍催糧有功，俟上功勞簿。鄭倫曰：俱

是爲國效用。鄭倫偶見土行孫也在此，忙問土行孫曰：「足下係二運官，今到此何幹？」土行孫曰：「青龍關中有一人名喚陳奇，也與你一樣拏人。吾岳丈被他拏去，壞了性命，特奉元帥將令來此救援。只他比你不同，他把嘴一張，口內噴出一道黃氣來，其人自倒。比你那鼻中哼出白氣來，大不相同，覺他的便宜。昨日我被他拏去，走一遭來。」鄭倫曰：「豈有此理？當時吾師傅我曾言吾之法蓋世無雙，難道此關又有此異人？我必定會他一會，看其真實。」且說陳奇恨鄧嬋玉打傷他頭面，自服了丹藥，一夜全愈。次日出關，坐名只要鄧嬋玉出來，定個雌雄。哨馬報入中軍，啓老爺，陳奇搦戰。鄭倫出而言曰：「末將愿往。」黃飛虎曰：「你督糧亦是要緊的事，原非先行，破敵之役，恐姜丞相見罪。」鄭倫曰：「俱爲朝廷出力，何害於理？」黃飛虎只得應允。鄭倫上了金睛獸，提降魔杵，領本部三千烏鴉兵，出營來見陳奇，也是金睛獸提蕩魔杵，也有一隊人馬，俱穿黃號衣，也拿著撓鈎套索。鄭倫心下疑惑，乃至軍前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陳奇曰：「吾乃督糧上將軍陳奇是也。你乃何人？」鄭倫曰：「吾乃二運總督官鄭倫是也。」鄭倫問曰：「聞你有異術，今日特來會你。」鄭倫催開金睛獸，搖手中降魔杵，劈頭就打。陳奇手中蕩魔杵，赴面交還，二獸交加，一場大戰，怎見得：

二將陣前尋鬪賭，兩下交鋒誰敢阻？這一個似搖頭獅子下山崗，那一個不亞擺尾
狡狴尋猛虎。這一個忠心定要正乾坤，那一個赤膽要把江山輔；天生一對惡星辰，
今朝相遇爭旗鼓。

話說二將大戰虎穴龍潭，這一個惡狠狠圓睜二目，那一個咯支支咬碎銀牙。只見土
行孫同哪吒出轅門來看二將交兵，黃飛虎同衆將也在旗門下都來看廝殺。鄭倫正
戰之間，自忖此人當真有此法術，打人不過先下手爲妙；把杵在空一擺，鄭倫部下烏
鴉兵，行如長蛇陣一般而來。陳奇看鄭倫擺杵，士卒把撓鈎套索，似有拏人之狀；陳奇
搖杵，他那裏飛虎兵也有套索撓鈎，飛奔前來。正是：

能人自有能人伏，

今日哼哈相會時。

鄭倫鼻裏邊兩道白光出來有聲，陳奇口中黃光也自迸出；陳奇跌了個金冠倒躅，鄭
倫跌了個鎧甲離鞍，兩邊兵卒不敢拏人，只顧各人搶各人主將回營。鄭倫被烏鴉兵
搶回，陳奇被飛虎兵搶回，各自上了金睛獸回營。土行孫同衆將笑得腰軟骨折。鄭倫
自嘆曰：世間又有此異人！明日定要與他定個雌雄，方肯罷休，不表。且說陳奇進關來
見邱引，盡言前事；邱引又聞佳夢關失了，心下不安。次日，鄭倫關下搦戰，陳奇上騎出

關言曰：鄭倫大丈夫一言已定，從今不必用術，各賭手上工夫，你我也難得會。催開坐下一騎，又殺一日，未見輸贏。來見黃飛虎，衆將俱在帳下，共議取關之策。哪吒曰：如今土行孫也在此，不若今夜我先進關，斬關落鎖，夜裏乘其無備，取了關爲上策。黃飛虎曰：全仗此行，正是：

哪吒定計施威武，

今夜青龍關武王。

話說邱引在關內修表進朝歌，遣將來此協同守關，共阻周兵，不覺是一更時分；土行孫先進關裏來，暗暗在囹圄中，打點放黃天祿、太鸞。二更時分，哪吒登起風火輪，飛進關來，在城樓上祭起金磚，把守門軍將打散，隨撞開拴鎖；周兵吶一聲喊，殺進城中，金鼓大作，天翻地覆，城中大亂，百姓只顧逃生。土行孫在囹圄中，聽得吶喊，隨放了黃天祿、太鸞，殺出本府來；邱引還不曾睡，急忙上馬提鎗出府，只見燈光影裏，火把叢中，見金甲紅袍，乃武成王黃飛虎。哪吒登風火輪，使鎗殺來；鄧秀、趙昇、孫炤、紅把邱引裹在當中。鄭倫殺進城來，正遇陳奇，二將夜兵大戰；黃天祿從後面殺進府來，土行孫倒拖那鐵棍，往邱引馬下舉棍打來。邱引不及提防，被土行孫一棍正打著馬七寸，那馬便前蹄直豎，把邱引跌下馬來。黃飛虎看見忙撚鎗刺來，邱引已借土遁去了。正是生死

有定，不該絕於此關。且言衆將裹住陳奇，被哪吒祭起乾坤圈，正打中陳奇，傷了臂膊；往左一閃，被黃飛虎一鎗刺中脅下，死於非命。殺到天明，黃飛虎收兵，查點只走了邱引、飛虎、陞廳，出榜安民，查明戶口冊籍，留將守青龍關。黃總兵回師，先有哪吒報捷，土行孫仍催糧去了。且說子牙在中軍，與衆將正講六韜三略，報事官報元帥哪吒等令子牙命傳進來。哪吒至中軍，乃將取了青龍關事說了一遍，弟子先來報捷。子牙大悅，謂衆將曰：吾之先取此二關者，欲通吾之糧道；若不得此，倘紂兵斷吾糧道，前不能進，後不能退，我先首尾受敵，此非全勝之道也。故爲將先要察此，今幸得，俱可以無憂。衆將曰：元帥妙算，真無遺策。正談論間，左右報黃飛虎等令。子牙曰：令來。飛虎至中軍，打躬行禮。子牙賀過功，因不見鄧九公、黃天祥在前，心中甚是楚悽，嘆曰：可惜忠勇之士，不得享武王之祿耳！營中治酒懽飲。次日，子牙差辛甲先下一封戰書。話說汜水關，韓榮見子牙按兵不動，分兵取佳夢青龍二關，連連差人打探回報。二關已失。韓榮對衆人曰：今西周已得此二關，軍威正盛；我等正當中路，必須協力共守，毋得專恃力戰也。衆將各有不忿之色，願決一死戰。正議間，報姜元帥遣官下戰書。韓榮命令來。辛甲至殿前，將書呈上。韓榮接書，展開觀看。書曰：

西周奉天征討大寶大元帥姜尙，致書於汜水關主將麾下，嘗聞天命無常，惟有德者永獲天眷。今商王受，淫酗肆虐，暴殄下民，天愁於上，民怨於下，海宇分崩，諸侯叛亂，生民塗炭，惟我周武王特恭行天之罰，所在民心效順，強梁授首，所有佳夢青龍，關逆命，俱已斬將搴旗，萬民歸順。今大兵到此，特以尺一之書，咸使聞知，或戰或降，早賜明決，毋得自誤，不宣。

韓榮觀看畢，即將原書批回。來日會戰，辛甲領書回營，見子牙曰：奉令下書，原書批回，明日會兵。子牙整頓士卒，一夜無詞。次日，子牙行營炮响，大隊擺開出轅門，在關下搦戰。有報馬報入關來：今有姜元帥關下請戰。韓榮忙整點人馬，放炮呐喊出關，左右大小將官分開。韓榮在馬上見子牙號令森嚴，一對對英雄威武，怎見得有鷓鴣天一詞爲證：

殺氣騰騰萬里長，旌旗戈戟透寒光；雄師手仗三環劍，虎將鞍橫丈八鎗。衆軍士浩浩忙忙，鑼鳴鼓響，猛如狼；東征大戰三十陣，汜水交兵第一場。

話說韓榮在馬上見子牙，口稱姜元帥請了。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元帥何故動無名之師？以下凌上，甘心作商家叛臣；吾爲元帥不取也。子牙笑曰：將軍之言差矣！君正則居

其位，君不正則求爲匹夫不可得，是天命豈有常哉？惟有德者能君之。昔夏桀暴虐，成湯伐之，代夏而有天下；今紂王罪過於桀，天下諸侯叛之。我周特奉天之罰，以討有罪。安敢有逆天命，厥罪爲均哉？韓榮大怒曰：姜子牙，我以你爲高明之士，你原來是妖言惑衆之人，你有多大本領，敢出大言？那員將與吾拏了？傍有先行王虎走馬搖刀，飛奔前來，直取子牙，只見哪吒已登風火輪，舉鎗忙迎，兩馬相交，刀鎗並舉。兩下裏喊聲不息，鼓角齊鳴。戰未數合，哪吒奮勇，一鎗把王虎挑於馬下。魏賁見哪吒得勝，把馬一磕，搖鎗前來，飛取韓榮。韓榮手中戟赴而交還，魏賁的鎗勢如猛虎。韓榮見先折了王虎，心中已自慌忙，無心戀戰，只見子牙揮動兵將，沖殺過關。韓榮抵敵不住，敗進關中去了。子牙得勝回營不表。且說韓榮兵敗進關，一面具表往朝歌告急，一面設計守關。正在緊急之時，忽報七馬將軍余化等令。韓榮聽得余化來至，大喜，忙傳令來。余化至殿上行禮。韓榮曰：自從將軍戰敗去後，此關反被黃飛虎走出去了，不覺數載，豈意他養成氣力，今反夥同姜尚，三路分兵，取了佳夢關，青龍關，盡爲周有。昨日會兵，不能取勝，如之奈何？余化曰：末將被哪吒打傷，敗回蓬萊山，見我師尊，燒煉一件寶物，可以復我前仇。縱周家有千著軍將，只叫他片甲無存。韓榮大喜，治酒款待。話說次日，余化至

周營討戰，子牙問：誰去出馬？哪吒應聲而出。弟子願往，哪吒言罷，登輪提鎗，出得營來。一見余化，哪吒認得他，大叫曰：余化慢來！余化見了仇人，把臉紅了半邊，也不答話，催開金睛獸，搖戟直取哪吒。哪吒的鎗赴面交還，輪獸相交，戟鎗雙舉，來往沖殺，有二十合。哪吒的鎗，乃太乙真人傳授，有許多機變。余化不是哪吒對手。余化把一口刀名曰化血神刀，祭起如一道電光，中了刀痕，時刻即死。怎見得，有詩爲證：

丹爐曾煅煉，火裏用功夫；靈氣後先妙，陰陽表裏扶。透甲元神喪，沾身性命無；哪吒逢此刀，眼下血爲膚。

余化將化血刀祭起，那刀來得甚快，哪吒躲不及，中了一刀。大抵哪吒乃蓮花化身，渾身俱是蓮花瓣兒；縱傷了他，不比凡夫血肉之軀。登時即死，該有凶中得吉。哪吒著了刀傷，大叫一聲，敗回營中；走進轅門，跌下風火輪來。哪吒著了刀傷，只是顫，不能做聲。旗門官報與子牙，子牙令扛擡至中軍。子牙問哪吒，哪吒不答話；子牙心下鬱鬱不樂，不知哪吒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陳奇與鄭倫方是對手，正所謂不相上下，又添了哪吒、土行孫等，則陳奇授首宜矣！

又批：土行孫地行之術，爲偷營劫寨，固是奇妙；若遇著楊戩之流，止落得一番空行。青龍關內止一二庸品，安能抵得土行孫之偷劫哉？

第七十五回 土行孫盜騎陷身

余化恃強自喪身，

師尊何苦費精神？

因燒土行反招禍，

爲惹懼流致起嗔。

北海初沉方脫難，

細仙再縛豈能狗？

從來數定應難解，

已是封神榜內人。

話說余化得勝回營，至次日又來周營搦戰，探馬報入中軍，子牙問：誰人出馬？有雷震子應曰：愿往。提棍出營，見余化黃面赤髯，甚是凶惡。問曰：來者可是余化？余化大罵：反國逆賊！你不認得我麼？雷震子大怒，把二翅飛騰於空中，將黃金棍劈頭打來；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。一個在空中用力，一個在獸上施威。雷震子金棍刷來如泰山一般，余化望上招架費力，略戰數合，忙舉起化血刀來，把雷震子風雷翅傷了一刀。幸而原是兩枚仙杏化成風雷二翅，今中此刀，尚不至傷命，跌在塵埃，敗進行營。來見子牙，子牙又見傷了雷震子，心中甚是不樂。次日，有報馬報入中軍，有余化搦戰。子牙因連傷二人，若癡呆一般，又不做聲，只是寒顫，且懸免戰牌出去。軍政官將免戰牌掛起，余化見周營掛免戰牌，掌鼓回營。只見次日，有督糧官楊戩至轅門，見掛免戰二字，楊戩曰：從

三月十五日拜將之後，將近十月；如今還在這裏，尙不曾取商朝寸土。今又掛免戰牌，心中甚是疑惑；且見了元帥，再做道理。探馬報入中軍，啟元帥，有督糧官楊戩候令。子牙曰：令來。楊戩上帳參謁畢，稟曰：弟子催糧，應付軍需，不曾違限，請令定奪。子牙曰：兵糧足矣，其如戰不足何？楊戩曰：師叔且將免戰牌收了，弟子明日出兵，看其端的，自有處治。子牙在中軍與衆人正議此事，左右報有一道童來見。子牙曰：請來。少時，至帳前，那童子倒身下拜曰：弟子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門下；師兄哪吒有厄，命弟子背上山去調理。子牙卽將哪吒交與金霞童子，背往乾元山去了不表。且說楊戩見雷震子不做聲，只是顫；看刀傷處，血水如墨。楊戩觀看良久，此乃是毒物所傷。楊戩啓子牙去了免戰牌，子牙傳令去了免戰牌。次日，汜水關哨馬報入軍中：周營已去免戰牌。余化聽得，隨上了金睛獸，出關來至營前搦戰，哨馬報入中軍：關內有將討戰。正是：

常勝不知終有敗，

周營自有妙人來。

話說余化至營搦戰，楊戩忙提三尖刀出營，見余化光景，是左道邪術之人。楊戩大叫曰：來者莫非余化麼？余化曰：然也。爾通個名來？楊戩曰：吾乃姜元帥師姪楊戩是也。縱馬搖三尖刀飛來直取余化，余化手中戟赴面交還；兩馬相交，一場大戰。未及二十回

合，余化祭起化血神刀，如閃電飛來；楊戩運動八九元功，將元神遁出，以左臂迎來，傷了一刀，大叫一聲，敗回行營，看不出是甚麼毒物。來見子牙，子牙問曰：「你會余化如何？」楊戩曰：「弟子見他神刀利害，仗吾師道術，將元神遁出，以左臂迎他一刀，畢竟看不出他的果是何毒？弟子且往玉泉山金霞洞去一遭。」子牙許之。楊戩借土遁往玉泉山來，到了金霞洞，進洞見師父拜罷，玉鼎真人問曰：「楊戩你此來有甚麼話說？」楊戩對曰：「弟子同師叔進兵汜水關，與守關將余化對敵，彼有一刀，不知何毒？起先雷震子被他傷了一刀，只是寒顫不能做聲；弟子也被他傷了一刀，幸賴師父玄功，不曾重傷。然不知果是何毒物？玉鼎真人忙令楊戩將刀痕來看。真人見此刀刃，便曰：「此乃是化血刀所傷；但此刀傷了，見血即死。幸雷震子傷的兩枚仙杏，你又有玄功，故爾如此，不然皆不可活。」楊戩聽得，不覺大驚，忙問曰：「似此將何術解救？」真人曰：「此毒連我也不能解，此刀乃是蓬萊島一炁仙余元之物，當其修煉時，此刀在爐中有三粒神丹同鍊的。要解此毒，非此丹藥不能得濟。真人沉思良久，乃曰：「此事非你不可。附耳如此如此，方可。」楊戩大喜，領了師父之言，離了玉泉山，往蓬萊島而來。正是：

真人道術非凡品，

咫尺蓬萊見大功。

話說楊戩借土遁往蓬萊島而來，前至大海，好個海島，異景奇花，觀之不盡；海水平坡，山崖錦砌，正所謂蓬萊景致，與天闕無差。怎見得有讚爲證：

勢鎮東南，源流四海；汪洋潮湧，作波濤；滂渤山根，成碧闕；蜃樓結彩，化爲人世奇觀；蛟孽興風，又是滄溟幻化；丹山碧樹，非比玉宇環宮；天外麟鳳，優游自然仙境；靈胎鸞鶴翱翔，豈是人間俗骨；琪花四季吐精英，瑤草千年呈瑞氣；且慢說青松翠柏常春，又道是仙桃仙果時有；修竹拂雲留夜月，藤蘿映月舞清風；一溪瀑布時風雪，四面丹崖若列星；正是百川滄注擎天柱，萬劫無移大地根。

話說楊戩來至蓬萊山，看罷蓬萊景致，仗八九元功，將身變成七首將軍，余化，逕進蓬萊島，來見了一炁仙余元，倒身下拜。余元見余化到此，乃問曰：你來做甚麼？余化曰：弟子奉師父之命，去汜水關協同韓總兵把守關隘，不意姜尙兵來，弟子見頭一陣，刀傷了哪吒，第二陣傷了雷震子，第三陣恰來了姜子牙師姪楊戩，弟子用刀去傷他，被他一指，反把刀指回來，將弟子傷了臂肩，望老師慈悲救拔。一炁仙余元曰：有這等事？他有何能，敢指回我的寶刀？但當時煉此寶在爐中，分龍虎，定陰陽，同煉了三粒丹藥，我如今將此丹留在此間，也無用，你不若將此丹藥取了去，以備不虞。余元隨將丹藥與

余化叩頭謝老師天恩，忙出洞來，回周營不表。有詩單贊楊戩玄功變化之妙：

悟到功成道始精，至中玄妙有無生；蓬萊枉秘通靈藥，汜水徒勞化血兵。計就騰挪稱幻聖，裝成奇巧盜英明；多因福助周文武，一任奇謀若浪萍。

話說楊戩得了丹藥，逕回周營。且說一炁仙余元，把藥一時俱與了余化，靜坐忖思：楊戩有多大本領，能指回我的一化血刀；若余化被刀傷了，他如何還到得這裏？其中定有緣故。余元掐指一算，大叫曰：好楊戩匹夫！敢以變化玄功，盜吾丹藥，欺吾太甚！余元大怒，上了金睛，來趕楊戩。楊戩正往前行，只聽得後面有風聲趕至，楊戩已知余元來趕，忙把丹藥放在囊中，暗祭哮天犬放在空中。余元只顧趕楊戩，不知暗算難防，余元被哮天犬夾頸子一口。此犬正是：

牙如鋼劍傷皮肉，

紅袍扯下半邊來。

余元不曾提防暗算，被犬一口，把大紅白鶴衣扯去一半，余元又吃了大虧，不能前進。吾且回去，再整頓前來，以復此仇。話說子牙正在營中納悶，只見左右來報：有楊戩等令。子牙傳令，令來。楊戩至帳前，見子牙備言前事，盜丹而回。子牙大喜，忙取丹藥救雷震子，又遣木吒往乾元山，送此藥與哪吒調理。次日，楊戩往關下搦戰，探事官報入帥

府周營中有將討戰。韓榮令余化出戰。余化上了金睛獸，提戟出關。楊戩大呼曰：余化，你前日用此化血刀傷我，幸吾煉有丹藥，若無丹藥，幾中汝之奸計也。余化暗思：此丹乃一爐所出，焉能周營中也有此丹？若此處有這丹，此刀無用。催開金睛獸，大戰楊戩。二馬相交，刀戟並舉。二將酣戰三十餘合。正殺之間，雷震子得了此丹，即時全好了。心中大怒，竟飛出周營，大喝曰：好余化，將惡刀傷吾，若非丹藥，幾至不保。不要走，吃吾一棍，以泄此恨。提起黃金棍，劈頭打來。余化將手中戟架開。楊戩三尖刀來得又勇，余化被雷震子一棍打來，將身一閃，那棍正中金睛獸，把余化掀翻下來，被楊戩復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正是：

一腔左術全無用，

枉作商朝梁棟材。

楊戩斬了余化，掌鼓回營。見子牙報功不表，且說韓榮聞余化陣亡，大驚：此事怎好？前日遣官往朝歌去，救兵未到，今無人協同守此關隘，如何是好？正議間，余元乘了金睛五雲駝，至關內下騎，至帥府前，令門官通報。衆軍官見余元好兇勇，忙報韓榮。韓榮傳令請來。道人至帥府，韓榮迎接余元，只見他生得面如藍靛，赤髮獠牙，身高一丈七八，凜凜威風。二目兇光冒出。韓榮降階而迎，口稱老師，請上銀安殿。韓榮下拜問曰：老師

是那座名山，何處洞府？余元曰：楊戩欺吾太甚，盜丹殺我弟子，余化貧道是蓬萊島一
炁仙，余元是也。今特下山以報此仇。韓榮聞說大喜，治酒款待。次日，余元上了五雲駝，
出關至周營，坐名要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中軍，汜水關有一道人請元帥答話。子牙傳
令排隊出營，左右分列三山五岳門人，一騎當先。只見一位道人，生得十分兇惡，怎
見得：

魚尾冠，金嵌成；大紅服，雲暗生。面如藍靛獠牙冒，赤髮紅髯古怪形。絲條飄火焰，芒
鞋若水晶。蓬萊島內修仙體，自在逍遙得志清。位在監齋成神道，一炁仙名有舊聲。
話說子牙至軍前，問道者請了余元道。姜子牙你叫出楊戩來見我。子牙曰：楊戩催
糧去了，不在行營。道者你既在蓬萊島，難道不知天意？自成湯傳位六百餘年，至紂王
無道，暴殄天命，肆行兇惡，罪惡貫盈，天怒人怨，天下叛之。我周應天順人，克修天道，天
下歸周。今奉天之罰，以觀政於商，爾何得阻逆天使，自取滅亡哉？道者你觀余化諸人，
皆是此例；他縱有道術，豈能扭轉天命耶？余元大怒曰：總是你這一番妖言惑衆，若不
殺你，不足以絕禍根。催開五雲駝，仗寶劍直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；左有李靖，
右有韋護，各舉兵器，前來助戰。四人只爲無明火起，眼前要定雌雄。余元的寶劍光華

灼灼子牙的劍彩色輝輝，李靖刀寒光燦燦，韋護杵殺氣騰騰。余元坐在五雲駝上，把一尺三寸金光鏗，祭在空中來打子牙。子牙忙展杏黃旗，現出千朵金蓮，擁護其身。余元忙收了金光鏗，復祭起來打李靖，不防子牙祭起打神鞭，來一鞭正中余元後背，只打得三昧真火，噴出丈餘遠近。李靖又把余元腿上一鎗，余元着傷，把五雲駝頂上一拍，只見那金眼駝四足起金光而去。子牙見余元着傷而走，收兵回營，不表。且說土行孫催糧來至，見了子牙會兵，他暗暗瞧見余元的五雲駝，四足起金光而去。土行孫大喜，我若得此戰騎，催糧真是便益。當時子牙回營陞帳，忽報土行孫等令子牙傳令，令來。土行孫至帳前交納糧數，不誤限期。子牙曰：催糧有功，暫且下帳少憇。土行孫下帳來，見鄧嬋玉夫妻共語說：余化把刀傷了哪吒，哪吒往乾元山養傷痕去了。土行孫至晚，對鄧嬋玉曰：我方才見余元坐騎，四足旋起金光如雲霓縹緲而去，妙甚妙甚。我今夜走去盜了他的來，騎着催糧，有何不可？鄧嬋玉曰：雖然如此，你若要去，須稟知元帥，方可行事，不得造次。土行孫曰：與他說沒用，總是走去便來，何必又多一番唇舌？當時夫婦計較停當，將至二更，土行孫把身子一扭，逕進汜水關，來至帥府裏。土行孫見余元默運元神，土行孫在地下往上看他。道人目似垂簾，不敢上去，只得等候。却說余元

默運元神，忽然心血來潮；余元暗暗捻指一算，已知土行孫來盜他的坐騎。余元把陽神出竅，少刻鼻息之聲如雷；土行孫在地下聽見鼻息之聲，大喜曰：今夜定然成功。將身子攢了上來，拖着鐵棍，又見廊下拴着五雲駝，土行孫解了韁繩，牽到丹墀下，挨着馬臺扒上去，試驗試驗，然後又扒將下來，將這邪鐵棍執在手裏來打余元，照余元耳門上一下，只打得七竅中三昧真火冒出來，只是不動，復打一棍，打得余元只不作聲。土行孫曰：這潑道真是頑皮！吾且回去，明日再做道理。土行孫上了五雲駝，把他頂上拍了一下，那獸四足就起金雲，飛在空中。土行孫心中十分歡喜，正是：

歡喜未來災又至，

只因盜物惹非災。

且說土行孫騎着五雲駝，只在關裏串，不得出關去。土行孫曰：寶貝你快出關去！話猶未了，那五雲駝便落將下地來，土行孫方欲下駝，早被余元一把抓住頭髮，提着他，不令他挨地。大叫曰：拿住偷駝的賊子！驚動一府大小將官，拿起火把燈毬；韓榮陞了寶殿，只見余元高高的把土行孫提着。韓榮燈光下見一矮子，問曰：老師提着他做什麼？放下他來罷了。余元曰：你不知他會地行之術，但沿了地他就走了。韓榮曰：將他如何處治？余元曰：你把俺蒲團下，一個袋兒取來，裝着這孽障，用火燒死他，方絕禍患。韓榮

取了袋兒裝起來，余元叫搬柴來，少時間架起柴來，把如意乾坤袋燒着。土行孫在火裏大叫曰：「燒死我也！好火，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細細金蛇遍地明，黑烟滾滾即時生。
燧人出世居離位，炎帝騰光號火精。

山石逢時皆赤土，江湖偶遇盡枯平。
誰知天意歸周主，自有真仙渡此人。

話說余元燒土行孫命在須臾，也是天數不該如此，只說懼留孫正坐蒲團默養元神，見白鶴童子來至曰：「奉師尊玉旨，命師兄去救土行孫。」懼留孫聞命，與白鶴童子分別，借着縱地金光法來至汜水關裏，見余元正燒乾坤袋，懼留孫便一陣旋窩風，往下一坐，伸下手來，連如意乾坤袋提將去了。余元看見一陣風來，又見火勢有景，余元捻指一算：「好懼留孫，你救你的門人，把我如意乾坤袋也拿了去，我明日自有處治。」且說懼留孫將土行孫救出火焰之中，土行孫在袋內覺得不熱，不知何故。懼留孫來至周營，那夜是南宮适巡外營，時至三更盡，南宮适問曰：「是什麼人懼留孫？」曰：「是我。」快通報子牙，我來也！南宮适向前看，知是懼留孫，忙傳雲板。子牙三鼓時分起來，外邊傳入帳中，有懼留孫在轅門，子牙忙出迎接，見懼留孫提着一個袋子，至軍前打稽首坐下。子牙曰：「道兄夤夜至此，有何見諭？」懼留孫曰：「土行孫有火難，特來救之。」子牙大驚，土行孫昨

日催糧方回，其災如何得至？懼留孫把個如意袋兒打開放出，土行孫來問其詳細。土行孫把盜五雲駝的事說了一遍。子牙大怒曰：「你要做此事，也該報我知道，如何背違主帥，暗行辱國之事？今若不正軍法，諸將效尤，將來營規必亂。」傳刀斧手，將土行孫斬首號令。懼留孫曰：「土行孫不遵號令，暗行進關，有辱國體，理宜斬首；只是用人之際，暫且帶罪立功。」子牙曰：「若不是道兄求免，定當斬首。」令左右且與我放了。土行孫謝了師父，又謝過子牙。一夜，周營中未曾安靜。次日只見一烝仙，余元出關來至周營，坐名只要懼留孫。懼留孫曰：「他來只爲乾坤如意袋，我不去會他，你只須如此，自可擒此潑道也。」懼留孫與子牙計較停當，子牙點炮出營。余元一見子牙，大呼曰：「只叫懼留孫來會我！」子牙曰：「道友你好不知天命。據道友要燒死那土行孫，自無逃躲，豈知有他師父來救他。正所謂有福之人，縱千方百計而不能加害；無福之人，遇溝壑而喪其軀。此豈人力所能哉？」余元大怒曰：「巧言匹夫，尚敢支吾。」催開五雲駝，使寶劍來取。子牙坐下四不相，手中劍赴面相迎；二獸相交，雙劍並舉，兩家大戰一場。怎見得引詞爲證：

懍懍征雲萬丈高，軍兵擂鼓把旗搖；一個是封神都領袖，一個是監齋名姓標。這個是正道奉天滅紂主，那個是無福成仙自逞豪；這個是六韜之內稱始祖，那個是性

惡兇心怎肯饒？自來有福催無福，天意環循怎脫逃。

話說子牙大戰余元，未及十數合，被懼留孫祭起綱仙繩在空中，命黃巾力士，半空中將余元拿去，止有五雲駝跳進關中。子牙與懼留孫將余元拿至中軍，余元曰：姜尚你雖然擒我，看你將何法治我？子牙令李靖斬訖報來。李靖領令推出轅門，將寶劍斬之，一聲響，把寶劍砍缺有二指。李靖回報子牙，備言殺不得之事說了一遍。子牙親自至轅門，命韋護祭降魔杵來打，只打得騰騰烟出，烈烈火飛。余元作歌曰：

君不見天皇得道將身煉，修仙養道碧遊宮，坎虎離龍方出現，五行隨我任心遊。四海三江都走遍，頂金頂玉秘修成，曾在爐中仙火煨，你今斬我要分明。自古一劍還一劍，漫道余言說不靈。

余元作歌罷，子牙心中十分不樂，與懼留孫共議：如今放不得余元，且將他囚於後營，等取了關，再做區處。懼留孫曰：子牙你可命匠人造一鐵櫃，將余元沉於北海，以除後患。子牙命鐵匠急造鐵櫃，造成將余元放在櫃內，懼留孫命黃巾力士擡下去，往北海中一丟，沉於海底。黃巾力士回覆懼留孫法旨不表。且說余元入於北海之中，鐵櫃亦是五金之物，況又丟在水中，此乃金水相生，反助了他一臂之力。余元借水遁去了，逕

往碧遊宮紫芝崖下來。余元被細仙繩網住，不得見截教門人，傳與掌教師尊，忽聽得一個道童，唱道情而來。詞曰：

水遠山遙，隔斷紅塵道；粗袍敝袍，袖裏乾坤倒。日月肩挑，乾坤懷抱；常自把烟霞嘯傲，天地逍遙。龍降虎伏道自高，紫霧護新巢；白雲做交，長生不老，只在壺中一攪。

話說余元大呼曰：那一位師兄來救我之殘喘？水火童兒見紫芝崖下一道者，青面紅髮，巨口獠牙，網在那裏；童兒問曰：你是何人，今受此厄？余元曰：我乃是金靈聖母門下蓬萊島一炁仙余元是也。今被姜子牙將我沉於北海，幸天不絕我，得借水遁，方能得到此間，望師兄與我通報一聲。水火童兒逕來見金靈聖母，備言余元一事；金靈聖母聞言大怒，急至崖前，不見還可，越見越怒。金靈聖母逕進宮內，見通天教主行禮畢，言曰：弟子一事啓老師，人言崑崙門下欺滅吾教，俱是耳聽，今將一炁仙余元，他得何罪，竟用鐵櫃沉於北海，幸不絕生，借水遁逃至於紫芝崖。望老師大發慈悲，救弟子等體面。通天教主曰：如今在那裏？金靈聖母曰：在紫芝崖。通天教主分付：擡將來。少時，將余元擡至宮前，碧遊宮多少截教門人，看見余元，無不動氣；只見金鐘聲響，玉磬齊鳴，掌教師尊來至。到了宮前，一見諸大弟子，齊言：闡教門人欺吾教太甚！教主看見余元，這

等光景，教主也覺得難堪；先將一道符印，貼余元身上，教主用手一彈，只見緬仙繩吊下來。古語云：聖人怒發不上臉。隨命余元跟吾進宮，教主取一物與余元曰：你去把懼留孫拿來見吾，不許傷他。余元曰：弟子知道。正是：

聖人賜與穿心鎖，

只恐皇天不肯從。

話說余元得了此寶，離了碧遊宮，借土遁而來，行得好快，不須臾已至汜水關，有報事馬報入關中，有余道長到了。韓榮降階迎接到殿，欠身言曰：聞老師失利，被姜尙所擒，使末將身心不安；今得覩尊顏，韓榮不勝幸甚。余元曰：姜尙用鐵櫃把我沉於北海，幸吾借小術，到吾師尊那所在，借得一件東西，可以成功。可將吾五雲駝收拾，打點出關，以報此恨。余元隨上騎至周營轅門，坐名只要懼留孫。報馬報入軍，啓元帥，余元搦戰，只要懼留孫。幸而懼留孫不曾回山去，子牙大驚，忙請懼留孫商議。懼留孫曰：余元沉海，畢竟借水遁潛逃，至碧遊宮，想通天教主必定借有奇寶，方敢下山。子牙你還與他說話，待吾再擒他進來，且救一時燃眉之急；若是他先祭其寶，則吾不能支耳。子牙曰：道兄之言有理。子牙傳令點炮，帥旗展動，子牙至軍前，余元大呼曰：姜子牙我與你今日定見雌雄！催開五雲駝，惡狠狠的飛來直取，姜子牙手中劍赴面交還，只一合，懼留

孫祭起細仙繩，命黃巾力士將余元拿下。只聽得一聲響，又將余元平空拿去了。正是：秋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余元不提防，暗中下手；子牙見拿了余元，其心方安，進營將余元放在帳前。子牙與懼留孫共議：若殺余元，不過五行之術；想他俱是會中人，如何殺得他？倘若再走了，如之奈何？正所謂生死有定，大數難逃。余元正應封神榜上有名之人，如何逃得？子牙在中軍，正無法可施，無籌可展；忽然報陸壓道人來至。子牙同懼留孫出營相接，至中軍；余元一見陸壓，只嚇得仙魂縹緲，面似淡金。余元悔之不及。余元曰：陸道兄你既來，還求你慈悲我，可憐我千年道行，苦盡功夫，從今知過必改，再不敢干犯西兵。陸壓曰：你逆天行事，天理難容；況你是封神榜上之人，我不過代天行罰。正是：

不依正理歸邪理，仗你胸中道術高；誰知天意扶真主，吾今到此命難逃。

陸壓曰：取香案。陸壓焚香爐中，望崑崙山下拜，花籃上取出一個葫蘆，放在案上，揭開葫蘆蓋，裏面一道白光，如線起在空中，見出七寸五分，橫在白光頂上，有眼有翅。陸壓口裏道：寶貝請轉來。那東西在白光之上，連轉三四轉，可憐余元斗大一顆首級，落將下來。有詩單道：斬將封神飛刀，其詩詞曰：

先鍊真元後運功，此中玄妙配雌雄；惟存一點先天訣，斬怪誅妖自不同。

話說陸壓用飛刀斬了余元，他一靈魂進封神臺去了。子牙欲要號令，陸壓曰：不可。余元原有仙體，若是暴露，則非禮矣。用土掩埋。陸壓與懼留孫辭別歸山。且說韓榮打聽余元已死，在銀安殿與衆議曰：如今余道長已亡，再無可敵周將者。況兵臨城下，左右關隘俱失，與周家子牙麾下俱是道德術能之士，終不得取勝。欲要歸周，不忍負商朝之爵位；如不歸周，料此關難守，終被周人所擄。爲今之計，奈何奈何！旁有偏將徐忠曰：主將既不忍有負成湯，決無獻關之理；吾等不如印綬掛在殿庭，文冊留於府庫，望朝歌拜謝皇恩棄官而去，不失盡人臣之道。韓榮聽說，俱從此言。隨傳令衆軍士將府內貴重之物，打點上車，欲隱跡山林，埋名邱壑。此時衆將官各自去打點起行。韓榮又命家將搬運金珠寶玩，扛擡細軟衣帛，紛紛喧嘩；忽然驚動韓榮二子，在後園中設造奇兵，欲拒子牙弟兄二人。聽得家中紛紛然闐亂，走出庭來；只見家將扛擡箱籠，問其原故。家將把棄官的話說了一遍。二人聽罷，你們且住了，我自自有道理。二人齊來見父親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 鄭倫捉將取汜水

萬刃車兇肆莫常，風狂火肆聚強梁；旗旛着焰皆逢劫，將士遭殃盡帶傷。
白晝已難遮半壁，黃昏安可護三卿？誰知督運能催命，二子逢之刻下亡。
話說韓榮坐在後廳，分付將士亂紛紛的搬運物件，早驚動長子韓昇，次子韓燮。二人見父親如此舉動，忙問左右曰：這是何說？左右將韓榮前事說了一遍。二人忙至後堂，來見韓榮曰：父親何故欲搬運家私？棄此關隘，意欲何爲？韓榮曰：你二人年幼，不知世務，快收拾離此關隘，以避兵燹，不得有誤。韓昇聽得此言，不覺失聲笑曰：父親之言差矣！此言切不可聞於外人，空把父親一世英名污了。父親受國家高爵厚祿，衣紫腰金，封妻蔭子，無一事不是皇恩。今主上以此關託重於父親，父親不思報國酬恩，捐軀盡節，反效兒女子之計，貪生畏死，遺譏後世。此豈大丈夫舉止有負朝廷倚任大臣之意。古云：在社稷者死社稷，在封疆者死封疆。父親豈可輕議棄去孩兒二人，曾蒙家訓，幼習弓馬，遇異人頗習異術，未曾演熟，連日正是習演，今日方完。意欲進兵，不意父親有棄關之舉，孩兒頗效一死，盡忠於國也。韓榮聽罷，點頭歎曰：忠義二字，我豈不知？但主上昏暗，荒淫不道，天命有歸，苦守此關，又恐生民塗炭，不若棄職歸山，以救此一方民耳。況姜子牙門下又多異士，余化余元，俱懼不測，又何況其下者乎？此雖是你弟兄二

人忠肝義膽，我豈不喜？只恐畫虎不成，終無補於實用，徒死無益耳！韓昇曰：說那裏的話來？食人之祿，當分人之憂；若都是自爲之計，則朝廷養士何用？不肖孩兒，願捐軀報國，萬死不辭！父親請坐，俟我弟兄二人取一物來，與父親過目。韓榮聽罷，心中也自暗喜。吾門且出此忠義之輩。韓昇到書房中取出一物，乃是紙做的風車兒，當中有一轉盤；一隻手執定，中間一杆，周圍推轉，如推轉盤上，則四首旛，旛上有符有印，又有地水火風四字，名爲萬刃車。韓榮看罷，問曰：此是孩兒家頑耍之物，有何用處？韓昇曰：父親不知其中妙用。父親如不信，且下教場中，把這紙車兒試驗試驗，與老爺看。韓榮見二子之言，甚是鑿鑿有理，隨命下教場來。韓昇兄弟二人上馬，各披髮仗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只見雲霧陡生，陰風颯颯，火焰冲天，半空中有百萬刀飛來，把韓榮嚇得魂不附體。韓昇收了此車，韓榮曰：這是何人傳你的？韓昇曰：那年父親朝覲之時，俺弟兄閒居無事，在府前耍頑，來了一個頭陀，叫做法戒，在我府前化齋。俺弟兄就與了他一齋，他就叫我們拜他爲師；我們那時見他體貌非常，就拜他爲師。他說道：異日姜尙必有兵來，我祕授你此法寶，可破周兵，可保此關。今日正應我師之言，定然一陣成功。姜尙可擒也。韓榮大喜，隨令韓昇收了此寶，仍問曰：我兒還可用人馬，你此車約有多少？韓昇曰：

此車有三千輛，那怕姜尚雄師六十萬耶，管教一陣殺他片甲不存。韓榮忙點三千精銳之兵，與韓昇兄弟三人，在教場操演三萬刃車。正是：

余元相阻方纔了，

又是三軍屠戮災。

話說韓昇用三千人馬，俱穿阜服，披髮赤腳；左手執車，右手仗刀，任意誅軍殺卒。操練有二七日期，軍士精熟。那日，韓榮父子統精兵出關搦戰。話說子牙因破了余元，打點設計取關，只聽得關內炮响。少時探馬報入中軍帳，啓曰：汜水關總兵韓榮領兵出關，請元帥答話。子牙忙傳令與衆門人將士，統大隊出營。子牙會過韓榮一次，那裏知道有這場虧累，去提防他。子牙問曰：韓將軍，你時勢不知，天命不順，何以爲將？速速倒戈，免至後悔。韓榮笑曰：姜子牙倚着你兵強將勇，不知你等死在咫尺之間，尙敢耀武揚威，數白道黑。子牙大怒道：誰與我把韓榮拿下？旁有魏賁縱馬搖鎗，冲殺過來；韓榮腦後有兩員小將，乃韓昇、韓燮二人，搶出陣來，截住了魏賁。魏賁大呼曰：來者何人？韓昇曰：吾二人乃韓總兵長子韓昇，次子韓燮是也。你等恃強欺君罔上，罪惡滔天，今日乃爾等絕命之地矣！魏賁大怒，縱馬搖鎗，飛來直取韓昇。韓燮兩騎赴面交還。未及數合，韓昇撥轉馬往後就走。魏賁不知是計，往下趕來。韓昇見魏賁趕來，把頭上冠除了，把

鎗一擺，三千萬刃車，殺將出來；勢如風火，如何抵當？只見萬刃車捲來，風火齊至。怎見得好萬刃車，讚曰：

雲迷世界，霧罩乾坤；颯颯陰風，沙石滾騰。騰騰烟焰，蟒龍奔。風乘火勢，黑氣平吞。風乘火勢，戈矛萬道，却人魂；黑氣平吞，目下難觀。前後士，魏賁中刃，幾乎墜下馬鞍。轎武吉着刀，險些斬了三寸氣。滑刺刺風聲捲起，無情石，黑黯黯刀痕殺壞將和兵；人撞人，哀聲慘戚，馬撞馬，鬼哭神驚。諸將士慌忙亂走，衆門人借遁而行，忙壞了先行元帥，攪亂了武王行營。那裏是青天白日，恍如似黑暗黃昏；子牙今日遭兵厄，地覆天翻，怎太平？

話說子牙被萬刃車一陣，只殺得尸山血海，沖過大陣來，勢不可當。韓榮低頭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忙傳令鳴金收軍。韓昇、韓燮聽得金聲，收回萬刃車。子牙方得收住人馬，計傷士卒七八千有餘。子牙升帳，衆將官俱在帳內，彼此俱言：此一陣利害，風火齊至，勢不可當。子牙曰：不知此陣是何名目？衆將曰：一派利刃，漫空塞地而來，風火助威，勢不可當；若非軍士，可以力敵也。子牙心下十分不樂，納悶軍中，不表。且說韓榮父子進關，韓昇曰：今日正宜破周，拿姜尚，父親却爲何鳴金收軍？韓榮曰：今日是青天白日，雖有風

火雲霧；姜尚門人俱是道術之士，自有准備保護其身，如何得一般盡絕？我有一絕妙計，使他不得整備；黑夜裏仗此道術，使他片甲不存，豈不更妙？二子欠身曰：父親之計，神鬼莫測，正是：

安心要劫周營寨，

只恐高人中道來。

話說韓榮打點夜劫周營，收拾停當，只等黑夜出關不表。且說子牙在營納悶，想利刃風火果是何物，來得甚惡，勢如山倒，莫可遮攔，此畢竟是截教中之惡物。當日已晚，子牙因今日不曾打點，致令衆將着傷，心下憂煩，不曾提防今夜劫寨，也是合該如此。衆將因早間失利，俱去安歇。且說韓榮父子將至初更，暗暗出關，將那三千萬刃車雄兵，殺至轅門，周營雖有鹿角，其如這萬刃車有風火助威，勢如驟雨，砲聲响亮，冲至轅門，誰敢抵擋？真是勢如破竹，怎見得，正是：

四下裏人砲亂響，萬刃車刃劍如梭；三軍踴躍縱征，駝馬踏人聲經過。風起處遮天迷地，火來時烟飛焰裏；軍呐喊天翻地覆，將用法虎下崖坡。着刀軍連聲叫苦，傷鎗將鎧甲難馱；燒着的焦頭爛額，絕了命身臥沙窩。姜子牙有法難使，金木二吒也自難摹；李靖難使金塔，雷震子止保皇哥。南宮适抱頭而走，武成王不顧兵戈；四賢八

俊俱無門，馬死人亡遍地拖。正是遍地草梢含碧血，滿地低陷疊行尸。

且說韓昇韓燮兄弟二人，夜劫子牙行營，喊聲連天，沖進轅門。子牙在中軍，忽聽得劫營，急自上騎，左右門人俱來中軍護衛。只見黑雲密布，風火交加，刀刃齊下，如山崩地裂之勢，燭燈難支。三千火車兵沖進轅門，如潮奔浪滾，如何抵當？況且黑夜，彼此不能相顧，只殺得血流成渠，屍骸遍野，那分別人自己。武王上了逍遙馬，毛公遂、周公旦保駕前行。韓榮在陣後擂鼓，催動三軍，只殺得周兵七零八落，君不能顧臣，父不能顧子。只見韓昇韓燮趁勢趕子牙，幸得子牙執着杏黃旗，遮護了前面一段軍士將領，一擁奔走。韓昇韓燮二人催着萬刃車，往前緊趕，把子牙趕得上天無路，直殺到天明。韓昇韓燮大叫曰：「今日不捉姜尚，誓不回兵！」往前越趕，分付三千兵卒曰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」子牙見韓昇趕至無休，看看至金雞嶺下，只見前面兩杆大紅旗展，子牙見是催糧官鄭倫來至，其心稍安。且說鄭倫坐騎出山來，正迎子牙，忙問曰：「元帥爲何失利？」子牙曰：「後有追兵，用的是萬刃車，又是風火助威，勢不可當。此是左道異術，你子細且避其銳。」鄭倫把坐下金睛獸一磕，往前迎來；只見韓昇兄弟在前緊趕，三千兵隨後。少離半射之地，鄭倫與韓昇韓燮頂頭撞着，鄭倫大喝曰：「好匹夫！怎敢追我元帥？」韓昇曰：「你來

也替不得他。把鎗搖動來刺。鄭倫手中杵赴而交還。鄭倫知他萬刃車利害，只見後面一片風火兵刃擁來。鄭倫知其所以，只一合忙運動鼻子內兩道白光，一聲響對着韓昇兄弟二人，哼了一聲。韓昇韓變兄弟二人，坐不住鞍轡，翻下馬來，被烏鴉兵生擒活捉，上了繩索。兄弟二個方睜開眼時，早已被擒呀的一聲，歎曰：天亡我也！後面三千兵架車前進，見主將被擒，其法已解，風火兵刃化爲烏有了。衆兵撤回身就跑奔回來，正遇韓榮任意趕殺周兵，看見三千兵奔回，風火兵刃全無。不見二子回來，忙問曰：二位小將軍安在？衆兵曰：二位將軍趕姜子牙至一山邊，只見有一將出來，與二位將軍交戰，未及一合，不知怎麼跌下馬來，被他捉去。我等在後，不一時風火兵刃全無，止有此車而已，只得敗回。幸遇老將軍望乞定奪。韓榮聽得二子被擒，心中焦惶，不敢戀戰，只得收兵進關不表。且說鄭倫擒了二將來見子牙，子牙大喜，押在糧車上，同子牙回軍於路遇着武王、毛公遂等，衆門人諸將齊集。大抵是夤夜交兵，便是有道術的，也只顧得自己，故此大折一陣。子牙問安，武王曰：孤幾乎嚇殺！幸來毛公遂保孤，方得免難。子牙曰：皆是尙之罪也！彼此安慰，治酒壓驚，一宿不表。次日，整頓雄師，復至汜水關下扎營，放砲吶喊，聲振天地。韓榮聽得砲聲，才着人打探來報曰：啟總兵，周兵復至關下安

營韓榮大驚。周兵復至，吾子休矣！親自上城，差官打聽。且說子牙升帳坐下，衆將參謁畢，子牙傳令排五方隊伍，吾親自取關。衆將官切齒深恨韓昇韓燮。子牙至關下，叫曰：請總兵答話。韓榮在城樓上現身大叫曰：姜子牙，你是敗軍之將，焉敢又來至此？子牙笑曰：吾雖誤中你的奸計，此關我畢竟要取你的。你知那得勝將軍，今已被我擒下，命兩邊左右，押過韓昇韓燮來。左右將二將押過來，在馬頭前。韓榮見二子蓬頭跣足，繩縛二臂，押在軍前，不覺心痛，忙大叫曰：姜元帥，二子無知，冒犯了虎威，罪在不赦。望元帥大發慈悲，憐而赦之。吾願獻汜水關，以報大德。韓昇大呼曰：父親不可獻關，你乃紂王之股肱，食君之重祿，豈可惜子之命而失臣節也？只宜謹守關隘，俟天子救兵到日，協力同心，共擒姜尙匹夫。那時碎尸萬段，爲子報仇，未爲晚也。我二人萬死無恨。子牙聽得大怒，令左右斬之。只見南宮适奉令，手起刀落，連斬二將於關下。韓榮見子受刑，心如刀割，大叫一聲，往城下自墜而死。可憐父子三人，捐驅盡節，千古罕及。後人有詩贊之曰：

汜水滔滔日夜流，韓榮志與國同休；
父存臣節孤猿泣，子盡忠貞老鶴愁。
一死依稀酬社稷，三魂縹緲傲王侯；
如今屈指應無愧，笑殺當年兒女儔。

話說韓榮墜城而死，城中百姓開關，迎接子牙人馬進汜水關。父老焚香，迎接武王進帥府。衆將官歡喜，查點府庫錢糧停妥，出榜安民。武王命厚葬韓榮父子，子牙傳令治酒，款待有功人員。在關上住了三四日。且說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，在碧遊牀靜坐，忽金霞童兒來報：有白鶴童兒至此。太乙真人出洞，見白鶴童兒手執玉筭降臨，言曰：請師叔下山，同會誅仙陣。太乙真人望崑崙下拜畢，白鶴童兒回玉虛不表。且說太乙真人分付叫哪吒來，慌忙來至，見師父行禮畢。真人曰：你如今養的傷痕全愈，你可先下山，我隨後就來，共破誅仙陣也。哪吒領師命，方欲下山，真人曰：你且站住。當日玉虛宮掌教天尊，也曾贈子牙三杯酒，你今下山，我也贈你三杯如何？哪吒感謝。真人命金霞童兒斟酒過來，贈哪吒頭一杯酒；哪吒謝過，一飲而盡。真人袖內取出一枚棗兒，遞與哪吒過酒；哪吒連飲三杯，吃了三枚火棗。真人哪吒出洞府，看哪吒上了風火輪，真人方進洞去。哪吒提火尖槍，方欲借土遁前行，只見左邊一聲响，長出一隻臂膊來，哪吒大驚曰：怎的了？還不曾說得完，右邊也長出一隻臂膊來，哪吒嚇得目瞪口呆；只聽左右齊聲响，長出六隻手來，共是八條臂膊，又長出三個頭來。哪吒着慌，無可奈何，自思：且回去問我師父來，只得登回風火輪。方至洞門，見太乙真人也至門首，拍掌大笑。

曰：奇哉！奇哉！有詩爲證：

瓊漿三盞透三關，火棗頻添壯士顏；八臂已成神妙術，三頭莫作等閒看！

須臾變化超凡聖，頃刻風雷任往還；不是西岐多異士，只因天意惡奸讒。

話說哪吒回來見太乙真人曰：弟子長出這些手，丫丫叉叉，怎好用兵？真人曰：子牙行營有許多奇異之士，有雙翼者，有變化者，有地行者，有奇珍者，有異寶者，今着你現三頭八臂，不負我金光洞裏所傳。此去通五關，也是周朝人物稀奇，個個俊傑。這法隱隱現現，但憑你自己心意。哪吒感謝師尊恩德。太乙真人傳哪吒隱現之法，哪吒大喜。一手執乾坤圈，一手執混天綾，一手執金磚，兩只手擎兩根火尖槍，還空二手，真人又將九龍神火罩，又取陰陽劍，共成八件兵器。哪吒拜辭了師父下山，逕往汜水關來。正是：

余元刀傷歸洞府，今朝變化更神通。

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計點將軍，收拾取界牌關，忽然想起師尊偈來，界牌關下遇誅仙。此事不知有何吉凶？且不可忘動。又思若不進兵，恐誤了日期。正在殿上憂慮，忽報：黃龍真人來至。子牙迎接至中堂打稽首，分賓主坐下。黃龍真人曰：前邊就是誅仙陣，非可草率前進。子牙可分付門人，搭起蘆蓬席殿，迎接各處真人異士，伺候掌教師尊。

方可前進。子牙聽畢，忙迎南宮适、武吉，起蓋蘆蓬去了。且說哪吒現了三首八臂，登風火輪，面如藍靛，髮似硃砂，丫丫叉叉，七八隻手，走進營來。軍校不知是哪吒，現此化身，着忙飛報子牙。稟元帥，外面有一個三首八臂的將官，要進關來，請令定奪。子牙令李靖去探來。李靖出府，果見三首八臂的人，甚是凶惡。李靖問曰：來者何人？哪吒見是李靖，忙叫父親，孩兒是三太子哪吒。李靖大驚，問曰：你如何得此大術？哪吒把火棗之事，說了一遍。李靖進殿，回子牙，備言前事。子牙大喜，傳令來，哪吒進殿，拜見元帥。衆將觀之，無有不悅，俱來稱賀不表。只見次日，南宮适回報曰：稟元帥，蘆蓬俱已完備。黃龍真人曰：如今只是洞府門人去得，以下將官一概都去不得。子牙傳下令來：諸位官將保武王緊守關隘，不得擅離。我同黃龍真人與諸門弟子前去蘆蓬，伺候掌教師尊與列位仙長，會誅仙陣；如有妄動者，定按軍法。衆將領命去訖。子牙進後殿，來見武王曰：臣先去取關，大王且同衆將住於此處。俟取了界牌關，差官來接聖駕。武王曰：相父前途保重。子牙感謝畢，復至前殿，與黃龍真人同衆門弟子，離了汜水關，行有四十里，來至蘆蓬。只見懸花結彩，疊錦鋪氈，黃龍真人同子牙上了蘆蓬坐下。少時間，只見廣成子來至，赤精子隨至。次日，懼留孫、文殊廣法天尊、普賢真人、慈航道人、玉鼎真人來至。

隨後有雲中子、太乙真人、清虛道德真君、道行天尊、靈寶大法師、俱陸續來至。子牙一上一下迎接，俱至蘆蓬坐下。少時，又是陸壓道人來至，稽首坐下。陸壓曰：「如今誅仙陣一會，只有萬仙陣再會一次；吾等劫運已滿，自此歸山，再圖精進，以正道果。衆道人曰：師兄之言，正是如此。衆皆默坐，專候掌教師尊。不時，只聽空中有環佩之聲，衆仙知是燃燈道人來了。衆道人起身降階迎上蓬來，行禮坐下。燃燈道人曰：「誅仙陣只在前面，諸友可曾見麼？」衆道人曰：「前面不見甚麼光景？」燃燈曰：「那一派紅氣罩住的，便是。衆道友俱起身定睛觀看，不表。且說多寶道人已知闡教門人來了，用手發一聲掌心雷，把紅氣展開，現出陣來；蓬蘆上衆仙正看，只見紅氣閃開，陣圖已現。好利害，殺氣騰騰，陰雲慘慘，怪霧般旋，冷風習習，或隱或現，或昇或降，上下反覆不定。內中有黃龍真人曰：「吾等今犯殺戒，該惹紅塵；既遇此陣，也當得一會。」燃燈曰：「自古聖人云：

只觀善地千千次，

莫看人間殺伐臨。

內中有十二位弟子，倒有八九位要去；燃燈道人阻不住，齊起身下了蘆蓬。諸門人也隨着來看此陣。行至陣前，果然是驚心駭目，怪氣凌人；衆仙俱不肯就回，只管貪看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自古忠臣義士，同此血肉之軀，少不得與之俱盡；只這一段俠烈肝腸，忠貞氣節，常亙古今而不朽。若韓昇韓燮折父親于庭幃之中，對軍前勸父親以守關之語，視死就如歸，何等慷慨！何等直捷！真不愧與龍逢比干同游，何物韓榮有此佳兒，不怕阿翁不墜城而死。阿郎反替乃父成就了個好人，他昆玉是難兄弟。又批：或曰韓昇韓燮終是少年仗倚法術，濟得甚事，終歸無濟，遠不若韓榮棄職全家屬，老臣庶幾兩全。余曰：不然，是非爾所知也。據他對父親之私語，軍前之明決，片語隻字，無不令人凜凜，無不令人感激，此是何等力量！何等担当！何等果決！何等明白！無牽纏，無掛碍，真是聖人之徒。天地正氣，又何得而議論之？只他以此術復仇者，不過如人子之事親。當有病之時，雖至甚不可爲，必百般周旋，以求萬一，豈得坐視其死哉？是非爾所知也。或人歛衽謝曰：命之矣！

第七十七回 老子一氣化三清

一氣三清勢更奇，壺中妙法貫須彌。移來一本還生我，運去分身莫浪疑。
誅戮散仙根行淺，完全正果道無私。須知順逆皆天定，截教門人枉自癡。
話說衆門人來看誅仙陣，只見正東上挂一口誅仙劍，正南上挂一口戮仙劍，正西上

挂一口陷仙劍，正北上挂一口絕仙劍；前後有門有戶，殺氣森森，陰風颯颯。衆人貪看，只聽得裏面作歌曰：

兵戈劍戈，怎脫誅仙禍？情魔意魔，反起無明火。今日難過，死生在我。玉虛宮招災惹禍，穿心寶鎖，回頭纔知往事訛。咫尺起風波，這番怎逃躲；自倚才能，早晚遭折挫。

話說多寶道人在陣內作歌，燃燈曰：衆道友，你們聽聽作的歌聲，豈是善良之輩？我等且各自回蘆蓬，等掌教師尊來，自有處治。話猶未了，方欲回身，只見陣內多寶道人仗劍一躍而出，大呼曰：廣成子不要走，吾來也！廣成子大怒曰：多寶道人，如今又是在你碧遊宮，倚你人多，再三欺我；況你掌教師尊，吩咐過你等，全不遵依，又擺此誅仙陣。我等既犯了殺戒，畢竟你等俱入劫數之內，故擺此孽陣耳。正所謂閻羅註定三更死，怎肯留人到五更？廣成子仗劍來取多寶道人，道人手中劍，赴面交還。怎見得：

仙風陣陣滾塵沙，四劍忙迎影亂斜；一個是玉虛宮內真人輩，一個是截教門中根行差。一個是養成不老神仙體，一個是多寶西方拜釋迦；二教只因逢殺運，誅仙陣上亂如麻。

話說廣成子祭起番天印，多寶道人躲不及，一印正中後心，撲的打了一跌。多寶道人

逃回陣中去了。燃燈曰：且各自回去，再作商議。衆仙俱上蘆蓬坐下，只聽得半空中仙樂齊鳴，異香縹緲，從空而降；衆仙下蓬來迎掌教師尊，只見元始天尊坐九龍沉香輦，馥馥香烟，氤氳遍地。正是：

提爐對對烟生霧，

羽扇分開白鶴朝。

話說燃燈衆人焚香引道，接上蘆蓬，元始坐下；諸弟子拜畢，元始曰：今日誅仙陣上，護分別得彼此。元始上坐，弟子侍立兩邊。至正子時，元始頂上出現慶雲垂珠，瓔珞金花萬朶，絡繹不斷，遠近照耀。多寶道人正在陣中，打點看見慶雲昇起，知是元始降臨。自思：此陣必須我師尊來至，方可有爲不然，如何抵得過他？次日，果見碧遊宮通天教主來了，半空中仙音響亮，異香襲襲；隨侍有大小衆仙來的，是截教門中師尊。怎見他的好處，有詩爲證：

鴻鈞主化見天開，地丑人寅上法臺；鍊就金身無量劫，碧遊宮內育多才。

話說多寶道人見空中仙樂響亮，知是他師尊來至，忙出陣拜迎，進了陣上了八卦臺坐下。衆人侍立臺下有上四代弟子，乃多寶道人，金靈聖母，武當聖母，龜靈聖母，又有金光仙，烏雲仙，毗蘆仙，靈牙仙，虬首仙，金箍仙，長耳定光仙，相從在此。通天教主乃

是掌截教之鼻祖，修成五氣，朝元三花聚頂，也是萬劫不壞之身。至子時五氣沖空，燃燈已知截教師尊來至。次日天明，燃燈來啟曰：老師今日可會誅仙陣麼？元始曰：此地豈吾久居之所？吩咐弟子排班。赤精子對廣成子，太乙真人對靈寶大法師，清虛道德真君對懼留孫，文殊廣法天尊對普賢真人，雲中子對慈航道人，玉鼎真人對道行天尊，黃龍真人對陸壓，燃燈同子牙在後，金木二吒執提爐，韋護與雷震子並列，李靖在後，哪吒先行。只見誅仙陣內金鐘響處，一對旗開，只見奎牛上坐的是通天教主，左右立諸代門人。通天教主見元始天尊打稽首曰：道兄請了！元始曰：賢弟爲何設此惡陣？這是何說？當時你在碧遊宮，共議封神榜，當面彌封，立有三等根行，深者成其仙道，根行稍次，成其神道，根行淺薄，成其人道，乃墮輪迴之劫。此乃天地之深化也。紂王無道，氣數當終，周室仁明，應運當興，難道不知？反來阻住姜尚，有背上天垂象，且當日封神榜內，應有三百六十五度，分有八部列宿羣星，當有這三山五岳之人在數，賢弟爲何出乎反乎，自取失信之愆？況此惡陣立名，便自可惡！只誅仙二字，可是你我家所爲的事？且此劍立有誅戮陷絕之名，亦非是你我家所用之物。這是何說？你作此過端？通天教主曰：道兄不必問我，你只問廣成子便知我的本心。元始問廣成子曰：這是如

何說廣成子把三謁碧遊宮的事說了一遍。通天教主曰：廣成子，你曾罵我的教下，不論是非，不分好歹，縱羽毛禽獸，亦不擇而教，一體同觀。想吾師一教傳三友，吾與羽毛禽獸相並，道兄難道與我不是一本相傳？元始曰：賢弟，你也莫怪廣成子，其實你門下胡爲亂做，不知順逆，一味恃強，人言獸形。況賢弟也不擇是何根行，一意收留，致有彼此搬弄是非；令生靈塗炭，你心忍乎？通天教主曰：據道兄所說，只是你的門人有理，連罵我也是該的？不念一門手足罷了！我是已擺了此陣，道兄就破吾此陣，便見高下。元始曰：你要我破此陣，這也不難，待吾自來見你此陣。通天教主兜回奎牛，進了戮仙門，衆門人隨着進去，且看元始進來破此陣，正是：

截闡道德皆正果，

方知兩教不虛傳。

話說元始在九龍沉香輦上，扶住飛來椅，徐徐行至正東震地，乃誅仙門，門上挂一口寶劍，名曰誅仙劍。元始把輦一拍，命四揭諦神撮起輦來，四脚生有四枝金蓮花，花瓣上生光，光上又生花，一時有萬朵金蓮，照在空中。元始坐在當中，逕進誅仙陣門來。通天教主發一聲掌心雷，震動那一口寶劍一晃，好生利害；雖是元始，頂上還飄飄落下一朵蓮花來。元始進了誅仙門裏邊，又是一層，名爲誅仙闕。元始從正南上，往裏走至

正西；又在正北坎地上，看了一遍。元始作一歌以笑之云：

好笑通天有厚顏，空將四劍挂中間；枉勞用盡心機術，獨我縱橫任往還。

話說元始依舊還出東門而去，衆門人迎接上了蘆蓬，燃燈請問曰：老師，此陣中有何光景？元始曰：看不得。南極仙翁曰：老師既入陣中，今日如何不破了他的？讓姜師弟好東行。元始曰：古云：先師次長。雖然吾掌此教，況有師長在前，豈可獨自專擅？候大師兄到，自有道理。說話未了，只聽得半空中一派仙樂之聲，異香縹緲，板角青牛，上坐一聖人，有玄都大法師牽住此牛，飄飄落下來。元始天尊率領衆門人前來迎接。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不二門中法更玄，汞鉛相見結胎仙；未離母腹頭先白，纔到神霄氣已全。

室內鍊丹攬戊己，爐中有藥奪先天；生成八景宮中客，不記人間幾萬年。

話說元始見太上老君駕臨，同衆門人下蘆蓬迎接；二人攜手，上蓬坐下，衆門人下拜，侍立兩旁。老子曰：通天賢弟擺此誅仙陣，反阻周兵，使姜尙不得東行，此是何意？吾因此來問他，看他有甚麼言語對我。元始曰：今日貧道自專先進他陣中走了一遭，未曾與他較量。老子曰：你就破了他的罷了。他肯相從就罷，他若不肯相從，便將他拿上紫

霄宮去見老師，看他如何講？二位教主坐在蓬上，俱有慶雲彩氣，上通於天，把界牌關照耀通紅。至次日天明，通天教主傳下法旨，令衆門人排班出去。大師兄也來了，看他今日如何講？多寶道人同衆門人，擊動了金鐘玉磬，逕出誅仙陣來，請老子答話。哪吒報上蓬來，少時蘆蓬裏香烟靄靄，瑞彩翩翩；你看老子騎着青牛而來，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騎牛遠遠過前村，短笛仙音隔隴聞；關地開天爲教主，爐中煉出錦乾坤。

話說老子至陣前，通天教主打稽首曰：道兄請了！老子曰：賢弟，我與你三人，共立封神榜，乃是體上天應運劫數；如何你反阻周兵，使姜尙有違天命？通天教主曰：道兄，你休要執一偏向！廣成子三進碧遊宮，而辱吾教，惡語詈罵犯上，不守規矩。昨日二兄堅意，只向自己門徒，反滅吾等手足，是何道理？今兄長不責自己弟子，反來怪我，此是何意？如若要我釋怨，可將廣成子送至我碧遊宮，等我發落，我便干休；若是半字不肯，任憑兄長施爲，各存二教本領，以決雌雄。老子曰：似你這等說話，反是不偏向的？你偏聽門人背後之言，大動無明之火，擺此惡陣，殘害生靈，莫說廣成子未必有此言語，便有也罪不至此；你就動此念頭，悔却初心，有逆天道，不守清規，有犯嗔癡之戒。你趁早聽我

之言，速速將此陣解釋，回守碧遊宮，改過前愆，尚可容你還掌截教；若不聽吾言，拿你去紫霄宮見了師尊，將你貶入輪迴，永不能再至碧遊宮，那時悔之晚矣！通天教主聽罷，須彌山紅了半邊，修行眼雙睛烟起，大怒叫曰：李耳！我和你一體同人，總掌二教，你如何這等欺滅，我偏心護短，一意遮飾，將我搶白？難道我不如你？吾已擺下此陣，斷不與你甘休！你敢來破我此陣？老子笑曰：有何難哉？你不可後悔。正是：

元始大道今舒展，

方顯玄都不二門。

老子復又曰：既然要我破陣，我先讓你進此陣，運用停當，我再進來，毋令得你手忙脚亂。通天教主大怒曰：任你進吾陣來，吾自有擒你之處。道罷，通天教主隨兜率牛進陷仙門去，在陷仙闕下等候老子。老子將青牛一拍，往西方兌地來，至陷仙門下，將青牛催動，只見四足祥光，白露紫氣，紅雲騰騰而起。老子又將太極圖抖開，化一座金橋，昂然入陷仙門來。老子作歌曰：

玄黃世兮拜明師，

混沌時兮任我爲；

五行兮在吾掌握，

清靜兮修成金塔，

閒遊兮曾出關西；

兩手包羅天地外，

腹安五嶽共須彌。

話說老子歌罷，徑入陣來。且說通天教主見老子昂然直入，却把手中雷放出一聲響

亮，震動了陷仙門上的寶劍；一寶劍一動，任你人仙首落。老子大笑曰：通天賢弟，少得無理，看吾扁拐劈面打來。通天教主見老子進陣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覺滿面通紅，遍身火發，將手中寶劍火速忙迎。正戰鬥間，老子笑曰：你不明至道，何以管立教宗？又一扁拐，照臉打來。通天教主大怒曰：你有何道術，敢肆誅我的門徒？此恨怎消？將劍擋拐，二聖人戰在誅仙陣內，不分上下，敵鬪數番。正是：

邪正逞胸中妙訣，

水清處方顯魚龍。

話說二位聖人戰在陷仙門裏，人人各自施威；方至半個時辰，只見陷仙門裏八卦臺下，有許多截教門人，一個個睜睛豎目。那陣內四面八方雷鳴風吼，電光閃爍，霧氣昏迷。怎見得，有讚爲證：

風氣呼號，乾坤蕩漾；雷聲激烈，震動山川。電掣紅綃，鑽雲飛火；霧迷日月，天地遮漫。風刮得沙塵掩面，雷驚得虎豹藏形；電閃得飛禽亂舞，霧迷得樹木無蹤。那風只攬得通天河波翻浪滾，那雷只震得界牌關地裂山崩；那電只閃得誅仙陣衆仙迷眼，那霧只迷得蘆蓬下失了門人。這風真是推山轉石松篁倒，這雷真是威風凜冽震人驚；這電真是流天照野金蛇走，這霧真是彌彌漫漫蔽九重。

話說老子在陷仙門大戰，自己頂上現出玲瓏寶塔，在空中那怕他雷鳴風吼？老子自思：他只知仗他道術，不知守己修身，我也顯一顯玄都紫府手段，與他的門人看看。把青牛一搯，跳出圈子來，把魚尾冠一推，只見頂上三道氣出，化爲三清，老子復與通天教主來戰。只聽得正東上一聲鐘響，來了一位道人，戴九雲冠，穿大紅白鶴絳綃衣，騎白驢而來，手仗一口寶劍，大呼曰：李道兄，吾來助你一臂之力！通天教主認不得，隨聲問曰：那道者何人？道者答曰：吾有詩爲證：

混元初判道爲先，常有常無得自然；紫氣東來三萬里，函關初度五千年。

道人作罷詩曰：吾乃上清道人是也。仗手中劍來取，通天教主不知上清道人出於何處，慌忙招架。只聽得正南上又有鐘聲，來了一位道者，戴如意冠，穿淡黃八卦衣，騎天馬而來，一手執靈芝如意，大呼曰：李道兄，吾來佐你共伏通天道人。把天馬一兜，仗如意打來。通天教主問曰：來者何人？道人曰：我也認不得，還稱你做截教之主，聽吾道來。詩曰：

函關初出至崑崙，一統華夷屬道門；我體本同天地老，須彌山倒性還存。

吾乃玉清道人是也。通天教主不知其故，自古至今，鴻鈞一道傳三友，上清玉清不知

從何教而來？手中雖是招架，心中甚是疑惑。正尋思未已，正北上又是一聲玉磬響，來了一位道人，戴九霄冠，穿八寶萬壽紫霞衣，一手執龍鬚扇，一手執三寶玉如意，騎地狽而來，大呼：李道兄！貧道來輔你共破陷仙陣也！通天教主又見來了這一位，蒼顏鶴髮，道人心上愈覺不安，忙問曰：來者何人？道人曰：聽我道來：

混沌從來不計年，鴻濛剖處我居先；參同天地玄黃理，任你傍門望眼穿。

吾乃太清道人是也。四位天尊裏住了通天教主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通天教主止有招架之功，且說截教門人見來的三位道人，身上霞光萬道，瑞彩千條，光耀燦爛，映目射眼。內有長耳定光仙，暗思：好一個闡教，來得畢竟正氣，深自羨慕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余常笑世人耳朶軟，專信婆子搬唆，無有丈夫氣。今見通天教主，爲神仙領袖，猶自聽徒弟戳舌，便動無明之火，連自己做的事，都反悔了；不但不可做神仙，連丈夫也做不過。世人所以怕老婆，故不敢不聽其指使。難道神仙怕徒弟不成？果徒弟乎？老婆乎？余不解此意，問有徒弟者。

又批：常聞人說道：人心最狠。余尙未深信斯言。今見通天教主有戮仙，陷仙，誅

仙，絕仙，四劍利害不可當；雖老子元始一天尊，猶自凜然，其餘散仙，則不敢攖其鋒矣。似如此毒惡之劍，豈是慈悲者所蓄之物？噫！鼻祖如此，其流派更甚，有以哉！

第七十八回 三教會破誅仙陣

誅仙惡陣四門排，黃霧狂風雷火偕；遇劫黃冠遭劫運，墮塵羽士盡塵埋。
劍光徒有吞神骨，符印空勞吐黑霾；縱有通天無上法，時逢聖主自多乖。
話說老子一氣化的三清，不過是元氣而已；雖然有形有色，裹住了通天教主，也不能傷他。此是老子氣化分身之妙，迷惑通天教主，通天教主竟不能識。老子見一氣將消在青牛上，作詩一首。詩曰：

先天而老後天生，借李成形得姓名；曾拜鴻鈞修道德，方能一氣化三清。
話說老子作罷詩，一聲鐘響就不見了三位道人；通天教主心下愈加疑惑，不覺出神，被老子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寶道人見師父受了虧，在八卦臺作歌而來：

碧遊宮內談玄妙，豈忍吾師扁拐傷？只今舒展胸中術，且與師伯做一場。
歌罷大呼：師伯我來了！好多寶道人仗劍飛來，直取老子；老子笑曰：米粒之珠，也放光華！把扁拐架劍，隨取風火蒲團祭起空中，命黃巾力士將此道人拿去，放在桃園，俟吾

發落。黃巾力士將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捲將去了。正是：

從今棄邪歸正道，

他與西方却有緣。

且說老子用風火蒲團把多寶道人拿往玄都去了。老子也不戀戰，出了陷仙陣，來至蘆蓬，衆門人與元始迎接坐下。元始問曰：今日入陣，道兄見裏面光景如何？老子笑曰：他雖擺此惡陣，急切也難破他的，被吾打了二三扁拐。多寶道人被吾用風火蒲團拿往玄都去了。元始曰：此陣有四門，得四位有力量的，方能破得。老子曰：我與你只願得兩處，還有兩處，非衆門人所敢破之陣。此劍你我不怕，別人怎麼經得起？正議論間，忽見廣成子來稟曰：二位老師，外面有西方教下準提道人來至。老子元始二人忙下蓬迎接，請上蓬來，敘禮畢坐下。老子笑曰：道兄此來，無非爲破誅仙陣來，收西方有緣；只是貧道正欲借重，不意道兄先來，正合天數，妙不可言。準提道人曰：不瞞道兄說，我那西方花開見人，人見我，因此貧僧來東南兩土，希遇有緣；又幾番見東南二處，有數百道紅氣冲空，知是有緣。貧僧借此而來，渡得有緣，以興西法，故不辭跋涉，會一會截教門下諸友也。老子曰：今日道兄此來，正應上天垂象之兆。準提道人問曰：這陣內有四口寶劍，俱是先天妙物，不知當初如何落在截教門下？老子曰：當時有一分寶岩，吾師

分寶鎮壓各方；後來此四口寶劍，就是我通天賢弟得去，已知他今日用此作難。雖然衆仙有厄，原是數當如此；如今道兄來的恰好，只是再得一位方可破此陣耳。準提道人曰：既然如此，總來爲渡有緣，待我去請西方教主來；正應三教會誅仙分辨玉石。老子大喜。準提道人辭了老子，往西方來請西方教主。接引道人，共遇有緣，正是：

佛光出在周王世，

興在明章釋教開。

且說準提回至西方，見了接引道人，打稽首坐下。接引道人曰：道友往東土去，爲何回來這速？準提道人曰：吾見紅光數百道，俱出闡截二教之門；今通天教主擺一誅仙陣，陣有四門，非四人不能破。如今有了三位，還少一位；貧道特來請道兄去走一遭，以完善果。西方教主曰：但我自未曾離清淨之鄉，恐不諳紅塵之事，有誤所委，反爲不美。準提曰：道兄，我與你俱是自在無爲，豈有不能破那有象之陣？道兄不必推辭，須當同往。接引道人如準提道人之言，同往東土而來。只見足踏祥雲，霎時而至蘆蓬，廣成子來稟老子與元始曰：西方二位尊師至矣！老子與元始率領衆門人下蓬來迎接，見一道人丈六金身，但見：

大仙赤脚棗梨香，足踏祥雲更異常；
十二蓮臺演法寶，八德池邊現白光。

壽同天地言非謬，福比洪波說豈狂；修成舍利名胎息，清閒極樂是西方。話說老子與元始迎接，接引準提上了蘆蓬，打稽首坐下。老子曰：今日敢煩就是三教會盟，共完劫運，非吾等故作此孽障耳。接引道人曰：貧道來此，會有緣之客，也是欲了冥數。元始曰：今日四友俱在，當早破此陣，何必在此紅塵中擾攘也？老子曰：你且分付衆弟子，明日破陣。元始命玉鼎真人，道行天尊，廣成子，赤精子，你四人伸手過來。元始各書了一道符，印在手心裏，明日你等見陣內雷響，有火光沖起，齊把他四口寶劍摘去，我自妙用。四人領命站過去了。又命燃燈，你站在空中，若通天教主往上走，你可把定海珠往下打他，自然着傷，一來也知我闡教道法無邊。元始分付畢，各自安息不言。只等次日黎明，衆門人排班，擊動金鐘玉磬，四位教主齊至誅仙陣前，傳令命左右報與通天教主，我等來破陣也！左右飛報進陣，只見通天教主領衆門人齊出戮仙門來，迎着四位教主，通天教主對接引準提道人曰：你二位乃是西方教下清淨之鄉，至此地意欲何爲？準提道人曰：俺弟兄二人，雖是西方教主，特往此處來，遇有緣道友，你聽我道來：

身出蓮花清淨臺，三乘妙典法門開；玲瓏舍利超凡俗，瓔珞明珠絕世埃。

八德池中生紫焰，七珍妙樹長金苔；只因東土多英俊，來遇前緣結聖胎。
話說接引道人說罷，通天教主曰：「你有你西方，我有我東土，如水火不同居，你爲何也來惹此煩惱？」你說你蓮花化身，清淨無爲，其如五行變化，立竿見影，你聽我道來：

混元正體合先天，萬劫千番只自然；渺渺無爲傳大法，如如不動號初玄。
爐中火鍊全非汞，物外長生盡屬乾；變化無窮還變化，西方佛事屬逃禪。

話說準提道人曰：「通天道友，不必誇能鬪舌；道如淵海，豈在口言？只今我四位至此，勸化你忙收了此陣，何如？」通天教主曰：「既是四位至此，畢竟也見個高下。」通天教主說罷，竟進陣去了。元始對西方教主曰：「道兄，如今我四人各進一方，以便一齊攻戰。」接引道人曰：「吾進離宮。」老子曰：「吾進兌宮。」準提曰：「吾進坎宮。」元始曰：「吾進震方。」四位教主各分方位而進。且說元始進震方，坐四不相，逕進誅仙門；八卦臺上通天教主手發雷聲，震動誅仙寶劍，那劍晃動。元始頭上慶雲迎住，有千朵金花，瓔珞垂珠，絡繹不絕；那劍如何下得來？元始進了誅仙門，立於誅仙關；只見西方教主進離宮，乃是戮仙門。通天教主也發雷聲，震那寶劍。接引道人頂上現出三顆舍利子，射住了戮仙劍，那劍如釘釘一般，如何下來得？西方教主進了戮仙門，至戮仙關立住。老子進西方陷仙門，通天教

主又發雷震那陷仙劍；只見老子頂上現出玲瓏寶塔萬道光華，射住陷仙劍。老子進了陷仙門，也在陷仙闕立住。準提道人進絕仙門，只見通天教主發一聲雷，震動絕仙劍；準提道人手執七寶妙樹，上邊放出一朶金花，射住了絕仙劍，也進了絕仙門。到了絕仙闕，四位教主齊進闕前。老子曰：「通天教主，吾等齊進了你誅仙陣，你意欲何爲？」老子隨手發雷，震動四野；誅仙陣內一股黃霧騰起，迷住了誅仙陣。怎見得：

騰騰黃霧，豔豔金光；騰騰黃霧，誅仙門內似雲噴；豔豔金光，八卦臺前如氣罩。劍戟戈矛，渾如鐵桶；東南西北，恰似銅牆。此正是截教神仙施法力，通天教主顯神通。晃眼迷天遮日月，搖風噴火撼江山；四位聖人齊會此，劫數相遭豈是逢？

且說四位教主齊進四闕之中，通天教主仗劍來取接引道人，接引道人手無寸鐵，只有一拂塵架來；拂塵上有五色蓮花，朶朶托劍。老子舉扁拐紛紛的打來，元始將三寶玉如意架劍亂打。只見準提道人把身子搖動，大呼曰：「道友快來！半空中又來了孔雀大明王。」準提現出法身，有二十四首，十八隻手，執定了瓔珞傘蓋，花貫魚腸，金弓銀戟，架持神杵寶鏃金瓶，把通天教主裹在當中。老子扁拐，夾後心就一扁拐，打的通天教主，三昧真火冒出。元始祭三寶玉如意，來打通天教主；通天教主方纔招架玉如意，不

防被準提一架持杵，打中通天教主，翻鞍滾下奎牛。教主就借土遁而走，不知燃燈在空中等候，纔待上來，被燃燈一定海珠，又打下來。陣內雷聲且急，外面四仙家各有符印在身，奔入陣中。廣成子摘去誅仙劍，赤精子摘去戮仙劍，玉鼎真人摘去陷仙劍，道行天尊摘去絕仙劍。四劍既摘去，其陣已破。通天教主獨自逃歸，衆門人各散去了。且說四位教主破了誅仙陣，元始作詩以笑之。詩曰：

堪笑通天教不明，千年掌教陷羣生；
仗依黨惡污仙教，翻聚邪宗枉橫行。
寶劍空懸成底事，元神虛耗竟無名；
不知順逆先遭辱，猶欲鴻鈞說反盈。

話說四位教主上了蘆蓬坐下，元始稱謝。西方教主曰：爲我等門人犯戒，動勞道兄扶持，得完此劫數，尙容稱謝。老子曰：通天教主逆天行事，自然有敗而無勝。你我順天行事，自然有戰必勝，毫無差錯，如燈取影耳。今此陣破了，你等劫數將完，各有好處。姜尙你去取關，吾等且回山去。衆門人俱別過姜子牙，隨四位教主各回山去了。子牙送別師尊，自回汜水關來會武王。衆將官來見元帥，至帥府參見武王。王曰：相父遠破惡陣，諒有衆仙，孤不敢差人來問候。子牙謝恩畢，對曰：荷蒙聖恩，仰仗天威，三教聖人親至，共破了誅仙陣，前至界牌關了，請大王明日前行。武王傳旨，治酒賀功不表。且說通天

教主被老子打了一扁拐，又被準提道人打了一架持寶杵，吃了一場大虧，又失了四口寶劍；自思有何面目，見諸大弟子，不若往紫芝崖，立壇拜一惡旛，名曰六魂旛。此旛有六尾，尾上書接引道人，準提道人，老子，元始，武王，姜尙六人姓名；早晚用符印，俟拜完之日，將此旛搖動，要壞六位的性命。正是：

左道兇心今不息，

枉勞空拜六魂旛。

不表通天教主拜旛，後在萬仙陣中用。且說界牌關徐蓋陞了銀安殿，與衆將商議曰：方今周兵取了汜水關，駐兵不發；前日來的，那多寶道人擺甚麼誅仙陣，也不知勝敗。如今且修本差官往朝歌去，取救兵來，共守此關。只見差官領了本章，往朝歌來，一路無詞；渡了黃河，進了朝歌城，至午門下馬，到文書房。那日是箕子看本，見徐蓋的本大驚；姜尙兵進汜水關，取左右青龍關，佳夢關，兵至界牌關，事有燃眉之急。箕子忙抱本來見紂王，往鹿臺來。當駕官奏知箕子候旨。紂王曰：宣來。箕子上臺拜罷，將徐蓋本進上。紂王覽本，驚問箕子曰：不道姜尙造反，侵奪孤之關隘，必須點將協守，方可阻其大惡。箕子奏曰：如今四方不寧，姜尙自立武王，其志不小；今率兵六十萬來寇五關，此心腹大患，不得草草而已。愿皇上且停歡樂，以國事爲本，社稷爲重。箕子下臺，紂王悶悶

不悅，無心懽暢。忽妲己胡喜妹出殿見駕，行禮坐下。妲己曰：今日聖上雙鎖眉頭，鬱鬱不樂，却是爲何？王曰：御妻不知。今日姜尙興師侵犯關隘，已佔奪三關，實是心腹大患。況四方刀兵蜂起，使孤不安，爲宗廟社稷之慮。故此憂心。妲己笑而奏曰：陛下不知下情，此俱是邊庭武將，鑽刺網利，詐言周兵六十萬來犯關庭，用金賄賂大臣，誣奏陛下。陛下必發錢糧支應，故此守關將官冒破支消，空費朝廷錢糧，實爲有私。何嘗有兵侵犯？正爲裏外欺君，情實可恨。紂王聞奏，深信其言有理。因問妲己曰：倘守關官復有本章，何以批發？妲己曰：不必批發，只將齎本官斬了一員，以警將來。紂王大喜，遂傳旨將齎本官臬首號令於朝歌。正是：

妖言數句江山失，

一統華夷盡屬周。

話說紂王聽妲己之言，忙傳旨意，將界牌關走本官，卽將斬首號令。箕子知之，忙至內庭來見紂王。皇上爲何而殺使命？王曰：皇伯不知邊庭鑽刺，詐言周兵六十萬，無非爲冒支府庫錢糧之計。此乃是內外欺君，理當斬首以戒將來。箕子曰：姜尙興兵六十萬，自三月十五日登臺拜將，天下共知，非是今日之奏。皇上若殺界牌關走使，豈不失邊庭將士之心？王曰：料姜尙不過一術士耳，有何大志？況且還有四關之險，黃河之隔，孟

津之阻，彼何能爲？皇伯放心，不必憂慮。箕子長吁一聲而出，看着朝歌宮殿，不覺潸然淚下，嗟嘆社稷邱墟。箕子在九間殿作詩以嘆之：

憶昔成湯放桀時，諸侯八百盡歸期；誰知六百餘年後，更甚南巢幾倍時。

話言箕子作詩罷，回府不表。且說姜元帥在汜水關，點人馬進征，來辭武王。子牙見武王曰：老臣先去取關，差官請駕。武王曰：但願相父早會諸侯，孤之幸也。子牙別了武王，一聲炮響，人馬往界牌關進發；只離八十里，來之甚快。正行間，只見探馬報入中軍，已至界牌關下；子牙傳令安營，點炮吶喊。話說徐蓋已至關外，周兵安營，隨同衆將上城來看；周兵一派盡是紅旗，鹿角森嚴，兵威甚肅。徐蓋曰：子牙乃崑崙羽士，用兵自有調度，只營寨大不相同。旁有先行官王豹，彭遵答曰：主將休誇他人本領，看末將等成功，定拿姜尙解上朝歌，以正國法。言罷，各自下城準備廝殺。只見次日，子牙問帳下那員將官關下見頭功？帳下應聲而出，乃魏賁也。末將愿往。姜子牙許之。魏賁上馬提鎗出營，至關下搦戰；有報馬報入關上曰：啓主帥關下有周兵討戰。徐蓋曰：衆將官在此，我等先議後行。紂王聽信讒言，殺了差官，是自取滅亡，非爲臣不忠之罪；今天下已歸周武，眼見此關難守，衆將不可不知。彭遵曰：主將之言差矣！況吾等俱是紂臣，理當盡忠。

報國，豈可一旦忘君狗私？古云：食君祿而獻其地，是不忠也。末將寧死不爲，愿效犬馬，以報君恩！言罷，隨上馬出關，見魏賁連人帶馬，渾如一塊烏雲。怎見得：

幪頭純墨染，抹額襯纓紅；
皂袍如黑漆，鐵甲似蒼松。
鋼鞭懸塔影，寶劍插冰峯；
人如下山虎，馬似出海龍。
子牙門下客，驍將魏賁雄。

話說彭遵一見魏賁，大叫曰：周將通名來！魏賁答曰：吾乃岐周大元帥姜桓楚下左哨先鋒，魏賁是也。你乃何人？若是知機，早獻關隘，共扶周室；如不倒戈，城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！彭遵大怒罵曰：魏賁，你不過馬前一匹夫，敢出大言搖鎗催馬，直取魏賁，魏賁手中鎗赴面相迎，兩馬相交，雙鎗並舉，一場大戰，好魏賁鎗力勇猛，戰有三十回合，彭遵戰不過魏賁，掩一鎗往前敗走。魏賁見彭遵敗走，縱馬趕來；彭遵回頭，見魏賁趕下陣來，忙掛下鎗，囊中取出一物，往地撒來。此物名曰菡萏陣，按三才八卦方位，布成一陣。彭遵先進去了，魏賁不知，將馬趕進陣來。彭遵在馬上發手一個雷聲，把菡萏陣震動，只見一陣黑烟，迸出一聲響，魏賁連人帶馬，震得粉碎。彭遵掌得勝鼓進關，報馬報入中軍，啓元帥魏賁連人帶馬，震爲齏粉。子牙聽罷，嘆曰：魏賁忠勇之士，可憐死於非命，情實可憫！子牙着實傷悼。彭遵進關，來見徐蓋，將壞了魏賁得勝事說了一遍。徐

蓋權爲上了功績。次日，徐蓋對衆將曰：關中糧草不足，朝廷又不點將協守；昨日雖則勝了他一陣，恐此關終難守耳。正議之間，報有周將搦戰。王豹曰：末將願往。上馬提戟，開關見一員周將，連人帶馬純是一片青色。王豹曰：周將何名？蘇護曰：吾乃冀州侯蘇護是也。王豹曰：蘇護，你乃天下無情無義之夫！你女受椒房之寵，身爲國戚，滿門俱受皇家富貴；不思報本，反助武王叛逆，侵故主之關隘。你有何面目，立於天地之間？催開馬搖戟，來取蘇護。蘇護手中鎗，赴面交還；二馬相交，鎗戟並舉。蘇護正戰，王豹傍有蘇全忠、趙丙、孫子羽，三將一齊上來，把王豹圍在垓心。王豹如何敵得住，自料寡不敵衆，把馬跳出圈子就走。趙丙隨後趕來，正趕之間，被王豹回手一個劈面雷打在臉上，可憐隨駕東征，未曾受武王封爵之賞。趙丙翻下鞍轡，孫子羽急來救時，王豹又是一個雷放出。此劈面雷甚是利害，有雷就有火。孫子羽被雷火傷了面門，跌下馬來，早被王豹一戟一個，皆被刺死。蘇家父子不敢向前，王豹也知機，掌鼓進關，回見徐蓋，連誅二將，得勝回兵，慶喜不表。且說蘇護父子進營，來見子牙，備言損了二將。子牙曰：你父子久臨戰場，如何不知進退，致損二將？蘇全忠曰：元帥在上，若是馬上征戰，自然好招架；今王豹以幻術發手，有雷有火，打在面上，就要燒壞面門，怎經得起？故此二將失利。子

牙曰：誤傷忠良，實爲可恨！次日，子牙曰：衆門人誰去關下走一遭？言未畢，有雷震子曰：弟子願往。子牙許之。雷震子出營，至關下搦戰，報馬報入關中。徐蓋問：誰去見陣走一遭？彭遵領命出關，見雷震子十分兇惡，面如藍靛，巨口赤髮，擦牙上下橫生。彭遵大呼曰：來者何人？雷震子曰：吾乃武王之弟雷震子，是也。彭遵不知雷震子脅有雙翅，搖手中鎗，催開馬來取雷震子。雷震子把風雷翅飛起，使開黃金棍，劈頭打來。彭遵那裏招架得住，撥馬就走。雷震子見他詐敗，忙將翅飛起，趕來甚急，劈頭一棍。彭遵馬遲，急架時，正中肩窩上，打翅下馬，梟了首級，進營來見子牙。子牙上了雷震子功勞簿，且說探馬報入關中。彭遵陣亡，將首級號令轅門。徐蓋曰：此關終是難守，我知順逆，你們只欲恃強。王豹對曰：主將不必性急，待我明日戰不過時，任憑主將處治。徐蓋默然無語，王豹竟回私宅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破誅仙陣一段，大有許多慧解，分明指點世人。你看他四位教主，進此四門，只有自家本身寶貝，可以當得住；若是衆門人，便先問師父討註腳。不知師父原替不得他，所以令人只向別人身上尋思，忘却自家至寶，所以不能自做主張。又批：彭遵、王豹雖未曾做得事業，然而其志可嘉，其情可矜，不得以成敗論英。

雄。

第七十九回 穿雲關四將被擒

一關已過一關逢，法寶多端勢更凶；法戒引魂成往事，龍安酥骨又來訂。
幾多險處仍須吉，若許能時總是空；堪笑徐芳徒傷命，枉勞心思竟何從？

話說徐蓋當晚默默返歸後堂不提。只見次日王豹也不來見主將，竟領兵出關，往周營搦戰。報馬報入中軍，子牙問誰人見陣走一遭？哪吒應曰：我願往。子牙許之。哪吒登風火輪，提火尖鎗，奔出營來；王豹見一將登風火輪而來，忙問曰：來者莫非哪吒麼？哪吒答曰：然也。挺鎗就刺，王豹的畫戟，急架忙迎。王豹知哪吒是闡教門下，自思打人不過，先下手。正戰間，發一劈面雷來打哪吒，不知這雷只可傷別人，哪吒乃是蓮花化身之客，他見雷聲至，火焰來，把風火輪一登，輪起空中，雷發無功。哪吒祭起乾坤圈去，正中王豹頂門，打昏落馬；哪吒復一鎗刺死，梟了首級，號令回營。來見子牙，備言前事，子牙大喜。且說徐蓋聞報，王豹陣亡，暗思：二將不知事務，自討殺身之禍；不若差官納降，以免生民塗炭。正憂疑之際，忽報有一頭陀來見。徐蓋命請來。道人進府，至殿前打稽首曰：徐將軍，貧道稽首。徐蓋曰：請了！道者至此有何見諭？道人曰：將軍不知，吾有一門

徒名喚彭遵，死於雷震子之手，特至此爲他報仇。徐蓋曰：道者高姓大名？道人曰：貧道姓法名戒。徐蓋見道人有些仙風道骨，忙請上坐。法戒不謙，欣然上坐。徐蓋曰：姜子牙乃崑崙道德之士，他帳下有三山五岳門人，恐不能勝他。法戒曰：徐將軍放心，我連姜尚俱與你拿了，以作將軍之功。徐蓋曰：若如此，乃是老師莫大之恩！忙問：老師是素是葷？法戒曰：吃齋。我不用甚東西。一夕無詞。次日，法戒提劍在手，逕至周營，坐名要請姜子牙答話。探馬報入中軍，有一陀頭請元帥答話。子牙傳令帶衆門人出營，來會這陀頭，只見對面並無士卒，獨自一人，怎見得：

赤金箍光生燦爛，
阜蓋服白鶴朝雲；
絲絛懸水火，頂上焰光生。
五遁三除無比賽，
胸藏萬象包成；
自幼根深成大道，
一時應墮紅塵。
封神榜上沒他名，
要與子牙賭勝。

子牙把四不相催至軍前，見法戒曰：道者請了！法戒道：姜子牙久聞你大名，今日特來會你。子牙曰：道者姓甚名誰？法戒曰：我乃蓬萊島鍊氣士，姓法名戒。彭遵是吾門下，死於雷震子之手，你只叫他來見我，免得你我分顏。雷震子在傍聽得舌尖上丟了一個雷字，大怒罵曰：討死的潑道！我來也！把風雷二翅飛在空中，把黃金棍劈面打來；法戒手中劍急架忙迎，兩下裏大戰有四五回合。法戒跳出圈子去，取出一旛，對着雷震子

一晃，那雷震子跌在塵埃，徐蓋左右軍士將雷震子拿了，雖然網將起來，只是閉目不知人事。法戒大呼曰：「今番定要擒姜尚，倘有哪吒大怒罵曰：『妖道用何邪術，敢傷吾道兄？』也登開風火輪，搖動火尖鎗來戰法戒。法戒未及三四回合，忙把那旛放出來，也晃哪吒。哪吒乃蓮花化身，却無魂魄，如何晃得動他？法戒見哪吒在風火輪上，安然不能跌將下來，已是着忙。哪吒見法戒拿一首旛在手內晃，知是左道傍門之術，不能傷己。忙祭乾坤圈打來，法戒躲不及，打了一交。哪吒方欲用鎗來刺，法戒已借土遁去了。子牙收兵回營，見折了雷震子，心下甚惱，納悶在中軍。且說法戒被哪吒打了一圈，逃回關來；徐蓋見法戒着傷而回，便問：「老師今日初陣，如何失機？」法戒曰：「不妨，是吾誤用之寶。他原來是靈珠子化身，原無魂魄，焉能擒他？忙取丹藥吃了一粒，即時全愈，分付左右把雷震子擡來。法戒對雷震子將旛右轉，雷震子睜開眼一看，已被擒捉；法戒大怒罵曰：『爲你這厮，又被哪吒打了我一圈，命左右拿去殺了！』徐蓋在傍啓曰：『老師既來爲我末將，且不可斬他，暫監在囹圄之中，候解往朝歌，俟天子發落，表老師莫大之功，亦知末將請老師之微功耳。』看官，此是徐蓋有意歸周，故假此言遮飾。法戒聽說笑曰：『將軍之言，甚是有理。正是：』

徐蓋有意歸周主。

不怕頭陀道術高。

話說法戒次日出關，又至周營搦戰。軍政官報與子牙。子牙隨即出營令戰，大呼曰：「法戒今日與你定個雌雄！催開四不相，仗劍直取法戒手中劍劈面迎來。戰未及數合，旁有李靖縱馬搖畫杆戟來助子牙。子牙祭起打神鞭，速來打法戒，不知此寶只打得神，法戒非封神榜上之人，正是：

封神榜上無名字，

不怕崑崙打一條。

話說子牙祭鞭來打法戒，不意被法戒將鞭接去。子牙着忙，忽然土行孫催糧到營前，見法戒將打神鞭接去，土行孫大怒，走向前大呼曰：「吾來也！」法戒見個矮子，用條鐵棍打來；法戒仗劍迎戰，三人正殺在一處。不意楊戩也催糧來至，見土行孫大戰頭陀，走馬舞三尖刀，亦來助戰。子牙見楊戩來至，心中大喜。兩員運糧官雙戰法戒，正是天數不由人。不意鄭倫催糧也到。鄭倫見土行孫楊戩雙戰道人，鄭倫自思曰：「今日四人戰這頭陀不下，畢竟是左道之人；我也是督糧官，他成得功，我也成得功。將金睛獸催開，沖殺過來，就把子牙喜不自勝。子牙兜回四不相，傳令軍士擂鼓助戰。法戒被三員督糧官裹在垓心，不得落空；縱有法寶，如何使用？只見土行孫、邠鐵棍在三路上下，打了

幾棍；法戒意欲逃走，鄭倫見土行孫成功，恐法戒逃遁，忙將鼻竅中兩道白光哼出來。法戒聽得，不知是甚麼東西響，忙擡頭一看，看見兩道白光，正是：

眼見白光出鼻竅，

三魂七魄去無蹤。

話說法戒跌倒在地，被烏鴉兵生擒活捉綁了。子牙用符印鎖住了法戒的泥丸宮，掌得勝鼓回營。法戒方睜開眼，見渾身上了繩索，嘆曰：豈知今日在此地，誤遭毒手，追悔無及！只見子牙升帳坐下，三運官來見子牙，子牙曰：三運官得功不小，獎諭三運官曰：運督軍糧，智擒法戒，玄機妙算，奇功莫大。

子牙賞諭畢，三運官稱謝子牙，子牙傳令推法戒來。衆軍卒將法戒推至中軍，法戒大呼曰：姜尚，你不必開言，今日天數合該如此。正所謂大海風波見無限，誰知小術反擒吾？可知是天命了！速將軍令施行！子牙曰：既知天命，爲何不早降？命左右推出去斬了。衆軍士把法戒擁至轅門，方欲行刑，只見一道人作歌而來：

善惡一時忘念，榮枯都不關心；
晦明隱現任浮沉，隨分饑餐渴飲。
靜坐蒲團存想，昏

曠便有魔侵；
故將惡念阻明君，何苦紅塵受刃？

歌罷，大呼曰：刀下留人！不可動手！你與我報知元帥說，準提道人來見。楊戩忙報與子

牙曰：有西方準提道人來至。子牙同衆門人迎接至轅門外，請準提道人進中軍。準提道人曰：不必進營，貧道有一言奉告。法戒雖然違天助逆，元帥理宜正法。但封神榜上無名，與吾西方有緣，貧道特爲此而來。望子牙公慈悲。子牙曰：老師分付，尙豈敢違。傳令放了。準提忙上前扶起法戒曰：道友，我那西方絕好景緻，請道兄皈依。

西方極樂真幽境，風清月朗天籟定；白雲透出引祥光，流水潺湲山谷應。猿嘯鳥啼花木奇，菩提路上芝蘭勝；松搖巖壁散烟霞，竹拂雲霄招彩鳳。七寶林內更逍遙，八德池中多寂靜；遠列巔峯似插屏，盤旋溪壑如幽靜。曇花開放滿座香，舍利玲瓏超上乘；崑崙地脈發來龍，更比崑崙無命令。

話說準提道人道罷，西方景緻，法戒只得皈依，同準提辭了衆人，回西方去了。後來法戒在舍衛國，化祁它太子，得成正果，歸於佛教。至漢明章二帝時，興教中國，大闡沙門。此是後事不表。且說界牌關主將見法戒被擒，忙命左右將囹圄中雷震子放了，開關同雷震子至營門納降。探馬報入中軍，啓元帥，雷震子轅門等令。子牙大喜，忙命令來。雷震子至帳前，對子牙曰：徐蓋久欲歸周，屢被衆將阻撓，今特同弟子獻關納降，不敢擅入，在轅門外聽令。子牙傳令來。徐蓋縞素進營，拜倒在地。啓曰：末將有意歸周，無

奈左右官將不從，致羈行旌，屢獲罪戾，納款已遲，死罪死罪！望元帥海涵！子牙曰：徐將軍既知天命歸周，亦不爲遲，何罪之有？忙令請起。徐蓋謝過，請子牙進關，安撫軍民。子牙傳令，催人馬進關。子牙陞銀安殿，一面迎請武王，一面清查戶口庫藏。次日，武王駕進界牌關，衆將迎接。武王上銀安殿，參謁畢，王曰：相父勞心遠征，使孤不得與相父共享昇平，孤心不安。子牙曰：老臣以天下大事爲重，民坐水火之中，故不敢逆天，以圖安樂。子牙令徐蓋拜見武王。武王曰：徐將軍獻關有功，命設宴犒賞三軍。一宵已過。次日，子牙傳令起兵前取穿雲關。放炮起程，三軍吶喊，不過八十里一關，前哨報馬報入中軍。前軍已抵穿雲關下。子牙傳令放炮安營。正是：

戰將東征如猛虎，

營前小校似貪狼。

話說穿雲關主將徐芳，乃是徐蓋兄弟。徐芳聞知兄長歸周，只急得三尸神爆跳，口鼻内生烟，大罵匹夫！不顧父母妻子，失身反叛，苟圖爵位，遺臭萬年！忙點聚將鼓，衆將俱上殿參謁。徐芳曰：不幸吾兄忘親背君，苟圖富貴，獻了關隘，已降叛臣，但我一門難免戮身之罪，爲今之計，必盡擒賊臣，以贖前罪方可。只見先行官龍安吉曰：主將放心，待末將先拿他幾員賊將，解往朝歌請罪，然後俟擒渠魁，以贖前愆，以顯忠盡，則主將滿

門良眷，自然無事矣。徐芳曰：此言正合吾意，只願先行與諸將協力同心，以剿叛逆，上報主恩，是吾之願也。其他亦非所顧忌。衆將商議不表。且說次日子牙陞帳，問曰：誰取穿雲關去走一遭？徐蓋應聲曰：啓元帥，穿雲關主將乃是末將之弟，不用張弓隻箭，未將說舍弟歸周，以爲進身之資。子牙大喜曰：將軍若肯如此，真爲不世之奇功！豈止進身而已？徐蓋上馬，至關下，大呼曰：左右開關！守關軍士不敢擅自開關，忙報入帥府。啓主帥，有大老爺在關下叫關。徐芳大喜，快令開關請來，把關軍士去了。徐芳分付左右，埋伏刀斧手兩旁伺候。不一時，左右開關，徐蓋不知親弟有心拿他。徐蓋進關來，至府前下馬，逕至殿前。徐芳也不動身，問曰：來者何人？徐蓋大笑曰：賢弟爲何見我至此，而猶然若不知也？徐芳大喝一聲：命左右拿了！兩邊跑出土刀斧手，將徐蓋拿下綁了。徐芳曰：辱沒祖宗匹夫！你降反賊，也不顧家眷遭殃，今日你自來至此，正是祖宗有靈，不令徐門受屠戮也。徐蓋大罵曰：你這不知天時的匹夫！天下盡已歸周，紂王亡在旦夕，何況你這彈丸之地，敢抗拒弔民伐罪之師？你要做忠臣，你比蘇護、黃飛虎何如？洪錦、鄧九公何如？我今被你所擒，死固無足惜，但不知何人擒你，以泄吾忿也！徐芳傳令把這逆命的匹夫且監候，俟拿了武王姜尚，一齊解往朝歌正罪。左右將徐蓋監了。徐芳問：

誰爲國討頭陣走一遭？一將應聲而出。乃正印先行官神烟將軍馬忠願往。徐芳許之。馬忠領令開關，炮聲響處，殺至周營，報馬報入中軍，啓元帥，穿雲關有將搦戰。子牙曰：徐蓋休矣！忙令哪吒去取關，就探徐蓋消息。哪吒領命上了風火輪，出得營來，見馬忠金甲紅袍，威風凜凜。哪吒走至軍前，馬忠曰：來者莫非哪吒否？哪吒曰：然也。你既知我，爲何不倒戈納降？馬忠大怒曰：無知匹夫！你等妄自稱王，逆天反叛，不守臣節，侵王疆土，罪在不赦；不日拿住你等粉骨碎身，尙自不知猶且巧言饒舌。哪吒笑曰：吾看你等好一似土蛙腐鼠，頃刻便爲齏粉，何足與言？馬忠怒起，搖手中鎗飛來直取，哪吒的鎗閃灼光明；輪馬相交，雙鎗並舉，殺至穿雲關。正是：

馬忠神烟無敵手，

只恐哪吒道德高。

馬忠知哪吒是道德之士，手段高強，自思：我若不先下手，恐他先弄手脚，却爲不美。馬忠把口一張，只見一道黑烟噴出，連人帶馬都不見了。哪吒見馬忠黑烟噴出口，迷住一塊，忙將風火輪登起，把身子一搖，現出三頭八臂，藍臉獠牙，起在空中。馬忠在烟裏，看不見哪吒，急收神烟，正欲回馬，只聽得哪吒大叫：馬忠休走！吾來了！馬忠擡頭，見哪吒三頭八臂，藍面獠牙，在空中趕來，馬忠嚇得魂不附體，撥馬就走。哪吒就將九龍神

火罩住馬忠，復把手一拍，罩裏現出九條火龍圍繞；霎時間，馬忠化爲灰燼。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乾元玄妙授來真，秘有靈符法更神；
火棗瓊漿原自異，馬忠應得化飛塵。

話說哪吒燒死馬忠，收了神火罩，得勝回營，來見子牙，備言燒死了馬忠。姜子牙大喜，慶功不表。只見報馬報入關中，啓主帥馬忠被哪吒燒死。徐芳大怒，傍邊轉過龍安吉曰：馬忠不知淺深，自恃一口神烟，故有此失；待末將明日成功，拿幾員反將解往朝歌請罪。次日，龍安吉上馬，出關前來搦戰；哨馬報入中軍，子牙問誰人出馬？只見武成王黃飛虎上帳曰：末將願往。子牙許之。黃飛虎上了五色神牛，提鎗出營。龍安吉見一員周將，怎見得有詩爲證：

慣戰能征氣更揚，英雄猛烈性堅強；
忠心不改歸周主，鐵面無回棄紂王。

青史名標真義士，丹臺像列是忠良；
至今伐紂稱遺跡，留得聲名萬古香。

龍安吉大呼曰：來者何人？飛虎曰：吾乃武成王是也。龍安吉曰：你就是黃飛虎，反叛成湯釀禍之根，今日正要擒你。催開馬搖手中斧來取。黃飛虎手中鎗急架忙迎；二將相交，鎗斧並舉，大戰五十餘合。二將真是棋逢敵手，匠遇作家。龍安吉見黃飛虎的鎗法，

毫無滲漏；心下暗思：莫與他賣弄精神，把鎗一挑，錦囊中取出一物，望空中一丟，只聽得有叮噹之聲。龍安吉曰：黃飛虎看我寶貝來也！黃飛虎不知何物，擡頭一看，早已跌下鞍轡，關內人馬，吶一聲喊，將黃飛虎生擒活捉，繩纏索綁，拿進穿雲關去了。報馬報入中軍，黃飛虎被擒，子牙大驚曰：是怎麼樣拿了去的？掠陣官回曰：正戰之間，只見龍安吉丟起一圈在空中，有叮噹之聲，黃將軍便跌下坐騎，因此被擒。子牙聽說不悅，此又是左道之術，且說龍安吉將黃飛虎拿進穿雲關，來見徐芳，黃飛虎站立言曰：吾被邪術拿來，願以一死報國恩也！徐芳罵曰：真是匹夫！捨故主而投反叛，今反說欲報國恩，何其顛倒耶？且監在監中。徐蓋見黃飛虎來至，忙慰曰：不才惡弟，不識天時，恃倚邪術，不意將軍亦遭此羅網之厄。黃飛虎點頭無語，惟有咨嗟而已。話說徐芳治酒與龍安吉賀功。次日，又至周營搦戰，子牙問：誰敢出馬？只見洪錦出馬，來至陣前，看見是龍安吉。龍安吉曾在洪錦帳下爲偏將，洪錦曰：龍安吉，你今見故主，爲何不下馬納降，尙敢支吾耶？龍安吉笑曰：反將洪錦何得多言？我正欲拿你等，解進朝歌，以正國法。你何不知進退，尙敢巧言也？發馬就殺，刀斧並舉。龍安吉卽祭起一圈在空中，不知此圈兩個左右翻覆，如太極一般，扣就陰陽連環雙鎖，此圈名曰四肢酥。此寶有叮噹之聲，耳

聽眼見，渾身四肢骨解筋酥，手足齊軟。當時洪錦聽見空中響，擡頭一看，便坐不住鞍轡，跌下馬來，又被龍安吉拿了進關。洪錦自思：此賊昔在吾帳下，我就不知他有這件東西，誤陷匹夫之手。左右將洪錦推至殿前，來見徐芳。徐芳大喝曰：洪錦，你奉命征討，如何反降逆賊？今日將何面目又見商君也？洪錦曰：天意如此，何必多言？吾雖被擒，其志不屈，有死而已。徐芳傳令，且送下監去。黃飛虎見洪錦也至監中，各各嗟嘆而已。子牙又聽得報馬報進營來，言洪錦被擒，子牙心下十分不樂。次日，報龍安吉又來搦戰。子牙問：誰去見陣？只見南宮适出馬，與龍安吉戰有數合，被龍安吉仍用四肢酥，拿進關來見徐芳。徐芳分付：也送下監中。關外報馬報與子牙，子牙大驚，傍有正印先行，哪吒言曰：這龍安吉是何等妖術，連擒數將，待末將見陣，便知端的。不知龍安吉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法戒馬忠龍安吉皆有一技之能，俱恃爲取勝之術，一遇勁敵，便至敗亡，理也。獨法戒竟爲西方有緣化去，幸免一死，然則緣也是不可不結的。獨恨近日之和尙，於婦女燒香拜佛之時，持盤化錢，動曰結緣法，然則此緣可結乎？更有一種賊禿淫僧，假言講經宣卷，男女叢聚，不分老少，輒以此一字反復開說，誘惑良

家婦女墜其術中，釀成奸淫之藪，不勝枚舉。悲夫！有閨門之責者，可不預爲之防乎！

又批：法戒與龍安吉二件寶物：一曰引魂幡，一曰四肢酥。立此二名字，俱是婆心說法。引魂幡一動，則人之魂魄皆飛；七尺委地，四肢酥一響，則人之骨解筋酥，四肢莫救，可畏也。令人自思，誰家不有此二物？豈可任其酥骨引魂，令人七尺委地，四肢莫救可乎？真是勸世最上一乘！

第八十回 楊任大破瘟癘陣

瘟癘傘蓋屬邪巫，疫癘閻浮盡若屠。列陣兇頑非易破，着人狂燥豈能蘇？

須臾遍染家家盡，頃刻傳尸戶戶殂。只爲子牙災未滿，穿雲關下受崎嶇。

話說哪吒上了風火輪，前來關下搗戰，大呼曰：左右的，傳與你主將，叫龍安吉出來見我。徐芳聞報，就令龍安吉出陣。龍安吉領令，出得關來，見哪吒在風火輪上，心下暗思：此人乃是道術之士，不如先祭此寶，易於成功。龍安吉至軍前，問曰：來者可是哪吒麼？道罷，哪吒未及答應，就是一鎗。哪吒的鎗，赴面相迎。輪馬交還，只一合，龍安吉就祭四肢酥，丟在空中，大叫：哪吒看吾寶貝！哪吒擡頭看時，只見陰陽扣就，如太極環一般，有

叮嚀之聲，龍安吉不知哪吒是蓮花化身，原無魂魄，焉能落下輪來？倏然此圈落在地下。哪吒見圈落下，不知其故。龍安吉大驚，正是：

鞍轡慌壞龍安吉，

豈意哪吒法寶來？

話說哪吒又現出三頭八臂，祭起乾坤圈，大呼曰：「你的圈不如我的，也還你一圈！」龍安吉躲不及，正中頂門，打下馬來。哪吒復加上一鎗，結果了性命。哪吒梟了首級，進營來見子牙，取了龍安吉首級。子牙大喜，且說報馬報知徐芳，徐芳大驚，只見左右無將，朝廷又不點官來協守，止得方義真一人而已，如之奈何？忙修本遣官齎赴朝歌，不表。忽見左右來報：「府前有一道人，要見老爺。」徐芳忙傳令請來。少時見一道人，三隻眼，面如藍靛，赤髮獠牙，逕進府來。徐芳降階迎接，請上殿與道人打稽首。徐芳尊道人上坐。徐芳問曰：「老師是那座名山，何處洞府？」道人曰：「貧道乃九龍島鍊氣士，姓呂名岳，吾與姜尚有不世之仇，今特來至此借將軍之兵，以復昔日之恨。」徐芳大喜，成湯洪福齊天，又有高人來助！治酒相待，一宿晚景不提。却說呂岳次日出關，至營前請子牙答話。報馬報入中軍，啓元帥有一道人，請元帥答話。子牙不知是呂岳，分付點炮出營，來至營前，看見對陣，乃是呂岳，不覺可笑。豈意子牙兩邊，衆門人一見呂岳，人人切齒，個個咬牙。

子牙曰：呂道友，你不知進退，尙不愧顏；當日旣得逃生而去，今日又復何爲投死地也？呂岳曰：我今日來時，也不知誰死誰活？只見雷震子大吼一聲，罵曰：不知死的匹夫！吾來也。展開兩翅，飛在空中；擺黃金棍，夾頭打來。呂岳手中劍急架忙迎。金吒步行，用雙劍劈而砍來。木吒厲聲大罵：潑道不要走，也吃吾一劍！李靖、韋護、哪吒，衆門人一齊擁上前來，將呂岳圍在核心。怎見得，有詩爲證：

殺氣迷空透九重，一千神聖逞英雄；這場大戰驚天地，海沸江翻勢更兇。

話說衆門人圍住了呂岳，呂岳現出三首六臂，祭起列瘟印，把雷震子打將下來；衆門人齊動手救回。子牙把打神鞭祭起空中，正中呂岳後背，打得三昧火迸出，敗回穿雲關來。呂岳進關，徐芳接住安慰曰：老師今日會戰，其實利害。呂岳曰：今日出去早了，等昔一道友來再出去，便可成功。話說子牙進營，見雷震子着傷，心下又有些不悅，且自不提。只見呂岳在關上，連住了幾日；不一日，來了一位道者，至府前對軍政官曰：你與主將說，有一道人求見。軍政官報入，呂岳曰：請來。少時，一道人進府，與呂岳打了稽首，自與徐芳行禮坐下。徐芳問呂岳曰：此位老師高姓大名？呂岳曰：此是吾弟陳庚，今日特來助你。共破子牙，併擒武王。徐芳稱謝不盡，忙治酒款待。呂岳問陳庚曰：賢弟前日

所鍊的那件寶貝，可曾完否？陳庚答曰：爲等此寶完了，方纔趕來，所以來遲。明日可以會姜尙矣。正是：

鍊就奇珍行大惡，

誰知海內有高明？

一宿晚景無詞。只至次日，呂岳命徐芳選三千人馬，出關來會子牙。徐芳親自掠陣不表。且說子牙陞帳，與衆門人曰：今日呂岳又來阻吾之兵，你們各要仔細。正議間，左右來報：楊戩、轅門等令子牙傳令，令來。楊戩來至帳前行禮畢，言曰：奉命催糧無誤。子牙曰：呂岳今日又來阻住穿雲關。楊戩曰：呂岳乃是失機之士，何敢來阻行旌？話猶未了，只見軍政官來報：呂岳會戰。子牙忙傳令出營，率領衆將與諸門人隨子牙來至營前。呂岳曰：姜子牙，吾與你有勢不兩立之仇；若論兩教作爲，莫非如此。且你係元始門下道德之士，吾有一陣擺與你看；但你認得，吾便保周伐紂，若是認不得，我與你立見高低。子牙曰：道友，你何不自守清淨，往往要作此業障，甚非道者所爲；你旣擺陣，請擺來我看。呂岳同陳庚進陣，有半個時辰，擺成一陣；復至軍前大呼曰：姜子牙，請看吾陣。子牙同哪吒、楊戩、韋護、李靖上前來，楊戩曰：呂道長，吾等看陣，不可發暗器傷人。呂岳曰：爾乃小輩之言，我自堂堂之陣，正正之旗，豈有用暗器傷你之理？子牙同衆人往前

後看了一遍，渾然一陣，又無字跡，如何認得？子牙心中焦燥，此必不可攻伐之陣，又是左道之術。子牙忽然想起元始四偈，界牌關下遇誅仙，穿雲關底受瘟癘。此莫非是瘟癘陣？乃對楊戩曰：此正應吾師元始之言，莫非是瘟癘陣麼？楊戩曰：待弟子對他說。二人商議停當，回至軍前。呂岳曰：子牙公識此陣否？楊戩答曰：呂道長，此乃小術耳，何足爲奇？呂岳曰：此陣何名？楊戩笑曰：此乃瘟癘陣，你還不曾擺全，俟擺全了，吾再來破你的。呂岳聞楊戩之言，如石投大海，半晌無言，正是：

爐中玄妙全無用，

一片雄心付水流。

話說楊戩言罷，同衆人回營，子牙陞帳坐下，衆門人齊讚楊戩利齒伶牙。子牙曰：雖然一時回答他好看，終不知此陣中玄妙，如何可破？哪吒曰：且答應他一時，再作道理。況且十絕惡陣，與誅仙這樣大陣，俱也破了；何況此小小陣圖，不足爲慮。子牙曰：雖然如此，不可不慎。古人云：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豈可因其小而忽略？衆門人齊曰：元帥之言甚善。正議間，左右來報：終南山雲中子來見衆門人曰：武王洪福齊天，自有高人來濟此陣之急也！子牙忙迎出轅門，接住雲中子，二人攜手行至帳中坐下。子牙曰：道兄此來，必爲姜尙遇此瘟癘陣也。雲中子笑曰：特爲此陣而來。子牙欠身謝曰：姜尙屢遭大

難，每勞列位道兄動履，尙何以消受？因請教：此陣中有何秘術，當用何人可破？雲中子曰：此陣不用別人，乃是子牙公百日之災，只至災滿，自有一人來破。吾與你代掌帥印，調督軍事。其餘不足爲慮。子牙曰：但得道兄如此，姜尙便一死，又何足惜？況未必然乎？子牙欣然，就將劍印付與雲中子掌管。只見左右傳與武王，武王聞知雲中子說子牙有百日之災，忙至中軍，左右來報，雲中子與子牙迎接上帳，行禮坐下。武王曰：聞相父破陣，孤心不安，往往爭持，致多苦惱，孤想不若回軍，各安疆界，以樂民心，何必如此？雲中子曰：賢王不知上天垂象，天運循環，氣數如此，豈是人爲縱欲逃之不能，賢王放心。武王默然無語，且不言。雲中子與子牙商議破敵，且說呂岳進關，同陳庚將二十一把瘟癘傘，安放在陣內，按九宮八卦方位，擺列停當，中立一土臺，安置用度符印，打點擒拿周將。正與陳庚在陣內調度，見左右來報，有一道人，要見呂老爺。呂岳曰：是誰與我請來？少時，那道人飄然而至，呂岳一見李平來至，忙迎住，笑曰：道兄此來，必是來助我一臂之力，以滅周武姜尙也。李平曰：不然，我特來勸你。吾在中途，聞你擺瘟癘陣，以阻周兵，我故此特地前來，相勸道兄。今紂王無道，罪惡貫盈，天下共叛，此天之所以滅商湯也。武王乃當世有德之君，上配堯舜，下合人心，是應運而興之君，非草澤乘奸之輩。

況鳳鳴岐山，王氣已鍾久矣。道兄安得以一人扭轉天命哉？子牙奉天征討，伐罪弔民，會諸侯於孟津，正應滅紂於甲子。難道我李平反爲武王，不爲截教，來逆道兄之意？只爲氣數難回，道兄若依我勸，可撤去此陣。但憑武王與子牙征伐取關，我們原係方外閒人，逍遙自在，無束無拘，又何名纏利鎖之不能解脫耶？呂岳笑曰：李兄差矣！我來誅逆討叛，正是應天順人，你爲何自己受惑，反說我所爲非也？你看我擒姜尙武王，令他片甲不存。李平曰：不然。姜尙有七死三災之厄，他也過了。遇過多少毒惡之人，十絕，誅仙惡陣，他也經過，也非容易至此。古云：前車已覆，後車當鑒。道兄何若執迷如此？李平五次三番，勸不醒呂岳。此正是：

三部正神天數盡，

李平到此也難逃。

話說呂岳不聽李平之勸，差官下書知會姜尙來破此陣；使命齎戰書至子牙行營，來至轅門，左右報入中軍。子牙命令來，使命至中軍，朝上見禮畢，呈上戰書。子牙拆開展玩，書曰：

九龍島鍊氣士呂岳，致書於西岐元帥姜子牙麾下：竊聞物極必反，逆天必罰。爾西岐不守臣節，以臣伐君，以下凌上；有干綱常，得罪天地。況且以黨惡之衆，屢抗敵於

天兵仗闡教之術復屠城而殺將。惡已貫盈，人神共憤，故上天厭惡，特假手於吾。設此瘟癘陣，令差使致書，早早批宣以決勝負；如自揣不德，急早倒戈，尙待爾不死。戰書至日，速乞自裁！

且說子牙看罷書，將原書批回：「明日決破此陣，來使領書，回見呂岳不表。」次日，雲中子在中軍請子牙上帳，用三道符印：前心一道，後心一道，冠內一道；又將一粒丹藥與子牙揣在懷中，打點停當，只聽得關外炮響，報馬報進營來，有呂岳在營前搦戰。子牙上了四不相，武王同衆將諸門下齊至軍前掠陣。真好瘟癘陣，怎見得有讚爲證：

殺氣漫空，悲風四起；殺氣漫空，黑暗暗俱。是些鬼哭神嚎，悲風四起，昏鄧鄧盡是那雷轟電掣，透心寒，怎禁他冷氣侵人，解骨酥難當。他陰風撲面，遠觀似飛砂走石，近看如霧捲雲騰；瘟疫氣陣陣飛來，水火扇翩翩亂舉。瘟癘陣內神仙怕，正應姜公百日災。

話說子牙至陣前曰：呂岳，你今設此毒陣，與你定決雌雄！只怕你禍至難逃，悔之晚矣！呂岳忙催開金睛駝，仗劍飛來直取子牙，手中劍急架忙迎。二人戰未及數合，呂岳掩一劍，逕入陣去了。子牙催開四不相，隨後趕進陣來；呂岳上了八卦臺府，一把瘟癘傘

往下一蓋，昏昏黑黑，如紅砂黑霧，罩將下來，勢不可當。子牙一手執定杏黃旗，架住此傘。可憐正是：

七死三災扶帝業，

萬年千載竟留芳。

話說呂岳將子牙困於陣中，復出陣前，大呼曰：「姜尚已絕於吾陣，叫姬發早早受死！」武王在轅門，聞呂岳之言，忙問雲中子曰：「老師，相父若果絕於陣中，真痛殺孤家也！」雲中子曰：「不妨。此是呂岳謬言，子牙該有百日之災。只見後邊哪吒、楊戩、金木二吒、李靖、韋護、雷震子，一齊大呼：『拿這妖道碎屍萬段，以洩我等之恨！』」呂岳、陳庚二人，向前迎敵，大戰在一處，只殺的陰風颯颯，冷霧迷空，怎見得：

這幾個赤膽忠良名譽大，他兩個要阻周兵心思壞；一低一好兩相持，數位正神同賭賽。降魔杵來得快，正直無私真寶貝；這一邊哪吒楊戩善勝挪，那一邊呂岳陳庚多作怪。刀鎗劍戟往來施，俱是玄門仙器械；今日穿雲關外賭神通，各逞英雄真可愛。一個兇心不息阻周兵，一個要與武王安世界；苦爭惡戰豈尋常，地慘天昏無可奈。

話說衆人把呂岳、陳庚困在垓心，哪吒現了三首六臂，把乾坤圈祭起，正中陳庚肩窩。

上；楊戩祭哮天犬，把呂岳頭上咬了一口，二人逕敗進氤氳陣去了。衆門人也不趕他，同武王進營。武王不見子牙，心中甚是不樂，問雲中子曰：「相父受困於陣內，幾時方能出來？」雲中子曰：「不過百日之厄，災滿自然無事。」武王大驚曰：「百日無食，焉能再生？」雲中子曰：「大王可記得在紅沙陣內也是百日自然無事。古云：有福之人，千方百計，莫能害他；無福之人，遇溝壑也喪性命。大王不必牽掛，且不講武王納悶在帳內，度日如年，雙眉頻鎖。且說呂岳自困住了子牙，甚是歡喜，每日入陣內三次，用傘上之功，將氤氳來毒子牙。可憐子牙全仗崑崙杏黃旗，撐住瘟癘傘，陣內常放金光千百朵，或隱或現，保護其身。話說呂岳進關來，徐芳接住曰：「老師今將姜尚困於陣內，不知他何日得死？」周兵何日得剿？呂岳曰：「吾自有法取之。」徐芳曰：「如今且把擒獲周將，解往朝歌請罪，吾另外再作一本，稱讚老師功德，併請益兵防守。」呂岳曰：「不必言及吾等，你乃紂臣，理當如此；我是道門，又不受他爵祿，言之無用。只是不可把反臣留在關內，隄防不測，這到是緊要事。併請兵協守，再作理會。」徐芳領命，慌忙把四將點名，上了囚車，差方義真押解往朝歌請罪。正是：

指望成功扶帝業，

中途自有異人來。

且說方義真押解四將，往潼關來，算只有八十里；不一日，就到。且按下不表。話說青峯山紫雲洞清虛道德真君，閒暇無事，往桃園中來，見楊任在傍，真君曰：「今日正該你去穿雲關，以解子牙瘟癘陣之厄，並釋四將之愆。」楊任曰：「老師，弟子乃是文臣，出身非是兵戈之客。」真君笑曰：「這有何難？學之自然得會，不學雖會也疎。」真君隨入後洞，取出一根鎗，名曰飛電鎗，在桃園裏傳與楊任。有歌爲證：

君不見此鎗名號爲飛電，穿心透骨不尋常；刺虎降龍真可羨，先天鉛汞配雌雄。鍊就坎離相眷戀，也能飛也能戰，變化無窮隨意見。今日與你破瘟癘，呂岳逢之鮮血濺。

話說楊任乃是封神榜上之神，自然聰慧；一見真君傳授，須臾卽會。真君曰：「我把雲霞獸與你騎，還有一把五火神焰扇，你帶了下山；若進陣中，須是如此如此，自然破他瘟癘陣。何愁呂岳不滅也？」還有黃飛虎四將有難在中途，你先可救他在關內，以爲接應。破陣後裏外夾攻，定然成功。楊任拜辭師父下山，上了雲霞獸，把頂上角拍了一拍；那騎四蹄自然生起雲彩，望空中飛來。正是：

莫道此獸無好處，

曾赴蟠桃四五番。

且說楊任霎時已至潼關，雖城有三十里遠；只見方義真解着犯官前進，旗幟上大書解岐周反將黃飛虎南宮适等名字。楊任落下獸來，阻住去路，大叫曰：「來將那裏去？」軍士一見楊任生的古怪蹊蹺，眼眶裏長出兩隻手來，手心裏又有兩隻眼睛，騎着一匹神獸，五柳長髯，飄揚腦後；軍士見之，無不駭然。飛報與方義真，啟上將軍前邊來了一個古怪異人，阻住了路。方義真仗自己胸襟，把馬一夾，走出車前，見楊任如此行狀，從來也不曾有這樣的相貌，心中也是着驚。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楊任終是文官出身，言語自然輕柔，乃應曰：「不須問我，吾乃上大夫楊任是也。」將軍天道已歸明主，你又何必逆天行事，自取滅亡也？」方義真曰：「吾奉主將命令，押解周將，往朝歌請功，你爲何阻住去路？」楊任曰：「吾奉師命下山，來破瘟癘陣；今逢將軍押解周將，理宜救護。我勸將軍不若和我歸了武王，正所謂應天順人，不失封侯之位，有何不可？」方義真見楊任低言悄語，不把楊任放在心上；把手中鎗一舉，大喝曰：「逆賊休走！吃我一鎗！」楊任忙用手巾急架相還。兩家大戰，未及數合，楊任恐軍士傷了被擒官將，忙用五火神焰扇，照着方義真一扇扇去。楊任不知此扇利害，一聲響，怎見得可憐，有詩爲證：

烈焰騰空萬丈高，金蛇千道逞英豪；
黑烟捲地紅三尺，煮海翻波咫尺消。

話說楊任把扇子一扇，方義真連人帶馬化一陣狂風去了；衆軍士見了，吶一聲喊，抱頭棄兵，敗走回關。且說黃飛虎等見楊任這樣相貌，知是異人，忙在陷車中問曰：來者是那一位尊神？楊任認得是黃飛虎，俱是一殿之臣，忙下了雲霞獸，口稱：黃將軍，我非別人，不才便是上大夫楊任。因紂王失政，起造鹿臺，我等直諫，昏君將吾剗去二目，多虧道德真君救吾上山，將兩粒仙丹放在目中，故此生出手中之眼耳。今特着我下山來破瘟癘陣，先救將軍等，故效此微勞耳。隨放了四將，四將謝過了楊任，只是咬牙深恨。楊任曰：四位將軍，且不必出關，且借住民家；待吾破了瘟癘陣，那時率衆取關，公等可作內應。只聽炮聲爲號，不可有誤。黃飛虎等感謝楊任，自投關內民家去了。且說楊任上了雲霞獸，出穿雲關，來至周營，下了雲霞獸，軍政官見了大驚。楊任曰：早報於武王，吾非反臣也。報馬報入中軍，有異人求見。雲中子知是楊任來了，忙傳令請進中軍。諸將見了，各自安然。楊任見雲中子下拜曰：師叔在此，料呂岳何能爲患？雲中子安慰謝畢，請起，與衆門人相見。楊任來見武王，武王大驚，問其原故。楊任把紂王剗目之事，又說了一遍。武王大喜，命治酒款待。楊任又將救了四將事表過。吾師特命不才來破瘟癘陣耳。雲中子曰：你來的正好，還差三日，正是百日之厄完滿。衆門人見又添楊任，

各有喜歡之色。不覺過了三日。次日清晨，周營炮響，大隊齊出，一千周將與衆門人併武王雲中子，齊至轅門看楊任破瘟癘陣。楊任至陣前大呼曰：呂岳何不早來見我？只見陣內呂道人現了三首六臂，手提寶劍而出，見楊任相貌異常，心下也是驚駭。忙問曰：你是何人？通個名來。楊任曰：吾乃道德真君門下楊任是也。今奉師命下山，特來破你瘟癘陣。呂岳笑曰：你不過一小童耳，敢出大言。仗劍來取楊任，飛電鎗急架相還；二獸相交，鎗劍並舉。未及三合，呂岳掩一劍望陣中而走。楊任大呼曰：吾來也！楊任進陣，不知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呂岳昔日在西岐逃去，幸而不死，自當改過遷善，如何又來這裏阻逆周兵？只討送去了性命方罷。何其癡愚若此！予見他對徐芳曰：我又不受他爵祿，據此觀之，乃好事之人。

又批：李平特來爲子牙解釋，極是好意；又知子牙有七死三災之厄，然而於自己則不知，反來湊數，此是好事之人，迷却本性。倘當日只在山裏坐，那有殺身之禍？今日之招攬多事者，宜當鑑戒！

第八十一回 子牙潼關遇痘神

痘疹惡疾勝瘡瘍，不信人間有異方；
泡製毒生追命藥，漿清氣絕索魂湯。

時行戶戶應多難，傳染人人盡着傷；
不是武王多福蔭，枉教軍士喪疆場。

話說呂岳走進陣去，楊任趕進陣來；呂岳上了八卦臺，將瘟癘傘撐起來，往下一罩，楊任把五火扇一扇，那傘化爲灰燼，飄揚而去。又連扇了數扇，只見那二十把傘盡成飛灰。當有瘟部神祇李平進陣來，指望勸解呂岳，不要與周兵作難；也是天數該然，恰逢其會，當被楊任一扇子扇來，李平怎能逃脫？可憐，正是：

一點靈心分邪正，
反遭一扇喪微軀。

李平誤被楊任一扇子，扇成灰燼；陳庚大怒，罵曰：何處來的妖人，敢傷吾弟？舉兵刃飛取楊任，楊任把扇子連扇數扇，莫說是陳庚一人，連地都扇紅了。呂岳在八卦臺上，見勢頭兇險，捏着避火訣，指望逃走；不知楊任此扇，乃五火真性，攢簇而成，豈是五行之火，可以趨避？呂岳見火勢愈熾，不能鎮壓，徹身往後便走；被楊任趕上前，連扇數扇，把八卦臺與呂岳俱成灰燼，三魂俱赴封神臺去了。有詩爲證：

九龍島內曾修鍊，
得道多年根未深；
今日遭逢神火扇，
可知天意滅真心。

話說楊任破了瘟癘陣，只見子牙在四不相上伏定，手執着杏黃旗，左右金花發現，擁

護在身；諸門人看見，齊來攙住。子牙不言不語，面如淡金，只見四不相一躍而起。武王在轅門見武吉背負子牙而來，武王垂淚言曰：相父不過爲國爲民，受盡苦中之苦。隨將子牙背至中軍，放在臥榻之上；雲中子用丹藥灌入於子牙口中，送下丹田。少時，子牙睜目，見衆將官立於左右，乃言曰：有勞列位苦心。武王大喜曰：相父且自安心，仔細調理。子牙在中軍安養了數日，只見雲中子曰：子牙且自寬心，待後萬仙陣，我等再來助你，今日且奉別。子牙不敢強留，雲中子回終南山去了。子牙打點取關，只見楊任上前言曰：前日不才已暗放了四將在內，元帥可作速調遣。子牙見楊任說有四將在內，須得裏外夾攻，方可取關。子牙傳令，點衆將攻關。且說徐芳又見破了瘟癘陣，左右來報：方義真已死，四將不知所往。心下十分着忙。只見門外殺氣振地，鑼鼓齊鳴，喊聲不止，如天崩地塌之狀。徐芳急上關來守禦，只見周兵大勢人馬四面駕起雲梯火炮，攻打甚急。有雷震子大怒，飛在空中，一棍刷在城敵樓上，把敵樓打塌了半邊。徐芳禁持不住，急下城來。雷震子已站於城上，哪吒登起風火輪，也上城來。守城軍士見雷震子這等兇惡，一齊走了。哪吒下城，斬落了鎖鑰，周兵一擁而入。徐芳見周營大勢人馬進關，只得縱馬搖鎗，前來抵當。被周營大小衆將，把徐芳圍困在當中，彼此混戰。且說黃

飛虎南宮适，洪錦徐蓋，聽得關內喊殺，知是周兵成功，四將步行，趕至關前，見周兵已將徐芳困住。黃飛虎大呼曰：徐芳休走！吾來也！徐芳正在着忙之際，又見黃飛虎等四人冲殺而來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黃飛虎一劍砍來，徐芳望後一閃，那劍竟砍落馬首，把徐芳撞下鞍韉，被士卒生擒活捉，拿縛關下。衆將收了軍卒，迎姜元帥進關，陞堂坐下，出榜安民畢，有黃飛虎南宮适等來見子牙。子牙曰：將軍等身受陷穽之苦，幸皇天庇佑，轉禍爲福，此皆將軍等爲國忠心，感動天地耳。衆將在穿雲關安置已定，子牙分付把徐芳推來。左右將徐芳擁至堦前，徐芳立而不跪，子牙罵曰：徐芳，你擒兄已絕手足之情，爲臣有失邊疆之責，你有何顏，尙敢抗禮？此乃人中之禽獸也！速推出斬了！衆軍士把徐芳推出，斬首，號令在穿雲關。武王設宴與衆將飲酒，犒賞三軍。翌日，子牙傳令起兵，行有八十里，兵至潼關安營，炮響立下寨柵，子牙陞帳，衆將官參謁畢，商議取關。且言潼關主將余化龍有子五人，乃是余達、余兆、余光、余先、余德。惟余德一人在海外出家，不在潼關，連余化龍只有父子五人守此關隘。忽聽關外炮響，探馬報知周兵抵關下寨。余化龍謂四子曰：周兵此來，一路屢屢得勝，今日至此，亦是勁敵。須是要盡一番心力。四子齊應曰：父親放心，料姜尙有多大本領，不過偶然得勝，諒他

何能過得此關？不言。余化龍父子商議，再言子牙次日陞帳，問左右：誰去取此關？見陣一遭，傍有太鸞應聲曰：末將願往。子牙許之。太鸞出營，至關下搦戰，哨馬報入關中。余化龍命長子余達出關，余達領令出關。太鸞見潼關內有一將，銀甲紅袍，真個齊整，滾出關來。怎見得，有讚爲證：

紫金冠名束髮，飛鳳盔雉尾插，面如傅粉一般同；大紅袍罩連環甲，獅鸞寶帶現玲瓏。打將鋼鞭如鐵塔，銀合馬跑白雲飛；白銀寶杵鞍上拉，大紅旗上書金字，潼關守將名余達。

話說太鸞大呼曰：潼關來將何名？余達曰：吾乃余元帥長子。余達是也。久聞姜尚大逆不道，興兵構怨，不守臣節，干犯朝廷，關隘是自取滅亡耳！太鸞曰：吾元帥乃奉天征討，東進五關，弔民伐罪，會合天下諸侯，觀政於商。五關今已進三，爾尚敢拒逆天兵哉？速宜倒戈，免汝一死；若候關破之日，玉石俱焚，追悔何及？余達大怒，搖鎗直取太鸞手中刀，赴面迎來。二將大戰二三十合，余達撥馬便走，太鸞隨後趕來。余達聞腦後馬至，掛下鎗，取出撞心杵，回手一杵正中太鸞面上，太鸞翻落鞍鞦，可憐爲將官的，正是：

禍福隨身於頃刻，

翻身落馬項無頭。

余達把太鸞一杵打下馬來，復一鎗結果了性命。梟了首級，掌鼓進關，見父請功，將首級號令於關上。敗兵回見子牙報知，子牙聞太鸞已死，心下不樂。次日子牙陞帳，只見蘇護上帳，欲去取關，子牙許之。蘇護上馬，至關下討戰，哨馬報知，余化龍命次子余兆出關對敵。蘇護問曰：來者何人？余兆曰：吾乃余元帥次男余兆是也，你是何名？蘇護曰：吾非別人，乃冀州侯蘇護是也。余兆曰：老將軍末將不知是老皇親老將軍，身爲貴戚，世受國恩，宜當共守皇土，以圖報効。何得忘椒房之寵？一旦造反，以助叛逆，竊爲將軍不取。一旦武王失恃，那時被擒，身戮國亡，遺譏萬世，追悔何及？速宜倒戈，尙可轉禍爲福耳。蘇護大怒：天下大勢，八九已非商土，豈在一潼關也？縱馬搖鎗，直取余兆，余兆手中鎗急架忙迎。二馬來往，未及數合，余兆取一杏黃旗一展，咫尺似一道金光一晃，余兆連人帶馬就不見了。蘇護不知其故，急自左右看時，腦後馬至，慌忙轉馬，早被余兆一鎗刺中脅下。蘇護翻鞍落馬，一靈已往封神臺去了。余兆取了首級進關來，見父報功，將首級號令，慶喜不表。且說子牙又見折了蘇護，着實傷悼。蘇護長子蘇全忠聞報痛哭，上帳欲報父仇，子牙勉強許之。蘇全忠領命至關下搦戰，哨馬報進關來，余化龍令第三子余光出關對敵。蘇全忠見關中一少年將來，切齒咬牙大喝曰：你可是余兆。

快來受死！余光曰：非也。吾乃是余元帥三子，余光是也。蘇全忠大怒，縱馬搖戟，沖殺過來。二馬相交，戟鎗並舉。大戰有二十餘合，余光撥馬便走。蘇全忠因父親被害，怒發如雷，大罵曰：不殺匹夫，誓不回兵！趕下陣來。余光按下鎗，取梅蓋標回首一標，有五根一齊出手；全忠身中三標，幾乎墜於馬下，敗回周營。余光得勝進關，見父回令，標打蘇全忠敗回。余化龍曰：明日待吾親會姜尚，設謀共破周兵，必取全勝。次日，關中點炮吶喊，余總兵帶四子出關，至周營搦戰；哨馬報進營來，子牙與衆將出營拒敵，左右軍威甚齊。余化龍見子牙出兵，嘆曰：人言子牙善於用兵，果然話不虛傳！余化龍看罷，一騎當先。姜子牙請了子牙答禮曰：余元帥不才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；不才奉天征討獨夫，以除不道，弔民伐罪，所以望風納降，但得保全富貴。所有逆命者，隨卽敗亡，國家盡失。元帥不得以昨日三次僥倖之功，認爲必勝之策；倘執迷不悟，一時玉石俱焚，悔之何及？請自三思，毋貽伊戚。余化龍笑曰：似你出身淺薄，不知天高地厚之恩，只知妖言惑衆，造反叛主，以逞狂妄；今日逢吾，只教你片甲無存，死無葬身之地矣！厲聲大叫左右：誰與我拿姜尚！尙見頭一功？只見左右四子，沖殺過來，蘇全忠戰住余達，余兆敵住武吉，鄧秀抵住余光，余先戰住黃飛虎，余化龍壓住陣腳，四對兒交兵。這場大戰，怎見得好殺。

有讚爲證：

兩陣上旗旛齊磨，四對將各逞英豪；長鎗闊斧並相交，短劍斜揮閃耀。蘇全忠英雄
赳赳，余達似猛虎頭搖；武吉只叫活拿余兆，鄧秀喊捉余光。黃飛虎恨不得鎗挑余
先下馬，衆兒郎助陣似潮湧波濤；咫尺間天昏地暗，殺多時鬼哭神號。這一陣只殺
得屍橫遍野血凝膏，尙不肯干休罷了。

八員戰將，各要爭先。余達撥馬就走，蘇全忠隨後趕來；被余達回手一杵，正中護心鏡
上，打得紛紛碎了。蘇全忠翻身落馬。余達勒回馬挺鎗來刺，早有雷震子展開雙翅飛
來且快，使開黃金棍，當頭刷來。余達只得架棍。周營內早有偏將祈公，將全忠救回。話
說余化龍見雷震子敵住余達，自縱馬舞刀來取子牙，傍有哪吒登風火輪挺鎗來戰，
來往沖突，兩軍殺在虎穴之中。正酣戰間，却有楊戩催糧至營，見子牙開對交兵，楊戩
立馬橫刀，看十人對敵不分勝負。楊戩自思曰：待吾暗助他們一陣。遠遠將哮天犬祭
起，余化龍那裏知道，被哮天犬一口，咬了頸子，連盔都帶去了。哪吒見余化龍着傷，急
祭起乾坤圈，正中余先肩窩，大敗而走。周兵揮動人馬，沖殺一陣，只殺得屍橫遍
野，血淋滿地，子牙掌鼓回營。正是：

眼前得勝權回寨，

只恐飛災又降臨。

話說余化龍被哮天犬所傷，余先又打傷肩背；父子二人呻吟一夜，府中大小俱不能安。不一日，余德回家探父，家將報知五爺來了。余化龍尙自呻吟不已。只見余德走近臥榻之前，見父親如此模樣，急忙問。余化龍將前事備述一遍。余德曰：不妨，這是哮天犬所傷。忙取丹藥，用水敷之，即時全愈。又用藥調治兄長余先，當日晚景休題。次日，余德出關至周營，只要姜子牙答話。哨馬報入中軍，子牙隨出大營，見一道童，頭挽抓髻，麻鞋道服，仗劍而來。子牙曰：道者從那裏來？余德曰：吾乃余化龍第五子，余德是也。楊戩用哮天犬咬傷吾父，哪吒用乾坤圈打傷吾兄，今日下山，特爲父兄報仇。吾與汝等共顯胸中道術，以決雌雄。縱步仗劍來取。子牙傍有楊戩舞刀忙迎，哪吒提鎗，現出三首六臂，雷震子韋護金吒木吒李靖，一齊上前迎敵。只稱：拿此潑道，休得輕放！衆門人一齊上前，把余德圍在垓心，縱有奇術，不能使用。楊戩見余德渾身一團邪氣裹住，知是左道之術，把馬跳出圈子去，取彈弓在手，發出金丸正中余德。余德大叫一聲，借土遁走了。子牙回營，楊戩見子牙曰：余德乃左道之士，渾身一團邪氣籠罩，防他暗用妖術。子牙曰：吾師有言，謹防達兆光先德，莫非此就是余德也？傍有黃飛虎曰：前日四將，

輪戰四日，果然是余達、余兆、余光、余先、余德、子牙大驚，憂容滿面，雙鎖眉稍，正尋思無計。且說余德著傷，敗回關上，進府用藥服了，不一時，身體全愈。余德切齒深恨，曰：我若留你一個，也不是有道之士！彼時至晚，余德與四兄曰：你們今日沐浴淨身，我用一術使周兵七日內，叫他片甲無存。四人依其言，各自沐浴更衣。至一更時分，余德取出五個帕來，按青黃赤白黑顏色，鋪在地下。余德又取出五個小斗兒來，一人拿着一個，叫你抓着灑，你就灑；叫你把此斗往下潑，你就潑，不用張弓射箭。七日內死他乾乾淨淨。兄弟五人俱站在此帕上。余德步罡斗法，用先天一氣，忙將符印祭起。好風，有詩爲證：

蕭蕭颯颯竟無縱，拔樹崩山勢更兇；
莫道封姨無用處，藏妖影怪作先鋒。

話說余德祭起五方雲，來至周營，站立空中，將此五斗毒痘四面八方潑洒至四更方回不表。且說周營衆人，俱肉體凡胎，如何經得起？三軍人人發熱，衆將個個不甯；子牙在中軍，也自發熱；武王在後殿，自覺身疼，六十萬人馬，俱是如此。三日後，一概門人衆將，渾身上下，俱長出顆粒，莫能動履；營中烟火斷絕，止得哪吒乃蓮花化身，不逢此厄。楊戩知道余德是左道之人，故此夜間不在營中，各自運度，因此上不曾侵染。只見過了五六日，子牙渾身上下俱是黑點；此痘形按五方，青黃赤白黑。哪吒與楊戩曰：今番

又是那年呂岳之故事。楊戩曰：呂岳伐西岐，還有城郭可依，如今不過行營寨柵。余達曰：乘周營諸將有難，吾等領兵下關，一齊殺出，只此一陣成功，卻不爲美。余德曰：長兄不必勞師動衆，他自然盡絕也。使傍人知我等妙法無邊，不動聲色，令周兵六十萬餘人，自然妙絕。父子五人齊曰：妙哉！妙哉！看官，此正是武王有福，不然若依余達之言，則周營兵將，死無噍類。正是：

洪福已扶仁聖主，

徒令余達逞奇謀。

話說楊戩見子牙，看看病勢危急，心下着慌，與哪吒共議曰：師叔如此狼狽，呼吸俱難，如之奈何！話猶未了，只見半空中黃龍真人跨鶴而來，楊戩哪吒迎接黃龍真人，至中軍坐下。真人曰：楊戩你師父可曾來？楊戩答曰：不曾來。真人曰：他原說先來，如今該會萬仙陣了。話未絕時，又聽得玉鼎真人自空中來，至楊戩迎迓拜罷，玉鼎真人起身入內營，來看子牙。見子牙如此模樣，真人點頭嘆曰：雖是帝王之師，好容易，正是你：

七死三災今已滿，

清名留在簡編中。

玉鼎真人嘆息不已，隨命楊戩你再往火雲洞走一遭。楊戩領命，借着土遁，往火雲洞而來，如風雲一樣，看看來至山脚下，好山真無限的景致，有奇花馥馥，異草依依。怎見

得有賦爲證：

勢連天界，名號火雲。青青翠翠的喬松，龍鱗重疊；猗猗挺挺的秀竹，鳳尾交加。蒙蒙茸茸的碧草，龍鬚柔軟；古古怪怪的古樹，鹿角丫叉。亂石堆山，似大大小小的伏虎；老藤掛壁，似灣灣曲曲的騰蛇。丹壁上更有些分分明明的金碧影，低澗中只見那香香馥馥的瑞蓮華；洞府中鎖着那氤氳氳的霧靄，青巒上籠着那爛爛縵縵的烟霞。對對彩鸞鳴，渾似那伊伊啞啞的律呂；雙雙丹鳳嘯，恍疑是嘹嘹亮亮的笙笳。碧水跳珠，點點滴滴，從玉女盤中泄出；虹霓流彩，閃閃灼灼，自蒼龍嶺上飛斜。真個是福地無如仙境好，火雲仙府勝玄都。

話說楊戩看罷景致，不敢擅入；少時，見一水火童子出來，楊戩上前稽首曰：「敢煩師兄，借傳一語。」楊戩求見童子，認得楊戩，忙回禮曰：「師兄少待。」童子回言畢，進洞府來，啟皇爺：「外面有楊戩求見。」伏羲聖人曰：「着他進來。」童子復至外面，楊戩進見。楊戩在蒲團前倒身下拜。弟子楊戩願皇爺聖壽無疆，拜罷，將書呈上。伏羲展玩書曰：

弟子黃龍真人，玉鼎真人，薰沐頓首，謹書上啟。闢天開地，太昊皇上帝座下；弟子仰仗三教，演習靈文，自宜默守蒲團，豈敢冒言瀆奏？但弟子等運逢劫數，殺戒已臨；襄

應運之天子，伐無道之獨夫，略至潼關，突遭余德，以左道之幻術，暗毒藥於生靈。茲有元戎姜尚，暨門徒將士，兵卒六十餘萬，驟染顆粒之瘡，莫辨爲癰爲毒，懺懺待盡，至呼吸以難通，日夕垂亡，雖水漿而莫用，自思無奈，仰叩仁慈，懇祈大開惻隱，憐繼天立極之聖君，拯無辜之性命，早施雨露，以慰倒懸，臨啟不勝感命之至！

伏義看罷書，謂神農曰：今武王於事有天下，乃是應運之君，數當有此厄難，吾等理宜助一臂之力。神農曰：皇兄之言是也。遂取三粒丹藥，付於楊戩。楊戩得了丹藥，跪而啟曰：此丹將何用度？伏義曰：此丹一粒可救武王，一粒可救子牙，一粒用水化開，只在軍前四處灑過，此毒氣自然消滅。楊戩又問曰：不知此疾何名？伏義曰：此疾名爲痘疹，乃是傳染之病，若救稍遲，俱是死症。楊戩又啟曰：倘此疾後日傳染人間，將何藥能治？乞賜指示。神農曰：你隨我出洞，至紫雲崖來。楊戩隨來。神農至崖前，尋了一遍，神農拔草，遞與楊戩。你與人間傳與後世，此藥能救痘疹之患也。楊戩又跪懇曰：此草何名？神農曰：你聽我道來。此草有詩爲證：

紫梗黃根八瓣花，痘瘡發表是升麻；
常桑曾說玄中妙，傳與人間莫浪誇。
話說楊戩求了丹藥，又傳下升麻，以濟後人；離了火雲洞，逕至周營，來見玉鼎真人，備

言求得丹藥，併升麻之草，可救痘疹之厄。黃龍真人忙將丹藥化開，先救武王。玉鼎真人來治子牙，楊戩與哪吒用水化開此丹，用楊枝洒起四處來。霎時間，痘疹之毒，即時全消。正是：

痘疹毒害從今起，

後人遇着有生亡。

周營內被楊戩、哪吒在四面灑酒，只三山五岳門人，與凡夫不同，俱是腹內有三昧真火的，又會五行之術，不覺俱先好了。人人切齒，個個咬牙。次日，子牙見衆門人臉上俱有疤痕，子牙大怒，與衆人共議，取潼關泄恨。衆人齊厲聲大叫曰：「今日不取潼關，勢不回軍！不知余化龍父子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總批：痘疹毒惡，與時疫之傳染同，大抵是九生一死之症；乃知此孽始於是時，其流波不可止，只恨當日子牙惹此禍端，何不連根斬斷？

又批：痘疹與近日相似，人人難免，觀之當年神仙，也自遭厄。如此言之，在當年不出痘的，也做不得神仙；在近日不出痘的，也做不得人。人與仙兩不可做得，還請自做主張。

第八十二回 三教大會萬仙陣

萬仙惡陣列山隈，颯颯寒風劈面催；
魚龍此際分真僞，玉石從今盡脫胎；
多少修持遭此劫，三尸斬去五雲開。

話說余化龍與余達等，俱聽了余德言語，不以周兵爲意，日逐飲酒，只等周營兵將自己病死；那一日，不覺就是第八日。余化龍對諸子言曰：今日已是八日，不見探事官來報，我們可上城一看。五子齊曰：上城看看纔是。那時離了帥府，上得城來，只見周營比起初三四日，光景不同。起先營中，毫無烟火，今日周營中反覺騰騰殺氣，烈烈威風，人人勇敢，個個精神，旌旗嚴整，金鼓分明，重重戈戟，疊疊鎗刀。余化龍忙問余德曰：這幾日周營中已有復舊光景，此事如何？余達從旁埋怨曰：兄弟，你不從吾言，致有今日；豈有人是自家會死得盡的？余德默默不言，暗思：吾師傅我此術，響應隨時，豈有不准之理？其中必有原故。乃對父兄言曰：事已至此，遲疑無益，此必有人在暗中解了；諒他一時身弱，不能爭戰，不若乘其不備，一戰可以成功，遲則有變。余化龍聽說，只得領了五子殺出關來，奔周營欺周將身弱。余德穿道服，仗劍在前，如風馳雨驟而來，喊聲大震。姜子牙與衆門人諸將，正要出營相逢，其時楊戩曰：此匹夫恃強欺敵，是自取死也！子牙坐四不相，哪吒引道，衆門人左右擁護，一齊殺出營來。大呼曰：余化龍，今日是汝父

子死期至矣！金木二吒，氣冲牛斗，楊任腹内生烟，雷震子聲如霹靂，韋護咬碎鋼牙，李靖欲平吞他父子，龍鬚虎足踏水雲，奮勇爭先，余家父子迎上前來。周營中衆門人裹住了余家父子，未及數合，哪吒現了三頭八臂，登起風火輪，先在潼關城上。軍士見哪吒三頭八臂，一聲喊，散了個乾淨。余化龍父子見哪吒上關，身子被衆人裹住，不得跳出圈子，因此上出了神，被雷震子一棍，正中余光頂上，翻下馬來。余達大呼曰：匹夫傷吾之弟，勢不兩立！來戰雷震子，又被韋護祭起降魔杵，把余達打死，倒身塵埃。楊任將扇子一扇，余先余兆二人，化作灰塵而散。余德見兄弟已死四人，心中大怒，直奔子牙殺來；子牙身體方纔好，諒戰不過，急祭打神鞭於空中，正中余德，打翻在地，早被李靖一戟刺死。雷震子見哪吒上城，也飛進城來；余化龍見五子陣亡，潼關已歸西土，在馬上大呼曰：紂王，臣不能盡忠扶帝業，爲子報深仇，臣今拚一死，而報君恩也！余化龍仗劍自刎而亡。後人單道余化龍父子一門死節，有詩吊之：

鐵騎馳驅血刃紅，潼關力戰未成功；一門盡節忠商主，萬死丹心泣曉風。

苟祿真能慚素位，捐生今始識英雄；清風耿耿流千載，豈在漁樵談笑中？

話說余化龍自殺，子牙驅人馬進關，出榜安民，清查庫藏。子牙憐余化龍父子一門忠

烈命左右收屍厚葬；凡軍士未得平復的，俱放在潼關調理。子牙方分撥已定，只見黃龍真人、玉鼎真人與子牙議曰：「前面就是萬仙陣了，可請武王也暫歇在此關；我等領人馬往前面要路上，先命人造起蘆蓬蒹殿，迎迓三教師尊。我等只此一舉，以完劫數了。此紅塵之殺運也。」子牙不覺大喜，忙命楊戩、李靖去造蘆蓬，二人領命去訖。周營衆將自從遭痘疹之厄，人人身弱，個個狼狽，俱在關上將息。又過了數日，只見李靖回令，蘆蓬俱已完備。黃龍真人曰：「蘆蓬既完，只是衆門人去得，餘者俱離四十里遠，在下圍營，俟破陣後，方許起程。衆將得令，就此駐劄不表。且說子牙同二位真人，與諸門人弟子，前至蘆蓬上，但見懸花結彩，香氣氤氳，迎接玉虛門下之客。今日萬仙陣總會，一面滿其紅塵殺戒，再去返本還原。不一時，這三山五岳衆道人，齊齊拍手大笑而來；廣成子，赤精子，文殊廣法天尊，普賢真人，慈航道人，清虛道德真君，太乙真人，靈寶大法師，道行天尊，懼留孫，雲中子，燃燈道人。衆道人見子牙稽首曰：「今日之會，正完其一千五百年之劫數。正是：

緣滿皈依從正道，

靜心定性誦黃庭。

子牙迎接上蓬坐下，先論破陣原故。燃燈曰：「只等師長來，自有道理。衆皆默然端坐。且

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中，見燃燈道人頂上現了三花，沖上空中，已知玉虛門下衆道者來了。隨發一個雷聲，震開萬仙陣，一塊烟霧，徹開現出萬仙陣來；蘆蓬上衆仙一見，睜目細看數番，見截教中高高下下，攢攢簇簇，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之中，雲遊道客，奇怪怪之人。燃燈點頭，對衆道人嘆曰：今日方知截教，有這許多人品，吾教不過屈指可數之人！正是：

玄都大法傳吾輩，

方顯清虛不二門。

內中有黃龍真人曰：衆位道友，自元始以來，惟道獨尊；但不知截教門中，一意濫傳，遍及匪類，真是可惜工夫，苦勞心力，徒費精神，不知性命雙修，枉了一生作用，不能免生死輪迴之苦，良可悲也！有道行天尊曰：此一會，正是我等一千五百年之劫，難逢難遇，今我等先下蓬看看如何？燃燈曰：吾等不必去看，只等師尊來至，自有會期。廣成子曰：我等又不與他爭論，又不破他的陣，遠觀何妨？衆道人曰：廣成子言之甚當。燃燈阻不住衆人，只得下蓬，一齊來看萬仙陣；只見門戶重疊，殺氣森然。衆仙搖首曰：好利害！人異樣，個個兇形，全無了道修行意，反有爭持殺伐心。燃燈對衆人曰：列位道兄，你看他們可是神仙了道之品？衆仙看罷，方欲回蓬；只聽得萬仙陣中一聲鐘響，來了一位

道人作歌而來：

人笑馬遂是癡仙，癡仙腹內有真玄；真玄有路無人走，惟我蟠桃赴幾千。

馬遂歌罷，大呼曰：玉虛門下，既來偷看吾陣，敢與我見個高低？燃燈曰：你們只貪看惡陣，致多生此一段是非。黃龍真人上前曰：馬遂，你休要這等自恃；如今吾不與你論高低，且等掌教聖人來至，自有破陣之時。你何必倚仗強橫，行兇尙氣也？馬遂躍步仗劍來取，黃龍真人手中劍急架來迎，只一合，馬遂祭起金箍，把黃龍真人的頭箍住了；真人頭疼不可忍，衆仙急救真人，大家回蘆蓬上來。真人急除金箍，除又除不下，只箍得三昧真火，從眼中冒出，大家鬧在一處不表。且說元始天尊來會萬仙陣，先着南極仙翁持玉符先行；南極仙翁跨鶴而來，雲光縹緲。馬遂擡頭見是南極仙翁，急駕祥雲，至半空中來阻住去路。仙翁笑曰：馬遂，你休要猖獗，掌教師尊來了。馬遂方欲爭持，只見後面仙樂一派，遍地異香；馬遂知不可爭持，按落雲頭，回歸本陣。南極仙翁先至蘆蓬，率衆仙迎鸞接駕，上蓬坐下；衆門人拜畢，侍立兩傍。元始曰：黃龍真人有金箍之厄，忙叫過來，黃龍真人走至面前，元始用手一指，金箍隨脫，真人謝畢。元始曰：今日你等俱該圓滿此厄，各回洞府，守性修心，斬却三尸，再不惹紅塵之難。衆門人曰：願老師聖壽

無疆正靜坐間，忽聽得空中有一陣異香，仙樂飄飄而來。元始已知老子來至，隨同衆門人迎候。老子下了板角青牛，攜手上蓬。衆門人禮畢，老子拍掌曰：「周家不過八百年基業，貧道也到紅塵中來，三番四轉，可見運數難逃，何怕神仙佛祖？」元始曰：「塵世劫運，便是物外，神仙都不能免，況我等門人，又是身犯之者，我等不過來了此一遭劫數耳。」二位師尊言過，端然默坐。至二更時分，只見各聖賢頂上，現有瓔珞慶雲，祥光繚繞，滿空中有無限瑞靄，直冲霄漢。且不言二位掌教師尊與衆門人默坐，蘆蓬不表。且說金靈聖母在萬仙陣內，見瑞靄祥雲，知二位師伯已至，自思曰：「今日掌教師伯已來，吾師也要早至方可。及至天明，只聽得半空中仙樂盈空，珮環之聲不絕，羣仙隨通天教主，離了碧遊宮，親至萬仙陣來。」金靈聖母得知，率領衆仙迎接教主，進了陣門，上了八卦臺坐下。萬仙叩謁畢，金靈聖母曰：「二位師伯俱已至此。」通天教主曰：「罷了！如今是月缺難圓，既擺此萬仙陣，必定與他見個雌雄，以定一尊之位。今日是萬仙統會，以完劫數。隨命長耳定光仙，你且去蘆蓬上見你二位師伯，下這一封書。」定光仙領命逕至蘆蓬下，見楊戩等俱在左右站立。哪吒問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長耳定光仙曰：「吾是奉命下書來見師伯的，借你通報。」哪吒上前啟知。老子曰：「命來。」哪吒下蓬說知。定光仙上得蓬來，見左

右立着十二代門人；定光仙拜伏於地，將書呈上。老子看書畢，謂定光仙曰：吾知道了，明日會破萬仙陣也。定光仙下蓬，至萬仙陣，回復通天教主。且說次日，二位教主領衆門徒來看萬仙陣，下得蓬來，至陣前一見，好萬仙陣。怎見得有讚爲證：

一團怪霧，幾陣寒風，彩霞籠五色金光，瑞雲起千叢豔色。前後排山岳修行道士與全真，左左立湖海雲遊陀頭並散客。正東上九華巾，水合袍，太阿劍，梅花鹿，都是道德情高奇異人；正西上雙抓髻，淡黃袍，古定劍，八叉鹿，盡是駕霧騰雲清隱士；正南上大紅袍，黃斑鹿，昆吾劍，正是五遁三除截教公；正北上皂色服，蓮子箍，鑢鐵錘，跨麋鹿，都是倒海移山雄猛客。翠藍旛青雲繞繞，素白旛彩鳳翩翩；大紅旛火雲罩頂，皂蓋旛黑氣施張。杏黃旛下萬千條古怪的金霞，內藏着天上無世上少，闢地開天無價寶。又是烏雲仙，金光仙，虬首仙，神光糾糾；靈牙仙，毗蘆仙，金箍仙，氣概昂昂。七猪車坐金靈聖母，分門列定；八虎車坐申公豹，總督萬仙。武當聖母法寶隨身，龜靈聖母包羅萬象。金鐘響翻騰宇宙，玉磬敲驚動乾坤；提爐排娉娉香烟籠霧隱，羽扇搖翩翩彩鳳離瑤池。奎牛上坐的是混沌未分天地元黃之外，鴻鈞教下，通天截教主；只見長耳仙持定了神書，奧妙道德無窮。興截滅闡六魂旛，左右金童隨聖駕；紫

霧紅雲離碧遊，通天教主身心變。只因一怒結成仇，兩教生尅終有損。天翻地覆鬼神愁，崑崙正道扶明主。山河一統屬西周。

話說老子同元始來看萬仙陣，老子一見萬仙陣，與元始曰：他教下就有這些門人。據我看來，總是不分品類，一概濫收；那論根器深淺，豈是了道成仙之輩？此一回玉石自分，深淺互見，遭劫者可不枉用工夫，可勝嘆息！話猶未了，只見通天教主從陣中坐奎牛而出；穿大紅白鶴絳綃衣，手執寶劍而來。老子看通天教主全無道氣，一臉兇光。怎見得，有讚爲證：

關地開天道理明，談經論法碧遊京；五氣朝元傳妙訣，三花聚頂演無生。頂上金光分五彩，足下紅蓮逐萬程；八卦仙衣飛紫氣，三鋒寶劍號青蘋。伏龍降虎爲第一，擒妖縛怪任縱橫；徒衆三千分左右，後隨萬聖盡精英。天花亂墜無窮妙，地擁金蓮長瑞禎；度盡衆生成正果，養成正道屬無聲。對對幢幡前引道，紛紛音樂及時鳴；奎牛穩坐截教主，仙童前後把香焚。靄靄沉檀雲霧起，紛紛殺氣自氤氳；白鶴唳時天地轉，青鸞展翅海山澄。通天教主離金闕，來聚羣仙百萬名。

話說通天教主見二位教主，對面打稽首曰：二位道兄請了！老子曰：賢弟可謂無賴之

極！不思悔過，何能掌截教之主？前日誅仙陣上已見雌雄，只當潛蹤隱跡，自己修過，以懺往愆，方是掌教之主，豈得怙惡不改，又率領羣仙，布此惡陣？你只待玉石俱焚，生靈戕滅，殆盡，你方纔罷手，這是何苦？定作此業障耶？通天教主怒曰：你等謬掌闡教，自恃己長，縱容門人，肆行猖獗，殺戮不道，反作此巧言惑衆。我是那一件不如你，你敢欺我？今日你再請西方準提道人，將加持杵打我就是了！不知他打我卽是打你一般，此恨如何可解？元始笑曰：你且不必口講，只你旣擺此陣，就把你胸中學識舒展一二，我與你共決雌雄。通天教主曰：我如今與你仇恨難解，除是你我俱不掌教，方纔干休。通天教主道罷，走進陣去，少時布成一個陣勢，乃是一個陣結三個營壘，攢簇而立。通天教主至陣前問曰：你二人可識吾此陣否？老子大笑曰：此乃是吾掌中所出，豈有不知之理？此是太極兩儀四象之陣耳，有何難哉？通天教主曰：可能破否？元始曰：你且聽吾道來：

混元切判道爲尊，鍊就乾坤清濁陣；
太極兩儀生四象，如今還在掌中存。
老子問曰：誰去破此太極陣，走一遭？赤精子大呼曰：弟子原會此陣，作歌而出：
今朝圓滿斬三屍，復整菩提在此時；
太極陣中遇奇士，回頭百事自相宜。

赤精子躍身而出，只見太極陣中一位道人長鬚黑面，身穿皂服，腰束絲絛，跳出陣前，大呼曰：赤精子你敢來會我陣麼？赤精子曰：烏雲仙你不可恃強，此處是你的死地了。烏雲仙大怒，仗劍來取，赤精子手中劍迎而交還。未及三四個回合，烏雲仙腰間掣混元鎚就打，一聲響，把赤精子打了一跤。烏雲仙纔待下手，有廣成子大呼曰：少待傷吾道兄，吾來了！仗劍抵住了烏雲仙。二人大戰，未及數合，烏雲仙又是一鎚，把廣成子打倒在地。廣成子抓將起來，往西北上走了。通天教主命烏雲仙趕去，定然拿來。烏雲仙領法旨，隨後趕來，廣成子前走，烏雲仙後趕，看看趕上，廣成子正無可奈何，轉過山坡，只見準提道人來至，讓過了廣成子，準提阻往了烏雲仙，笑容滿面，口稱：道友請了。烏雲仙認得是準提道人，即叫曰：準提道人你前日在誅仙陣上，傷了吾師，今又阻吾去路，情殊可恨！仗劍望準提道人頂上劈來，道人把口一張，一朵蓮花託住了劍，言曰：

舌上青蓮能託劍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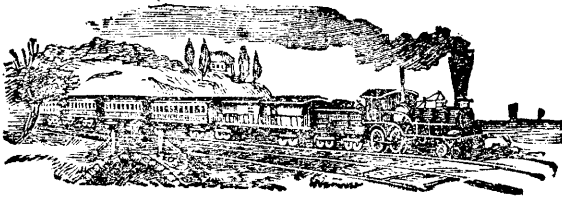
吾與烏雲有大緣。

準提曰：道友，我與你是有道之客，特來化你歸吾西方，共享極樂，有何不美？烏雲仙大呼道：好潑道欺吾太甚！又是一劍。準提用中指一指，一朵白蓮托劍。準提又曰：道友，掌上白蓮能託劍，須知極樂是西方，二六蓮台生瑞彩，波羅花放滿園香。

烏雲仙大呼曰：一派胡說，敢來欺我！又是一劍。準提將手一指，一朵金蓮託住。準提曰：烏雲仙友，吾乃是大慈大悲，不忍你現出真相，若是現時，可不有辱你平昔修鍊工夫，化爲烏有。我如今不過要與你與西方教法，故此善化你，幸祈急早回頭。烏雲仙又是一劍砍來，準提將拂塵一刷，烏雲仙手中劍，只剩得一個靶兒。烏雲仙大怒，提起混元鎚打來，準提就跳出圈子去了。烏雲仙隨後趕來，準提曰：徒弟在那裏？只見來了一個童兒身，穿水合衣，手執竹枝而來。不知烏雲仙吉凶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總批：余化龍父子一門忠烈，真不愧鬚眉。雖余德甚癡，豈得以此少之？三仁之後，不能多得。

又批：神仙原是清淨無爲，豈得專以殺伐爲事？況其鼻祖者乎！通天教主原是封神榜的人，如何反走了糊突帳裏去？真個可笑！此老真該打入輪迴，不可令他掌教鴻鈞，自欠主張。

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6 8839B

